

醴陵縣志卷十二

藝文志

按各志藝文有用范成大吳郡志例附於各條之下亦有另立一門者體例不一茲照舊志輯藝文為一卷惟墓銘列傳則用范例因人附錄其餘各體分類編列時代先後逐加訂正并網羅散佚增其未備總於風土名勝人物政事實有關係足資考證者無論卓然大雅固為選入即純疵互見亦不妄刪昔錢塘瞿存齋佑序鼓吹續音謂其人可重其事可記雖所作未盡善亦存之以備數此著述本意也故因其意為藝文志

牒

宋

朱子知潭州委教授置嶽麓書院牒

契勸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為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足邦者無所棲泊以為優游肄業之地故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牒

一

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風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為寄顧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因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為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牒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若干人排備齋舍几案牀榻之屬并牒錢糧官於本州贍學科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啟

宋



文天祥謝皮樞密龍榮啟

頌香火於祠宮幸書下考校丹鉛於冊府誤玷中除由泰階  
六符之光為廣厦萬間之地輒裁牘記仰謝鈞慈切以登羣  
玉山夙號麒麟之勝持三寸筆將刊魚豕之訛是為朝露之  
清班必極人材之公選我聞在昔公惟其人晏殊之學問楊  
億之文章仲淹之聲名器之之氣節苟非其類不在此科伏  
念某學不知方仕未能信尋千年之蠹簡早慕伊顏得一第  
之鵷梁終慙晁董深考國家之典每由館閣之途知負乘之  
懷慚恐顛隲之速咎故方筮仕已即丐祠尚口乃窮頗愛山  
深而林密觀頤自養徒羞月費以歲糜敢圖楓陛之疏恩俾  
處蘭臺而正字政恐不免耳其何以堪之靖循僥倖之由端  
出陶成之辱茲蓋伏遇某官清朝良弼名世大才變贊化原  
大尊主庇民之道均調皇極普薦賢報國之心遂使疏庸與  
叨拔擢某敢不恪持素節勉企前修讀木天汗漫之書尚  
求指教陪丹地深嚴之幄何幸身親懇悃采深敷宣罔既

文天祥通丁侍郎應奎啟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啟

二

誤節讞湘馳驅上日掘衣過洛咫尺中台拜下有期恭先告  
至恭惟某官黃河泰山之望咸池大濩之音學問單傳安定  
公之蘊奧文章獨步歐陽子之聲名空萬馬以無前領眾星  
而直上慷慨玉廬之給札聯翩壁府之影纓一麾江海以翺  
翔載駕風雲而磅礴翠帷麟觀螭陛鸞臺天子穆穆以親賢  
海內喁喁而望賜方千仞翔而覽下乃六月息以圖南矧如  
聖哲馳驚之秋正切廊廟論思之益胡不起金魚而垂帶而  
乃新瑤象以為車弭節愈窮履星彌近賈生見宣室亟紵半  
夜之思安石起東山大衍蒼生之福某相望千里一間十年  
綠蓑風雨之中菊餐有味舊綉波濤之地蕉夢何心詎期漢  
節之來喚醒楚騷之讀夤緣通德親切依仁瀟湘逢故人尙  
軫蓬菴之舊霖雨思賢佐仁看芝鳳之新傾耳一言拜手三  
肅某  
謹啟

序

明



邵寶題徐良佐湘水飛雲圖詩序

今京師去長沙數千里廣山崇嶺深江巨河限隔其間者多矣豈特大行之於河陽也哉而吾僚友醴陵徐君良佐宦遊京師思其親而不能即也乃有湘水飛雲之望焉大夫士與良佐遊者發而為詩蓋幾十家吾不知湘水之雲果能繫京師之望歟良佐之於是雲果然日見之否歟雖然此不可以方體求也盈天地閒無非是氣氣凝而為山為嶺則仰有常峙盪而為江為河則俯有常深深峙有常而不能通固難以是而求彼也若其升而為雲倏聚倏散或以凝焉或以盪焉無所之無所不之則亦無所不見今夫朝見一雲日斯雲也自湘水而來也暮見一雲日斯雲也自湘水而來也雖未必是也而又安知其非哉良佐之於親其聲音容色之於懷猶雲之在天地閒觸之而動激之而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以觀夫雲之舒也若吾親之有喜觀夫雲之慘也若吾親之有戚其始也見雲而思吾親故有託焉及其久也惟見夫親也而不見夫雲良佐之於親可謂無所不用其情者矣雖然親之於京師獨無見於雲哉見昭回而望其為章見淒渾而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三

劉淑龍射圃儀注序

望其為澤親之思而亦猶子之思也是故或合或離或行或止其心一而已矣良佐之於雲因其形而知其心因其心而思所以慰焉斯其為望也其諸異乎人之望之者歟良佐癸丑進士官戶部者五年於茲清文雅操有譽在人其封翁先生丞邑多惠政而母安人實與同德故予於其思親之外推類以及於是若夫詩固不待序而傳也

夫射一藝也在昔明王必舉而列之學宮式穀髦士厥義維何意者正志直體比禮比樂用稽中德固君子之有事而吾徒所當講者乎成周之制三物以教萬民六德六行繼之六藝射居其中而國家大典若序賓興賢必合射於澤宮其載諸射禮射儀可繹也當其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士有兼材而文武並進世運之隆良有自也繇漢代來此義寔已無聞明興右文圖治翊學明倫其大造天下士亦多術矣又命凡學所在創射圃置射器定射法俾生徒以時肄焉是即成周二物之教而遐不作人之化也二百餘年全才相望帝載攸熙孰非教之備也乎顧時移則法頽世遠則制湮督學禹門



姚公以鴻儒範楚士昭軌率物合甲維新下逮射禮亦申飭所司舉行我邑庠文學石君亦慨然謂斯典當復乃謀語寮友輯諸書爲一帙名曰觀德儀注其採拾也博其綜覈也當取裁於戴記憲章於會典凡射之儀節器數纖鉅靡遺章乎足備射苑之考矣復請諸督學報曰可遂捐俸鉅梓願及庠士將時董習之焉且屬予弁以言余惟興行莫先於復古起敝乃所以維風是故樹程貞誨者碩人之猷也稽典振隆者司化之職也大文宗申飭合甲而宣其猷於上邑文學謹奉德意而殫厥職於下禮其有興乎是可以徵教矣昔文中子論射曰古君子必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語行射有本也凡我庠士度於儀以閑於禮本之以德文之以藝他日稱全才裨世用者有俟矣斯編豈曰小補哉余方嘉石君之成教而重違其命也敬以是綴其端云

### 楊嗣昌送學博陳葵心致仕歸里序

吾楚自洞庭以南三湘環繞衡嶽聳峙天地清淑之氣於是乎磅礴鬱積若長沙一郡歷代人文蔚起尤稱名勝竊意其

閒氣所鍾久而弗替當復有奇材碩德如屈平賈誼其人者魁然傑出乎其閒惜余以早歲服官不及膏車秣馬至其地一爲遊訪適戊寅歲有長郡醴陵陳子葵心以明經廷見來京投刺謁予予觀其言論容止恂恂有古君子風心竊異之繼出乃祖會山文集及所自著詩文見示予讀而善之因嘆曰吾子家學淵源後先輝映其殆屈賈之流乎未幾陳子循例授鐸吾邑聞其下車時卽以啟孝弟勵廉隅崇經學正文風爲己任邑子弟多所成就予兒輩尤荷教思逾年署邑篆律已清潔處事嚴明吏民不敢欺余於是益信前此所見之不誣因欲亟加薦拔以備朝廷之用會奉旨督師平寇軍事旁午未遑也今歲秋月吾邑諸父老致書言陳先生致仕歸里丐余一言以爲贈余曰嗟乎陳子經濟才也吾方以大用期之何歸隱之速乎雖然昔人有言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計其時陳子亦已老矣前此牛刀小試勉就一官今者榆景歸休寄懷高尚固知其非無所見而然者陳子行矣歸路過洞庭遊赤壁歷章華泛湘江弔屈平賈誼故迹雲水盪其心胸煙霞供其嘯傲豈復有功名去就之事介然於其懷哉僕雖神交千里恨不能溯洄從之因書此以識別云



尤侗柳舫齋文集序

長沙固才人地也前有屈子後有賈生雖山川香草猶繫夢思而况謙懷沙之賦讀問服之詞乎顧子僻處吳下遙望衡湘邈然天末恨不得此人同時而與之遊今冬高臥閩人報有長沙曹子來謁予倒屣迎之亟問屈原墓猶無恙乎賈誼廟猶無恙乎曹子曰唯唯乃出其所著書有石齋柳舫諸刻予讀而善之曰此真屈賈之徒也然予之觀曹子則有異焉曹子籍醴陵生未識京師一旦送其友祝君於江上忽發遊興襍被同行不辦裝不攜僕不別家人匹馬北走歷四千餘里入長安道登黃金臺望西山景色七閱月而返然其遊也不上吏部為選人不拜朝貴為食客塗中亦不干故人為東道主惟從炎風暑雨車塵馬足聞忽城忽郭驟山驟水蹇驢弔古蒨店吟詩其所載燕遊日記一一在焉斯已奇矣無何家居又欲圖南乃買扁舟自三楚泝兩湖至於西湖磅礴兩高峰下送來英門訪虎邱靈巖諸名勝因造子而問津焉將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序

五

渡大江抵金陵尋六朝遺蹟眺三山涉邗溝憩二十四橋而後歸興亦豪矣然過其逆行李蕭然有文百軸而已絕不以口腹累人斯其奇殆有甚者計曹子此遊挾幽選勝筆墨更多獨老病如余仍索一言為序曹子行矣何以贈之顧視案頭有大史公屈原賈生列傳為寫一通置曹子奚囊中他日舟過湘潭其為我沽一杯酒招魂而弔之

陳光詔彭氏紀善錄序

余奉檄來南按圖籍考山川久耳醴之郭外淶水環之梁於上曰淶江橋若長虹然為義庵彭君所三修者至今人咸稱義庵之善不衰越癸亥歲杪予適攝篆於茲公餘游歷低回久之已而公子某肅衣冠請謁談論偉如因出其紀善錄請序於余紀善錄者諸君子所詠歌義庵先生治梁之善集而成帙者也因躍然曰予少時讀書疑筆媧鍊石補天事為荒誕不經既而思之其有必也無足怪夫物無全豐之理子齒奪角傅翼兩足天之生物既然豈道之生天顧遂無所缺陷乎故古今來其為缺陷事不啻什之八九特必需人以補救耳能補救一家之缺陷即為一家所賴之人能補救一鄉之



缺陷即爲一鄉所賴之人能補救一邑之缺陷即爲一邑所  
賴之人推而至於國與天下莫不皆然程子曰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在人之肯爲不肯爲耳世之  
膺厚實號素封者夥矣然或鯁鯁爲子孫計至有惜一銖如  
千鎰者嗚呼此其爲人賢不肖何如耶今義庵竭其家橐以  
繕斯橋雖祝融回祿不能奪其砥柱之功雖箕伯屏翳亦若  
憫其礫石之苦是真可謂能補造物之缺陷者矣或曰公之  
好善樂施殆天所鍾也其狀貌魁梧髯且修六尺有奇至今  
人稱髯翁云

### 龔綬丁祭譜序

洪惟金聲玉振道集羣聖之成崇德報功禮重百王之祀漢  
祠大牢於闕里隨增徽號以先師制溯唐初郡縣各崇廟貌  
服隆王爵開元晉諡文宣宋漸備乎冕旒明更詳於籩豆及  
國朝監於成憲懷柔徧洽百神維  
文廟祇率彝章春秋舉行兩祀懸諸令甲祭以上丁顧尊崇散紀  
於史書儀節略臚於志乘從未有地則繫之一邑而祭則勒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序

六

爲專書者有之自丁祭譜始楚南依五嶺絡重湖濂水分泗  
水之瀾麓山衍尼山之脈醴陵隸乎首郡介在東偏聖池瑞  
淥之名區南昌洪都之比戶亦有桃花古洞不羨秦民遙瞻  
紫鳳靈山應生吉士然而低回車服無非鄉校之英摩撫尊  
壘共習

本朝之禮是禮也掌於宗伯頌在學宮薄海同欽敷天共肄其  
揆一也何譜之爲蓋自醴邑

文廟由趙宋歷朱明瀕涿水之湄峙東門之外逮乾隆癸亥之遷  
建因按察行臺之舊基迄於道光丙戌霽雨書恆陽侯告崇  
魚鼈沸波於郭郭蛟龍肆虐於田廬乃至素王之宅亦付迴  
瀾夫子之牆幾成砥柱豈非炎州之小劫樂土之偏災也哉  
斯時也大吏方且輸洛口之倉貸監河之粟運稻脂於鷓首  
籌菜色於鴻嗷犂牟冀以更生竹馬迎而待哺如其禮樂未  
暇修明而醴人士則曰

國家熙暉二百年醴邑生靈數十萬服疇者食舊德道畝者烝  
譽髦洊洞方歎無鳩平成庶其有豸烏有三老在學一經傳  
家坐視乎賢關聖域之就頽罔求乎槐市芹宮之丕振哉是  
以集厥同志宏此遠模懷襄雖圯於几筵營繕聿新其榱桷



僉謂明倫堂後尊經閣前就祝釐之區增丁祭之所復慮年湮世遠文獻無徵禮蹟儀繁見聞互異於是探石渠之祕攷金匱之藏例剪繁蕪辭歸體要歷代追崇之典賁以絲綸

皇朝尊奉之儀輝如日月奎文壁藻式煥

天章珠榜璇題宣昭御翰以至龍勺雞彝之古穆鸞旂鼉鼓之聲明旌麾籥翟之發揚

邊實劍羹之豐潔罔不分門別類按部就班若網在綱如枚數闔可謂典而要覈而詳矣予維風俗之醑基於學校人才之茂勗以聖賢奉泮水之藻蘋薦馨香於釋菜聽壁中之絲竹切嚮往於靈光醴人士其知本矣尤願讀聖人之書反求心得執夫子之禮責以躬行守明備以永流傳由景行而殷則倣已幸涵濡聖澤非誇赫濯於宮牆行看蔚起英材益篤栽培於杞梓予實有厚望焉是爲序

引

國朝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引

七

陳九疇勸重修儒學引

天下之事有緩有急理之常也至有勢若可緩而實在所當急勢所宜急而顧又不得不姑緩者則邑重修學宮之舉是已我

國家崇尚儒術博徵懿典凡

臨雍講藝

親行饗禮自漢以下莫隆焉而又數申修學之令天下各省會上

自郡庠下逮鄉校靡不規模宏壯表示尊崇以稱

朝廷風旨醴陵故長沙屬縣地異邊徼人號啟良宜其學宮整新

與他邑等乃余於辛酉秋補授茲土下車謁

廟則見宮宇卑隘孤峙原野兩廡四墉鞠爲茂草會無以妥

聖靈而肅廟貌若齋署若明倫堂皆僅存故址諸士抱一瓊寄居

僧舍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余目覩心惻卽思所以更新之

而復念茲邑僻處萬山之中歷遭兵燹瘡痍未復更值正項

徵供追呼交迫余方竭蹶催科實有未遑是知其宜急而不

得不姑緩者蓋有待也今幸諸務漸次就理而此邦人士亦

既有幹有年使泮水芹宮猶任其與荒煙蔓草同嗟零落其



何以爲組豆光且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也考醴邑自明季辛酉後卽鹿萃一席杳無聞焉學校不興則人材無所自出余忝長吏之責實切惓惓則所謂勢若可緩而實在所當急者尚有急於斯乎獨是鳩工庀材爲費頗繁余卽捐俸爲之恐不足濟其什一則欲建修以復舊觀勢不得不告諸多士而予率二三僚屬首爲之倡惟冀量力捐貲共勸盛事語云衆擎則易舉固無慮乎興作之爲艱他日者輪奐一新規模有赫俾履其地者懷然起鐘鼓之思肅然覩趨踰之盛於以壯觀瞻興文教實於爾多士大有造也余敢自以爲功乎期無負

朝廷樂育人才之至意云爾

### 段一駢遷建 文廟引

學貴擇善能擇而守之卽聖域之基也學貴遷善見善而從之卽入道之門也當乾隆五年藩憲以欽賜縣學經史六十二函頒發下縣俾多士窮經鑿史稽古懋學以期式典慎行博文明道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引

八

恩甚渥也予敬具書冊賫授學堂師儒先生以尊經閣未建數椽風雨難以寶藏

上賜恐褻越滋咎於是建閣之議六年春二月之朔邑之學士薦紳咸會於學堂謂子曰閣之宜建固矣醴風稱人文地漢唐來書志失考自宋元明高科膺仕光映簡編形家言

聖廟爲學校根本能遷於學堂之隅則發祥應超軼往代今欲建聖廟而閣卽附之予謂惟衆志疇自外焉請竭心以觀厥成久之以功程甚鉅不果至七年季冬衡山戴先生受

朝命鐸醴先生文學淵懋道力甚健於八年之春復大會邑紳庠彥於明倫堂共聞先生作新之言咸有毅然振興之色輕貲樂義之辭予復於眾曰形家之說雖孔孟弗道然考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謂陰陽風雨之所和會則百物安阜詩詠公劉之遷幽也景岡觀京觀流泉度陸原以定厥居自古有測地之理矣

聖廟爲治化本原之地人才發祥之基顧弗思擇善遷善歟又况上賜經史不可無以寶藏之也因其相地於學堂之區其地面南山而濱滌水遙望南方之山聳青巒翠如玉屏如印牀如旂常交拱環抱紆延擢秀於芳洲之上而滌水之至斯也瀾安



漪滙沈碧滌洞湛然蟾魄哉生壁光半耀謂非天作鬢泮耶  
夫天有運會而哲人能啟其機滅地有靈祕惟傑士能闢其  
闢奧然非聖德化神不能協吉於人謀鬼謀故肇基勝地以  
光宅

聖宮覆蔭多士亦實有時數存乎其閒醴爲楚南名邑賢才淵藪  
既累沐

聖皇作育之化今復濟勝於山川之靈則知必日高明行必日光  
大學聖人之學以勤弼

國家之文治不可於作新之機卜之耶獨是擇地之善予亦欲  
守必固而聖域始有基也遷地之善予亦欲志必果而入道  
始有門也因書其欣幸之  
意於簡并以記始末焉

### 管樂初建淶江書院并勸捐膏火引

士習之下究也爲民俗而其上章也爲治績養士之法可不  
預爲計乎董子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今世郡縣書院之建其任承宣之責猶存養士之遺意歟書  
院之名始於唐而其作人也盛於宋其時二三大儒各就其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引

九

所至之地教育一方然非天下之通例觀胡瑗以蘇湖二州  
教授入爲大學而一時名賢碩士多出其中降及南渡朝政  
日非三學諸生奮袂爭論前後稱君子者不一人則宋之人  
才大半出於學宮不徒恃書院也後世而變矣郡縣學僅以  
廟祀聖人並無庠舍學者各散處於言龐事雜之地所以亂  
其耳目心志者實多異端蠹起聖學榛蕪故其勢不得不盡  
天下郡縣別置作人之所以萃其渙我

聖祖仁皇帝準今酌古振興士類  
特令各省並置書院所以陶冶一世之人才甚詳而有法一時郡

縣翕然同風率多有書院予孟夏來宰是邑諸務未遑紳士  
何子樸山輩告予曰醴陵自超然書院既廢以來士無萃渙  
之地署縣浚侯方謀興建事未舉而遷任去公其爲我邑之  
文翁可乎予喜邑人士之留心文教先得我志也退取邑乘  
攷之山名君子洲號狀元池鯉角生江龍鐘化秀傑之氣已  
見於山川而有宋呂伯恭先生又嘗講學於此士感慕奮發  
後世遂建東萊書院以養士故宋之爲理學者二人爲忠良  
者七人登進士第者十有五人元明而後寢以降矣夫非養  
士之澤微歟然則醴邑之建立書院又宜急於他邑今幸邑



中紳士哀集公會多貲經營相度鳩工庀材書院規模大畧已具又兼列考棚几席以爲將來縣試程材之地且擬置養士之田若干畝其費甚大非獨力捐俸之所能爲故設簿勸捐願與邑人士共圖之往者衡陽左公松操蒞吾雩都與諸生謀創雩陽書院不數月而醵金五千兩有奇以其五之一資營建餘置租田五百餘石以充師生俸薪故館塾得聘名儒負笈來遊者日加益雩人士以爲美談左公以湖湘賢俊澤流西江予西江士今忝爲湖南邑吏宜有以循左公之軌轍而雩士之應左公者如響揆諸醴陵人士之心得毋不參異同於其間乎然則是役也可指日而就而醴士之風氣駸駸日上予固可翹足而待也民俗之移治績之奏皆庶幾於斯肇之焉遂書以爲引

### 唐鳳德勸捐建皆不忍堂引

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謂不忍者取諸人心之同然也心有同然故無閒物我無閒遠邇無閒鉅細精麤之則善自無待勸而後爲處骨肉困苦之際旁人爲之感泣

聽道路悲哀行者亦慘然故容動於其不忍也然則推不忍之心以錫類則遺嬰者卽吾之子姓也推不忍之心以拯貧恤苦則鰥寡孤獨者卽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也推不忍之心以通幽明之故則仁園之造義塚之設卽吾封墓植木之所以妥靈而無失所也非濶論也旣曰乾則皆父之矣旣曰坤則皆母之矣由血氣視之雖各家其家由義理視之則其家其家也雖然彼嬰之待育者鰥寡孤獨無告之待養者疾病天札無主之待掩且安者勢不能自鳴其哀也有哀之者矣一人力之濟者幾何眾人之力之不濟者幾何一里行之及者幾何一邑行之不及者幾何則就同然之心以勸人爲善於以成百年不廢之舉而流不盡之澤是亦萬不可闕之務矣今秋予來攝醴篆旣視事稔知其俗尙醇厚如諸善舉鄉先生亦嘗倡行之經丙戌水災卒卒未有暇日今稍次第具矣賢士大夫欲繼起而卒成之進而謀諸予予謂善機之轉風俗之所以厚也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或疑是舉之行費累不貲得毋有因難而餒之者不知累土成山積流爲河特患無導之者耳昔人恥獨爲善士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相與樂成固將風流合行矣或疑公事未旣而頻年科募得毋以



不急之務爲迂而可緩者不知布金施粟信善之夫擲貲不吝矧實於物有濟耶濟於物而損吾貲當而行之不樂而爲之乎且是二者亦籌慮始之策則然若夫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事則吾之心卽人之心吾意之所欲爲卽人意之所欲爲有嬰而不育不忍也有鰥寡孤獨無告而不養不忍也有疾病天札無主而不掩且安不忍也至於散而爲惜字之舉爲施捨之方條而爲拯恤之策量而爲梁橋道路修補之貲以本生息以息計事遠期之年近期之月可發可收不高博濟之名不憚難行之事是則集事之日自具畫一章程今幸際

昇平之世承

國家裁成輔相以化治天下涵養生息者罔不以爲爲善最樂誠以不忍之心今人猶夫先王也則不忍之事亦究非分外事也予故發明所以不忍之故條其說以弁諸簡端其一切報應功德家言無與焉賢士大夫率都人士而圖之古所稱通德之鄉孝義之里於此邦也其尙未艾乎

吳炳勸捐建興賢堂引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引

十一

湖自周重賢書越三年而大比唐開貢舉合六科以同登棘院風簾高懸冰鑑隋珠和璧競獻玉堂矧值

聖主

右文魏科造士人睨燕許之筆家宗賈董之長亦旣薄海同

風敷天式化顧適南溟者非藉扶搖之力不能奮而飛過西

江者倘窳升斗之波難免枯於肆然則振拔寒微吹噓髦上

是又在乎廣廈庇人大裘同蓋者矣醴陵據楚國上游稱人

才淵藪洲著狀元之號峯標文筆之奇晦翁有息衡之亭東

萊傳講學之院久已地隔芳躅教荷鴻儒聳五鳳以鍾靈翔

一龍而挺角丁璜溪省元望重官禮部而著名吳文定政績

風高繪丹青而留祀材稱有用同伯苦節更生念切陳謨季

遠崇廉厲世歷稽史乘代有傳人僕指難陳於今爲烈凡此

濟濟觀光之彥蓬蓬鼓篋之英理醞釀於張朱詞衙官乎屈

宋莫不鏤聯璧水杖策橋門貪銀榜之輝欲赴禹門三汲豔

金花之帖思攀桂林一枝然或技妙操觚感生彈鋏槐花黃

矣榆莢空如金玉囊慳不遇指囷之子敬孝廉船放誰呼受

購之張憑雖抽祕以騁矧恆懸車而裹足由來氣短強半途

窮以故齒革羽毛莫全收以華國榷枳梓未盡斲以成材

國有人焉誰之責也茲者邑人士倡爲興賢義舉用以鼓勵



儒林俾多士會起風雲集大眾同為作育凡鄉會大典均酌助旅貲卽科歲諸童亦量予卷費呈請鈐簿共募善緣炳銅綬乍持金科思振察鄰封之政豈讓捷足先登承蕞爾之煩亦冀同心相應嘉茲育才之舉用為先導之媒所望鄉城耆宿遠邇士民集一簣以成山布千金而作塔誰無孫子自勉卽以勉人各有來因種善仍將善報青錢可選白屋同升使珥筆簪毫望龍門而却步羸膝履躄得希驥足以高騫行見士氣大伸文學駕唐宋元明而上義聲丕振功德較橋梁寺觀尤宏立千年教育之基敢詡文翁化蜀種一縣科名之草好同潘合栽花勸爾良圖副予厚望

### 阮文藻勸續捐育嬰堂引

合眾力之私成眾善之公此富室大家所優為者也推不忍之心求濟無窮之願又邑有司所借助者也今州邑皆有孤貧院以收養瘠聾跛躄寡廢疾之流獨育嬰不得仰給縣官無額設故時舉時廢彼亦人子耳其生而棄諸野擠諸溝壑者非其父母獨忍也迫於力不能子其子乃割恩斷愛於所生既憇其誤投貧賤又祝其早生富貴忍之須臾而不忘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引

三

之終身皆其父母無可如何之心也則凡有子其子者卽其子之父母而推之卽為民父母以吾所聞醴邑皆不忍堂施楫掩骼給藥振窮彰彰矣獨育嬰創始於陽羅二姓捐田租置區舍雇乳媪以收養遺棄者垂百數十年則亦惟乃祖乃父慈幼以及人幼為斯邑之遺嬰棄孩父母者垂百數十年何百數十年中不聞宰斯邑者出斗粟尺布少助涓埃一聽其經費羸絀不肯參預借籌亦甚慚父母稱也今司事者以前徽而中止以子為邑長於斯有父母保赤之責乃忍坐視窮簷委巷之夫婦辛苦墊隘而不為之所將不獨初生者仍棄諸野仍擠諸溝壑卽所收所養亦不得復遂其生同為野之殍溝之瘠為狐狸所嗥為狴廳所飽為烏為螻蟻所攫啄而咀嚼行之數十百年而墮於一旦伊誰之咎為民父母忍乎不忍用告陽羅子孫及諸司事者勿前張而後弛勿始勤而終怠增而廓之聯而續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有任財者請自隗始

書



明

張洎與徐伯和書

遣使遠問兼荷詩教且將以厚儀極感垂愛之深也銘佩銘  
佩聞令郎今已三歲近且患痘就平此最為吾兄喜者治不  
德日望此若登天其可憂孰大哉去歲以訓錄成叨遷此階  
亦濫名耳何益何益尋因奉使蓋諸老之意或欲重大其事  
以悅上心乎不能知也馳驅數千里兩月乃得抵茶復以人  
事酬應百骸為疲以拙荆尚留燕邸即欲驅舟北去半百之  
年奔走風塵若此亦不能堪也奈何奈何吾兄清望滿朝野  
豈能久於其家食第今之銓部殆非往日亦為可慨焉近之  
時局大異上下惟相悅為事紀綱風俗瀾倒弗復介意而上  
心自聖雖嚮治篤切而不脫於喜功好大之私二三大臣又  
從而迎之所謂君日驕而臣日諂也予輩徒有太息耳夫何  
能補也况齟齬滿身一步不可舒人生至此亦不辰矣謾為  
知己一道也使還謹此聊布一二縷縷之懷無由傾瀉如何  
如何臨楮不盡馳情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書

三

王廷陳與徐伯和書

丁丑同榜吾鄉諸公惟兄年最少宦最達數月前有人自京  
師來者謂兄以直道忤執政乃獲今拜頗為稱屈僕獨不然  
夫君子持己利達無與小丈夫則不然倉卒獲志喜溢氣盈  
輕棄故人若祛面垢少僮躑躅輒憤懣弗堪革其清素何者  
己不足恃也吾兄海內豪傑士昔不動心今豈撼志且業已  
忤之又何愛焉而論者無知淺窺執事顧不悲哉且執事官  
不為不高任不為不重方虞求稱奚暇嘆卑僕擯斥既久百  
凡無營頗覺思慮深長省歷弗寘幸執事聽之而已術士方  
覓來附此起居兼為之先容覓頗精驗不妄幸執事優假推  
薦風便無愛教音

湛若水與徐伯和書

令叔上舍到監得拜手教之辱見令叔則如見執事矣為慰  
當何如耶往歲初與執事傾蓋於玉河之席退而懷念執事  
惓惓弗置心期執事於大道之歸者亦既數歲矣乃今睹來  
教信吾所期之不虛也幸甚僕抱此志耿耿於斯世而恨弗



獲與人同之今亦數十年如斯矣乃今忝承乏此職自謂推  
吾得志而與人同之乃其職也而世之君子非而毀之者當  
亦不少而執事乃重推而獎之且過則執事之見高出於人  
人遠甚乃益信吾之前期果不虛矣及聞江右士稱執事之  
教先德行而後文藝與以正學為主盟則執事之見信高出  
於人人遠甚而吾前期之不虛又可驗斯彰彰矣故嘗謂使  
天下督學皆如執政則何憂乎道之不明不行也幸甚幸甚  
乏便少欠裁復茲舍舅訓導袁勳赴任萬載之便布敢贊奉  
左右新刻白沙詩教兼監中見行事宜訓圖數事奉訂庶干  
里同席惟以道自任不宣

### 王學顏與徐楚東書

愚聞之兩漢無三代才兩晉無三國才唐無漢才宋無唐才  
豈世數使然哉存乎其人焉耳明興啟運元和委集洪武開  
若誠意之博雅季迪之俊茂潛溪之浩瀚遜志之渾融協氣  
休徵發爲人文嗣後空同大復浚川甘泉遐軌既昭元謨載  
炳直可以凌厲霄漢超軼古今令兄淥江繹思丕烈力追邃  
古時則有龍湖之沈毅內方之藻麗夢澤之奇崛而小子亦  
思蜚鳴其開於乎洞庭千派衡嶽萬峯乃有楚東續而傳之  
不在茲乎不在茲乎空谷無人閉關掃軌捧誦瑤章不知日  
之既夕云爾  
惟嗣音爲慰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書

十四

### 國朝

### 賀之理呈邑侯岳明府書

竊惟穀者民命所存而調劑之權良有司操之爲其有父母  
斯民之責而恩威易施者也往者醴稱饒裕民氣頗柔靜乙  
酉戊戌旱七八十日穀石錢千五六百不等民竟支持足自  
存去歲旱不甚昔今年民至不自愛何也議者謂宜開倉減  
糶以賑之勸捐採買以補之而某以爲此時有不必遽行者  
夫大荒歲不登民貧富無所仰給勢必發倉儲安集今醴花  
乾是也以一邑之穀濟一邑之人雖不甚餘亦足均食而四  
境乃出於搶奪則一由糧戶閉糶騰價以相持一由游民藉  
荒獲利以相擾前二月開我境相距數十里日聞其事各駭  
懼莫自保竊憂之急赴境議說耆德勸令有穀家各出穀減



價均糶并戒集擾境獲以安而又禱昧不自量敬擬安民四  
略急欲上瀆左右飭諭通邑會境事費調停擱未繕陳既而  
恩示四布法良意美竊喜之日誦憲德威而曉達之今四境  
漸荷平安矣而某顧抱深遠之憂以冀長久之治者時日多  
而食穀耗懼其不給也人心惑而本業荒懼其不安也仍陳  
前擬四略請畢其說一日平穀價以安境一境之穀之易匱  
乏者以鄰境價有低昂耳有低昂則趨利者起富利之因匿  
而賄通之販利之因詭而私運之一運出則耗散不復存矣  
前蒙酌其價使之平奸民自販運無所貪今各境價尙未一  
有餘之境稟飭保甲會查通糶可也若待補之境似宜諭保  
甲協境人稽查有私運者罰之庶可積存久待夫濟急必自  
近始豈有枵境內之腹以齎境外之糧者乎則綜覈此等非  
過糶比也一日按人時以均糶自佈種至收穫時閱四月遽  
將境穀糶散民利價輕多坐食不事生業倘青黃不接其何  
以繼我境自二月中即擇公正勤能者同保甲董其事計存  
貯穀家食穀外將餘穀彙一冊孤老殘疾彙一冊設三按法  
按穀按人按時設二準法以穀準時以丁準穀設二通法五  
口以上與力能糶穀者五日一發穀五口以下與力難糶穀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書

五

者每日一發米設二要法貧苦急謀朝夕遠涉莫濟於四距  
里許置一局以就之孤老殘疾於局米減價濟之再不能支  
即議捐金助之而又設二緩法存五日之穀者暫不糶存三  
日之米者暫不糶而又設三禁法捏名包糶者禁左右混糶  
者禁恃強過糶者禁而又設一信法局置人穀兩冊凡需糶  
必親赴局自報其家人口或賓朋工匠在家應糶米若干錢  
若干查對注冊需穀者另紙載某糶穀若干錢若干加圖章  
持赴某家爲驗亦注冊內逢十五日各局會查有混糶及包  
庇逞強者罰局有徇私者亦罰至於力能備工執藝與可自  
尋生計者勸之使自食其力然而冠昏喪祭賓友工藝以及  
五六月水旱之事則有難豫籌者不可不存餘以防其後如  
境穀難周即早議捐金稟赴餘穀處買備庶不致坐困於無  
繼此僻隅酌行之粗略未審其當否也然請再申燒種之禁  
則穀不耗於麴蘖而民食或可敷焉一日嚴內強以禦暴凡  
搶奪者皆境內無賴之徒招之也此輩慣游惰三五徵逐計  
圖取利相與造言嚇眾欲身倡而憚於近鄰親族乃刷白約  
期勾致外境一二兇勇以爲混搶之媒其實外境雖有強暴  
豈敢越數十里地肆搶掠貪石斗肩重足蹇以自危哉方今



風幸四息而游民或不免集眾強糴斂費私販以肆擾竊憲法雖森列而地遠勢紆亦霹靂不及懲也惟諭各姓各懲其族之狡雄則內強斂迹而外暴益息一日罪首犯以垂懲夫民向善若登趨惡若崩其敢為不肖者狎於法耳今憲法山嶽民知畏而不敢效矣顧除一二游民倡搶外類皆無知誤從者也伏聞康熙年開成案俱於秋後究治而今此輩懼援例辦亦或有相集拒捕之議其無身家者或相率而遁有身家而畏之甚者竟或棄父母妻子之養而自盡憲德高厚權宜自有妙用而時議亦傳以秋後概行按治竊疑其未必然即按治亦未必顯示也何則此輩既預知秋後不免矣棄本業輕故鄉固宜慮也犯搶死拒捕亦死萬一集而拒之尤宜慮也條告煌煌法豈可屈然而民氣尙未盡靜也似此誤從者早諭其家戶首保釋之勸之力農而曉以安分守己之大義首倡者早諭其家戶首察實自送之官則不勞差捕而國憲自申民自永以為懲而權宜之妙用亦統裁自憲恩矣其或安全之一端與此四者以一境濟一境則人少而易周以一境清一境則力聚而易安殆所謂惠而不費威而不猛者抑此猶療病之急治其標也謹陳本治之要有二務焉一日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書

六

崇鄉者以講仁讓一日重保甲以儆惰游夫四民享

國家富教之澤百數十年矣而醴則佚於沃壤也田園山澤稻粱菽茗棉苧薯蕨薪炭之利息不費時取不費日故其富室一宴會而海錯珍列其子弟一成年而裘襲錦披中產效之財賈而產蕩其貧者不耕而食鑿不蠶而衣絲故其力佚而易淫淫而無制其勢必肆而一二擄節者又復矯枉過正其弊至於亂守而毫不肯惠於是拂意者忌之而貪暴游棍乃從而擠之隙之倡集而橫奪之而其原則仁讓之教之積久而疏也我

朝設立者保以維地方

聖諭

諭諸諸散本培元防微杜漸罔弗詳且切矣顧遐陬僻壤或有未能遍喻者則講明而勸懲之責在者保然不慎其選猾者必藉為利階今請公擇尊長之明達謹厚者舉為鄉耆榮以衣頂或舉庠學中之齒德者更為尊望又擇英壯之公直幹練者舉為保正俱給印牒境各釀金歲以差等養其廉歲正月望日及十月朔除壇隙地鄉耆約保甲請其境之明禮守義好善樂施及年五十以上者俱衣冠立東隅境之農工商賈少壯立西隅各相見揖東西揖請鄉耆登壇北面恭讀



聖論三遍與東隅人共講而切解之并摘刑律及近經法懲者朗誦三遍使東西皆肅容敬聽然後下壇揖東西而散境有敦行仁義者呈於上旌之力田務本者紀於簿約境人獎予之不率教者勸之再三不率約境人罰之至其游惰之民或呼朋肆飲嬉坐村鄰保甲斥之勸之就本業若或勾引匪類潛藏面生保甲不時稽察約境人公罰而驅其黨至有行兇肆賴及敢行不義者約其戶首治之不聽許其稟送官究昔陽明先生禦盜之策務嚴保甲覺察以治於未然即此意也然不寵之以異於齊民則巨豪輕之而四民耳目有不屬考周禮比長里宰下士之秩閭胥鄧長中士之秩族師鄙師上士之秩後世者保所由昉也漢制十里置亭長十亭一鄉有三老嗇夫游徼皆修行能帥眾善之人故高祖以十月賜酒食而賜帛賜爵與後世視爲賤役迥異矣今請者保之賢能者論地方年終公呈其實察而獎優之不以公正實行者公稟而復舉之則所以鄭重以維持地方匪近小也此二者使境人自教其境則上不勞而風日敦不更久安而保其長泰乎然此皆陳迹具文無俟鄙人贅瀆之得贊其高深也經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某知罪矣碩桑梓之地休戚與共易遠近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書說

七

而通論之即孟子所謂同室也昔孔聖重父母之邦嘗論魯事端木氏亦存魯切切矧某自維簡陋謬膺國恩而忍坐視父兄族里姻戚之故而不一塵念乎冒昧陳言狂僭慙悚執事以爲愚妄而厭斥之惟命然夙慕仁慈幸溢肺腑敢傾瑣誕非敢有當採擇亦恭縷事勢以竭愚忱耳瀆干崇嚴伏惟霽宥

說

國朝

段一駭醴泉說

嘗讀洪範有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固陰陽之氣化耶予鄉州境有鹽泉有溫泉有山下之寒泉其水之清湛一也而氣之寒溫味之鹹淡則迥然不侔言其理者亦自有說而亦實無其徵至斯邑以醴得名又有醴泉矣噫水之及其不測又不獨湖海物產也泉之名醴謂泉之如醴耶謂醴之如泉耶謂泉即醴耶文人亦嘗品題之及見此泉亦未可爲確論



醴泉之出也史書之瑞應圖白虎通咸表著之皆以為王者  
聖德之瑞應且云飲之令人壽斯泉不知出於何世今猶深  
源濬發廣澤滂流其聖人在上之應乎予至泉上石確砢作  
窟竇泉滂滂然生也瑩瑩然登也酌而飲之氣清冽而味甘  
芳亦忘乎醴之如泉泉之如醴矣但每一飲之神爽心豁胸  
臆閒如冰雪光明焉年來常飲耳目官骸頗強健無疵皆此  
泉之力耶昔人云飲之令人壽邑之耆獻多皤皤國老是誠  
斯泉之明徵自古謂醴酒薄酒也飲之弗能醉歐陽子曰醉  
翁之意不在酒是說也予心孚  
契之予在邑飲醴陶然竟醉矣

頌

段一駮醴泉頌

并序

醴泉在縣北郊姜嶺之麓有石屹然確砢於山趾泉津津出  
其實月精地乳澄湛不緇飲之甘冽不竭不溢其流則禾田  
受之出於何世無有記載按舊志東漢時析湘南地置醴陵  
縣邑以泉名則醴亦古泉矣若湘之名三邑衡之名二邑則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頌 贊

十六

醴固重於楚乃為醴泉頌以志之頌曰

元坤葆萃天醞流光

聖承水德山孕乳璜五丁破石元夷飛觴千載昌期一泓滂洋味

聖皇聖皇愷樂永壽無疆

贊

明

徐廷用淥水贊

維山毓精維川效神涵泳細縕郁郁紛紛揚祥滌氛珠光鏡  
瑩如霧如雲如絲如綸色綠而殷氣鬱而暉收午出辰畜瑩  
散盈清濃勻澄書字晶熒為地之靈為天之禎發乎人文以  
澤於滄瀛

銘



宋

張栻讀書樓銘

醴陵丁子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為羣從講習之所敬求  
 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  
 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我  
 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  
 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  
 嗟我學者當知讀書匪有所為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  
 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  
 勿精維乎乃心以會其理切於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  
 燿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  
 以永於為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  
 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  
 讀書則或庶幾

賦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銘

九

國朝

曹之璜洞庭湖賦

有序

楚水之有洞庭猶山之有衡嶽也天下湖嶽維五而楚皆兼  
 之然則南楚非踞山川之最勝者歟夫三江五瀦湖既稱尊  
 青草赤沙洞庭為最夏盈秋漲雪消巫峽之山春泛冬涸雲  
 屬沅湘之委惟奔流之胥合識眾水之同歸偉矣波臣遐哉  
 南紀明霞散彩晴空呈漱澹之章旭日流輝錦浪蹙金珠之  
 色泳游鱗於貝闕舞介士於瓊宮遙天飛萬斛之舟匝地朗  
 層霄之月螺盤水面雲生十二煙鬟蚌吐珠光影現三山宮  
 闕信涵虛之無際識景物之洵鮮江城落鐵笛之梅花洲渚  
 散金閨之瑤草招雲閒之唳鶴朗吟仙子飛來奏天上之笙  
 璫張樂軒皇夜渡漁歌互答盡是文章沙鳥羣啼天然簫管  
 惟

一人之有慶識萬物之咸亨在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潤下有羣滋  
 之澤而

聖人之至德在水故澄清徵合撰之能爰即景以據情因援毫而



賦事其詞曰

夫何洪流之灝淼兮實萬派之所經稽巨浸於南服兮吾獨  
慕夫洞庭滙百川以茹納兮並海若以效靈涵萬象於一掬  
兮天地爲之清甯日月出入於其內兮嶽遙立以凝青撫元  
化之無有紀極兮儼大古之冥冥爾乃合澧含湘吞江吐漢  
藐彭蠡之奔湃陋具區之浩瀚風乍靜而湍飛霧旋收而日  
判粘天驚鹿角之濤沸地捲鳴欄之岸聞鰲鼓之雷轟緬鮫  
綃之雲亂望之而莫識其涯測之而難窮其畔洵楚澤之雄  
觀豈滄江之微觀山則龍堆磊石九馬巴邱潛滄蒨嶺溇蕩  
浮漚履之而或鳴如磬望之而或編如舟君山挽明湖之髻  
陵磯合南注之流時踳而伏亦立而浮玉筍憶靈均之賦黃  
陵恣帝子之遊幾凝嵐而抹黛咸砥柱於中州樹則橘曾稱  
社棗可名仙梧枝翳青蓮之眺銀杏辭秦火之然彼山椒與  
楓桂類繁雜而誰宣草則揭車射干澧蘭沅芷塞杜若兮寒  
汀紉江蘼兮芳沚葉旣綠而枝青花仍丹而莖紫信葛蔓而  
蘋稠並抽英於畫裡鳥則春鉏警露鷓翠團沙飛凌波之屬  
玉啼落日之神鴉伊鷺鷥與鴻鸛咸勅水而窺鰕彼靈禽之  
百族息水國以爲家若夫嘉魚入詠錦鯉懷湘紅腴推菱湖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賦

二十

之鮒博春美漢水之魴洵東南之珍異豈更僕以能詳况乃  
鼉鳴雨讖純湧風翔夜光浮而似月雨工牧而疑羊彼荒經  
之志怪詎犀照之尤藏故當其春也滄波萬頃彌天一碧盪  
雲裏之千艘走橫流之八百睇滉漾之無垠信蓬瀛之咫尺  
翠欲滴而峯青嵐將收而日夕真春和之足美詎洄瀾之尤  
惜及其夏也日旣麗而風薰物同熙而景媚覽雙妃之新竹  
而雲氣常斑落五月之江梅而回仙頻醉波蕩蕩兮頻吹魚  
鱗鱗兮競戲莫不神與天飛情因境遂若乃白帝徂秋木葉  
微脫霏玉露之瀼瀼肅金風之括括落鴈鶩兮平沙老芙蓉  
兮木末湛霜鏡以逾清朗冰壺而彌豁又何羨乎廣陵八月  
之濤與博望銀河之棹也哉故時而冬也水淨而猗龍悉蟄  
草枯而沙磧偕平角子出澗湖之石靈虛罷嫠婦之迎詎尾  
閭之獨洩抑坎止之無傾豈非四序之各異而亦匪羣瀆之  
能京與以故遷客騷人檣帆下上乘萬里之長風破騰天之  
巨浪吞雲夢者八九而逸興疑仙觀氣象之萬千而詩懷益  
壯雖擊楫以牽思亦扣舷而情暢若迺經瑟頻調靈絃獨撫  
月邀庾亮之樓酒覓巴陵之估指雲外之鳳凰題芳洲之鸚  
鵡珠銷交甫之魂水擊馮彝之鼓團香井兮羣仙歌滄浪兮



漁父招太一兮雲中望伊人兮秋浦既抗迹以抒懷亦撫今  
而稽古更若殊方琛獻而鮫客星來萬貨泉流而賈帆鱗貫  
因雲湧之舳艫藐回風之浩汗他若飛濤怒激濁浪霆生異  
類撼均卿之瑟窮么驚武穆之兵伊神功之震疊亦禹跡之  
噲咄方今百靈效順湖海滄波浪靜鯨鯢之窟旌旗消腫  
艦之征宵旰已奠安於南服而膚功既奏捷於澄清茲洞庭  
封典之允錫不益徵  
聖朝沛澤之難名哉於是乃爲之歌曰泛重湖兮擘洪波飛中流  
兮發擢歌指太清兮揚雲和望美人兮情何多湘山兮峩峩  
芳洲披兮青莎蛟龍珠宮兮夜吟鴻雁瓊霄兮暮過樂復樂  
兮何極願爲霖兮沛四國頌永清兮賡

帝德

記

宋

歐陽修御書閣記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醴陵縣東三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煉  
藥於此唐開元閒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  
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代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  
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  
賜御書飛白字使藏之其後登真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  
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以市工材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  
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  
十餘請而不解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  
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  
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嘗相訾病若不相容於  
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併力以爲拒守而乃  
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生死性命所持之說  
相戾而然耶故其代爲興衰各係於時之好惡雖善辨者不  
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  
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趨者常眾而熾老氏獨  
言清淨遠大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常  
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  
非遭人主之好尙不能獨興其閒能自立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哉  
知一是已

### 楊大異滌水池記

凡天地開瑞應之事古君子蓋罕言也惟有關於世教之大者而後書故顓帝因水瑞而定紀官之名義禹因河洛而啟圖書之奧皆所以開治源濬理學其亟稱於水也則宜自漢唐以迄今名溪美泉託佛老以為奇是豈古君子之道哉惟醴之滌水獨發秀於泮宮儒居其閒實為教思之助凡邑士之功名事業皆以其湮闢卜衰盛焉亦可謂關於世教之大者矣而乃湮於巨室幾百年而未之復幸而復矣則又湫隘偏側於民居之傍未有能開滌疏濬發靈宣祕者夫何名教之樂不如游觀之快詩書之味不如佛老之奇每竊惑之思欲一歸鄉邦輯吾黨以開盛觀偶自蜀之荆自荆之吳繼以將抵湖右未之遂也邑士丁普伯黎世鼎等以書來蘭江道院曰吾邑史大夫下車以來以剛正之才施經綸之蘊三月而化百廢具興邁止泮宮爰瞻滌沼召諸生而諏焉曰是水之出所以兆吾道之隆也今既不可安於固陋然亦豈為美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觀而已麗澤之兌養正之蒙宜於是取焉乃度地審勢即日鳩工官帑供其費學職分其役方池泓然增廣視昔五倍而浚深且倍之池北大建廳館與講堂並而南向翼以繞垣外建門室自大成殿以至齋廡門戟凡諸生藏修講習之所悉葺而新之闔邑之士與夫四方之賓相與游焉息焉後映鳳岡梧嶺之秀前挹丁仙萍實之祥地靈翕依天光煥發駸駸焉洙泗伊洛之氣象蓋先是所未有也子盍志之大異自顧不才曩者是池之始復也與今湖漕丁大監首捷太常第人以為是池之應今聞此舉與有榮焉然嘗謂道原於天者也氣運於地者也夫是氣之運於地也其機固未始息也而其顯於人者則若是其難焉况於道乎非悠久之功則不能復非剛大之力則不能成觀斯水也則道在目睫閒矣吾黨之士繼自今以往涵泳於斯絃誦於斯必思夫浴沂詠歸之意味必勉以盈科達海之工夫如是則業可以光大而邑大夫作成之意遂矣昔白石錢先生之尹斯邑也實以道學淑吾邑蓋嘗有志於是焉而未獲遂則大書於石以張本於後其用心亦仁矣而形勢之大成規制之大備乃於今大夫見之豈非天之時地之靈人之賢三會而然歟是有光於白石也



已是  
為記

### 宋渤魁星樓記

秀選俊造之名立而聞譽不彰者士以為恥矣鼂董公孫之對傳而哀然舉首者士以為榮矣夫習俗成乎世變而義理根於人心固有並行而不悖者使為士者疾沒世而名不稱切切焉欲達可行於天下則其一榮一恥亦莫非理義之所存而又何病乎士非科目進則無自而行其道至於決科目之高下則行道之遲速係焉我宋文正王沂公忠獻韓魏公皆於盛年一出而冠多士故勲名光於日月而事業著於累朝宜後來者歆慕企仰以有為若是者自期而即恥其不及此魁星樓之所以作於醴陵之學宮也醴邑士風最三湘賢序之壯生徒之眾視列郡殆有過焉嘉定己卯以前奉賢書詣太常者相屬而禮部鮮報聞或歸咎於宮廟稍低風氣不聚邑宰劉君公存創一閣於講堂之後倚崇岡面澄淶榜之曰梯雲於以收攬秀氣立閣之次年湖北漕使丁公仁西憲楊公大異俱擢上第自此聯芳趾美科不乏人迨今三十年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而策名者逾二十人比遂有魁多士於省闈者莫不以此關為斯文發祥之地惜其規模隘狹且歲久朽圯今宰家侯慨然命工度費撤而新之東西之廣十尋南北之深居十之三視舊大率加五之二前列修廡後崇宴居材瓦磚甃皆從市值一毫不以取諸鄉匠石朽鏝皆從市傭一夫不以役諸民費錢七十萬一取諸約己之餘贖金之積縣學教諭丁嘉祥專莅其役覈虛課怠如處家事以甲寅之秋孟鳩工秋成告成於是邦之人士合而請曰國家之養士期於用世而激厲獎成使之脫輿溲而升諸朝不十年而天下被其澤若王韓二公之得志速而行政久者則吾賢令尹之用心也請易舊名而扁之以魁星可乎侯欣然許之乃揭三大字於平丹陽公而以書來屬予記之子與侯素善常聞其奉大對時剴切無隱有人所不敢言者幾寘高第而或者抑之然侯方以不負所學自得其為是邑也愛民禮士有武城絃歌之風行當奏最而去推其所學以施之天下必有大可觀者茲樓之建實出於名儒端士之手烏可以無述乎予謂科第易有名節難全奇士之功猷或隳於一往者益信制行之中不可無義理之學也侯於樓成之後日與士友相從其間必以師友正



大之傳與其身所服行者爲告吾見醴人士他日必有挹文  
正之袂而拍忠獻之肩者豈肯捨爲法可傳之的甘爲鄉人  
而已哉以此復於侯而  
驗於眾庶不爲虛美云

### 宋渤修復萊山書院記

醴北四十里有山蜿蜒深秀中有一區蓋曩時呂氏東萊講  
學處也呂氏學崇關洛嘗與新安晦翁同撰近思錄其學能  
變化人氣質故晦翁亟稱其足以範俗而垂世當晦翁在臺  
日東萊過訪僑寓醴陵因往復辨論而直揭宗旨焉醴人士  
望風景從爭相親炙於是卽其地構齋舍闢講堂而萊山書  
院之名以肇洎乎歷時既久往迹漸湮致使先正遺規嗟興  
衰之靡定亦其數然也夫道學之興至我朝而始顯天聖以  
還名賢輩出聖學昭雲漢而燦日星矣東萊生平著述實足  
以羽翼經傳其風師百世也固宜士誠有志聖賢卽合前不  
見古人猶將尋茫茫之墜緒而況師友一堂素心尙堪遙質  
可不求所依歸也乎今醴陵諸君子景前哲之懿型振多年  
之廢墜復題棟宇拂拭一新氣局規模爽塏非故從此人文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十四

蒼萃相與絃誦鼓歌於其中吾知淵源可接羹牆几席依然  
俎豆一先生也豈非甚盛事哉余故因羅琬千里來請樂爲  
之記抑余有申之於師生者舊觀旣復矣廢田旣還矣肄業  
之道蓋不容懈矣若曰昕夕可以飫休沐可以媮旬餘一集  
綴緝詞章從容登座以苟應故事唯數百言而止無難析之  
疑無勸懲之效豈前輩講習之旨哉豈遠近識者所願望哉  
則必曰聖學務本孝弟親仁爾身將何先大學之道明新至  
善爾身自何修篤志深造尋繹所以爲己之急務使世之欲  
求緒言欲訪成德之士得問津於諸君子豈不尤賢乎哉不  
憚贅長復附諸後

元

### 陳震可重修儒學記

皇上踐祚初元詔天下縣邑戶口溢五萬陞爲州其尤甚者  
爲上州設教授已而行之中州此醴陵教授所從始也又九  
年震可承乏備員展謁之次環顧中外弗稱儀門其一也何  
以仰副明時敬崇之美意私竊病之前知州奉訓古澗趙公



良輔有志茲事而學田無所於攷此豈典教所宜緩亟以爲請公移文鄉都仍委震可躬莅之務得其實涉歲時版籍甫就緒初田頃計十有四今十有六地租較故額加倍公考滿授代今知州武略將軍洛陽張公思敬實來會達魯花赤武德將軍阿刺不花儀圖恢拓醫學從容進曰儒學教養略備儀門具瞻之地風雨不能蔽匪缺歟自長貳僚佐首肯有識於此觀政矣越一日武略公戾止規其面勢授以成畫先是部使者汴梁李公琪謀卽山建講堂垂成而沮所存瓦木多散失震可僅搜十一二至是以給門材不足武略公爲約計合益若干工食費若干達魯花赤武德公捐俸率官吏先之諸生以次隨力出助又不足取具學廩及武略公謁告還里迺一委同知南康曹公東領其事於是爲屋七楹比舊崇三尺三其門門之東爲書庫西爲祭器庫經始於丙午三月首尾更八晦朔豈有時數存其閒也以其年十二月辛亥告成郡大夫士咸集有請願壽諸石震可固辭弗獲竊惟事無大小未有不關於時麗於數而卒賴乎其人聖朝混一區寓以來重念夫子之道垂憲罔極天語叮嚀以葺理廟宇爲第一義不可不謂時與數會矣而是役之興往往難於慮始至於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今始遇達魯花赤武德公暨同知公孫脫因州判河閒趙公璧順德李公蕃堅主前議遂得知州武略公同知曹公相繼身任之武略公諳練精密惠政孚洽餘力能鼎新行觀行道聳目同知曹公爲政知大體所至留情學校嘗宰潭之善化增道養士田若干畝爲人士美談故於是役不啻家事旦暮程督用底於成則凡昔陋今華昔缺今備誰之賜是可一諉之時與數乎始終相之者提控案牘汴梁王思溫都目平陽辛讓皆公勤能治辦掌計兼董公儒職徐址丁湘隆文孟丁甯道司吏何光遠於法皆得書亦欲來者緝廣此意匪但計歲月而已若夫建學本未有郡乘在故不著

歐陽元世綵堂記

深江廖氏自其先代積善於家施惠於鄉世保醕德多耆年至宜山府君子孫衆多弗祿豐腆晚歲康健身享榮養歲時上壽綵衣成行才俊疊見里人榮之因取宋名臣廖剛用中甫家世綵舊號爲其堂扁余家距淶江數舍雖未獲升世綵之堂而先內翰於宜山公友契兩家子弟往來稔甚有名士元字泰福者廖氏之令器也謁余以斯堂之記余惟世綵之



得名自老萊子爲嬰兒之狀以娛其親始余嘗評之老萊子  
愛親之心純一無僞一時感觸發於不容遏故忘耄耄之齒  
服編爛之衣追童乳之態以冀其萬一之歡在其當時已非  
不知親非不悟二者之天相契深愛其所爲喜蓋有不期然  
者不然一時嘻笑之適何能使人千載之下想像而稱道如  
是其盛耶在禮子事父母之飾剪髮爲髻親在子雖老不敢  
去之不敢忘赤子之初也深衣之制具父母者之常服歟戲  
續然則老萊子之綵容或上古之世有父母者之常服歟戲  
之一言特以取轂等事而云耳雖然吾於此有以語廖氏子  
弟矣孟子曰合聞廣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也君家用中  
甫之爲中執法也守正不阿名震遠邇當紹興時其曾大父  
母年九十竊意高堂垂白之親見其曾孫負一世之名公退  
委蛇偉然羔羊素絲之風志夫南陔白華之養其爲綵也斯  
亦大矣古之孝子出而治官入而治家周旋進退於夫婦昆  
弟朋友宗族鄉黨之間如執玉捧盈惴然自持者無往而不  
爲事親之地也親之可悅與否非敢計也求無作於己庶無  
作於其親矣吾願廖氏世世子孫之升斯堂者推是心以爲  
立身顯親之道焉雖中執法之事業可能也豈獨踵其美名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而已哉國家混一初年宜山公以薦授宜山縣尉壯歲勇退  
不仕近年賑饑募民入粟補官公發數萬進爵不受朝省旌  
表其門又爲義廩凡宗族親戚及里之貧者婚姻喪葬輒助  
其不及殮無殯者爲棺以給之割田數百畝爲義學百區以  
館從學之子弟禮聘名士以教之余嘗爲之記平居奉已清  
約遇人謙撝獨好施予如此子膺福號玉峯泰福號納菴伯  
仲皆肖其父生長華腴而被服詩書殊無膏梁之  
習故所友多士大夫其他子姓之賢未能悉數云

明

吳節魁星樓記

形呈於天光燭於地儲精起祥誕育豪傑出而匡輔國家建  
立功業以宏濟斯世斯民如古傳說以來諸臣見之載籍者  
皆卓有可徵不可誣也說者謂天之星斗中有文曲以幹旋  
文運又有文昌司科目之權奎壁主圖書之府故歷代祀典  
咸知所崇重况學校爲儒行之地俊父聚處作樓閣而擇美  
名又烏可不以遠大自期耶醴陵爲長沙望邑初宋以來士



風丕振迨嘉定己卯邑宰劉公存以科貢不及額歸咎於宮廟卑狹風氣不聚乃於堂後特創一閣榜曰梯雲自後有丁膺吳獵丁仁皮龍榮楊大異連以科目顯又多擢上第三十餘年來策名桂籍二十餘人人以此為學校發祥之驗信乎其然也歷歲滋久舊構漸敝不稱規格寶祐甲寅合尹家遇顧瞻徘徊復撤而新之教諭丁嘉祥以諸英有擢冠省闈者易其名曰魁星平丹楊公為書易所扁集賢學士上黨宋公渤實記之至元季樓不復存國家隆興學制益備而茲樓未有經之者成化庚寅都憲繁昌吳公琛以宏材碩望來撫楚邦未期年而政化風行百廢具舉教諭西昌王庸以茲樓未復為言公欣然以為當復遂捐廩橐為倡於是憲副莆陽嚴公佺聞而是之未幾憲僉大原張公輓參議永新劉公寅之各致己俸為助議下大守金壇錢公澍通判黃公楊李公通推官方公與慶共宣助資力命主簿王恂梁崧董之其度費量材畫規稽程崧庸專任而羽翼左右則二司訓蒙志劉祐之力也經始於先年仲秋落成於是年孟冬丹漆黝聖之飾不施而高廣深邃制加於舊是役也無勞於下無損於民俾學校奄有光華而專成美者實本乎都憲經綸倡率之功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也無何崧庸以茲役既歲不可無文以記歲月而泯我公之費乃走書安成來徵文以勒之石嘗聞蘇文忠公云士君子英靈在天星辰在地河嶽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是固有不偶者存焉耳然則科目之兆有文星以主之亦理之自然也今醴陵重建高樓以光學校於既成之日復取舊扁而懸之將見山川完固風氣稠密英偉傑特之士邈邈而出於以掇大魁而享大名與古元臣相等豈徒如丁楊諸英之盛於前者而已耶於是既為備書事功於右兼賦落成詩一章俾歌以為是邦人士勸其詞曰有偉都堂巡撫荆楚政肅兵民化洽境土按經郡邑獎勵材賢入官效用科目惟先惟茲醴陵星沙之屬襟帶重湖依負喬嶽念昔學宮有樓梯雲在宋元祐扁易魁星俊彥相承薦名桂籍人文發祥實由啟迪迨元祐毀樓廢址存揆年踰百孰經孰營有美都堂來觀來聽捐廩為倡以興羣志臬司既協藩邦攸同郡邑承唯大輯事功市材於林輦石江澔工善力勤虹梁倏舉不屑藻繪宏壯過之三湘迤南巋然在茲惟星炳靈地應人物為公為卿咸由是出咨爾多士抱負奇材中必魁名士希鼎台庶幾斯樓益符成象天人協徵勲業相尚泮有碩師樂育孜孜疏觀規



畫罔不咸宜琢石記詞以告四境功存臺憲名流翼軫源分  
涿水識應芳洲鳳山交峙永鎮岑樓

### 彭教涿江橋記

涿水出萍鄉西流入湘醴陵其上游官寺民居兩溪相望而  
黔貴江廣之往來率道是涉者蓋朝暮接踵焉舊有橋創於  
宋元閒既廢而不復者且百年深廣非可厲揭而湍悍又善  
敗舟居人行旅交口稱病邇歲常合公私之力以從事而工  
弗緻堅隨毀於成知縣汪道繼至慨然欲有爲而事重費鉅  
官府赤立左右鉗梏不得施用乃具白前都憲吳公琛今都  
憲劉公敷巡按御史張公誥參政甯君瑛副使郁公文博應  
君歛僉事江君孟倫暨郡守周公鈍同知毛君瓊通判李君  
通黃君洋推官方君汝慶皆曰惟汝所爲而甯應二君復以  
白金畀之曰以爲汝助汪令乃屬耆老告之曰今之興斯役  
凡以爲民耳其樂助者聽民謹趨之得錢米若干鳩材選工  
躬往指授不葦年而橋成其長五百尺有奇廣十有六尺壘  
石崇址麗水爲六鎔鐵以固其交灰石糜稻以合其鑄架木  
其上漬以桐液重累相接上施橫板面以方甃覆以連屋度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其堅密完固足支久遠可使無壞先是吳公及藩憲諸君皆  
常措意於是方相與憾前功之不究是以汪令一建議而響  
答委用既專給助亦裕有媒孽其事誣蟻以撼當道者斥弗  
聽執事者益勸橋亦率成汪令乃走書隴上請記其事於教  
敘惟天下之事大抵成於同而敗於異雖勢均力敵之地一  
懷異而陰沮旁撓且不能以有爲况州縣之吏上下牽制搖  
手觸禁舉足呈議者哉任之而或疑之縱之而復操之陽予  
而陰伺顯命而曲防齟齬前却而無以盡其用矣欲望其出  
意見於牽補之餘而成功於樂羊而單父之吏能書乃困於掣肘故  
之伐論者不首功於樂羊而單父之吏能書乃困於掣肘故  
予於斯役以爲汪令之宣力以成功者未足多而諸公之扶  
樹主張而使之得以有成者爲可尙率是道也則彼此之同  
協上下之桴應將建立敷施以惠利斯人爲無窮之計者豈  
直一橋哉至若汪令之所以獲乎上以能媚其民其亦必有  
道矣夫橋於邑門之外以利涉此有司者之常職其事蓋無  
足論而其理有如此者故具著之而列其凡與有力於斯橋  
者之名  
氏於左



沈鍾淶江橋記

湖藩統郡十有四其一長沙長沙屬邑十有二醴陵其一郡名邑地大而物眾實號稱雄焉者邑南百武許有水名淶水淨莫可唾故江以淶名雖橫僅尋丈方秋冬勢涸恬無驚濤速春夏萍瀏滙溢勢既張而濤則孔悍歲率以為常跨江舊有橋創始於宋寶祐間南北西東游宦商販凡可以脫川涉而徑陸走者悉道是輪蹄往來迄無虛夕亦要衝也然故為湍悍之濤之所噬輿輿頗屢成化開復潰或代以浮梁計非經久又或改舟以渡舟輒善敗行者病焉宏治丙辰春四明楊公茂元以山東憲副疏忤權貴謫貳郡事閒出而莅茲邑見之真若痼瘕乃身然者已而旁睨故墩屹立中流尙爾完固因歎曰周禮徒杠輿梁王政之所先焉者乃白諸當道圖復厥舊具報可費酌諸在官贖刑之金肇事閒吉府肆出帑藏助之下至官僚士庶輸助惟恐後併所有付先孫尹鵬董其事鵬盡於羣言攸作寢弗中度亟潰尋以他事去公亦遷守安慶遂因仍至今壬戌冬杪黃巖李公綱來為守深悼楊公之功未究爰命今龍尹章修之適侍御四明包公澤按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五

行弛張風裁懷懷凡所攸宜惟克宅楊公心庸覈在官餘積若干且微分巡憲僉弋陽方公仁躬詣而相度之規畫周密有哲匠所不能到又益以賦罰資所不足章承命惟謹遂徧踏灌莽奧區選巨木若合抱者萬數量材而鳩用之橋梁三丈有奇廣幾半袤倍之下勢穴六上覆串樓四十八悉鼎新之其舊墩築益完固繼自今至於後日斷斷乎其永無虞矣工興於六月朔五閱月而告成既成郡守公以予嘗從事文字之末不遠千里猥以記屬予不佞敢僭擬春秋褒衮之意敬為之大書特書以爲千百世告云

徐一鳴名宦鄉賢祠碑記

夫醕風告逝美惡之跡斯彰化理日微宏獎之術逾廣故有闢幽崇遠以追古邈之風或表物惜遺以致標鑒之意斯皆所以跂前賢導來哲培植人極經理世道者也傳曰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朽在昔明哲憫頌光之易殞懼修名之不立思欲奮世長存流示有永莫不飭身潔行強力樹邁風軌德範為世作程是以身雖沒而名不泯年逾



遠而道彌顯氣類之感異世迺有繼起之士側聞風烈慨然  
想慕其爲人想慕之不足則思誦其言誦其言之不足則思  
論其世論其世之不足復思得其人而事之於是祠宇興焉  
茲非所謂人亡道存死且不朽九原若起千載一世者哉醴  
邑風氣醇樸鴻儒碩士代有其人今圖牒所紀載傳諸長老  
或忠貞端亮樹立天朝或恬粹宏雅鎮訓流俗或文爲國華  
或道傳聖緒以至宦游俊茂丕振徽烈宣猷迪化遺愛在茲  
雖迹有優劣器有巨細要之均能羽翼生靈圭璋家國儀準  
當時輝映來世者年載遷流顧使名賢踐履之實猥同漸滅  
嗟乎前之無傳則後將何述茲非典之闕歟迺者方侯明育  
以新安世胄司牧茲土明德懿矩既已子惠羣黎敷宏品式  
矣猶慮化道未洽風聲或墮迺即學宮之側創構斯宇詳稽  
祀典比其行事列之祠前欲使神明若存典型猶在裸獻周  
旋恍如顏覲証徒爲羹牆之見寤寐之求已哉尙友之士載  
瞻棟宇繇是惕焉起其景行之思冀欲並軌芳躅用圖不朽  
俾無替前聞久光茲舉如其不然固將張俎豆爲羣嬉視祠  
堂如置舍其又奚取焉祠坊有宋迄今名宦凡九人鄉賢凡  
十有八人餘俟來者考列云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謝銳申明亭記

亭以申明名志治之貴申而明之也亭去治東僅數武以地  
密邇民情可隨時隨事裁決且必擇年高行端足諸事體者  
居焉欲得其人耳嘗伏思太祖高皇帝下詢民瘼意謂邑有  
興賢養老勞農讀法陳風選材治賦執馘諸政固屬長官而  
凡田土戶婚一切細務俱責之亭老非故不欲躬親小節其  
閒淑慝是非利病休戚沿革損益類多不一而董厥治者則  
有賢否異材廉貪異志寬猛異宜正詭異道能拙異性勤惰  
異習俱未可以概論故必申而明之於以宣上之德達下之  
情然後不失爲治此亭之不可已也倘上或才智自任猥劣  
自安則下必有罔上行私掩義隱慝者將焉用是亭爲我醴  
亭圯廢近二十餘年凡以設亭之意不明於上而居斯亭者  
亦不能以自申尙安望其治安而民裕也青州雷菴南侯來  
治醴至今春凡興賢養老勞農讀法陳風選材治賦執馘之  
政俱鑿鑿然百廢具興乃於茲亭鳩工僦材費不傷民成不  
逾月前此屋止三間甚淺隘今悉撤其舊而新之門堂牆壁  
俱非故襲且扁於門固欲使人昭昭而亭左額曰旌善亦感



發振作意也亭成者老袁慶等索予文以永其意予觀治民猶治亭也大而為宋小而為桷構榱侏儒椳闌居楔一有不能非亭也而匠氏之屬又不徒督繩戒墨已爾雖陶瓦黝聖一有所遺亦未可以言落成故治者必鉅細畢舉斯無愧於善政而其屬若里老則如陶瓦黝聖之不可遺者尤必列之於亭庶幾共成其美况亭由政立而政以亭明者乎南侯心太祖之心而視廟舍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諸者老之視此亭也甯無以南侯之心為心乎故凡田土戶婚之務必思其當可而淑慝是非利病休戚沿革損益之類必思其不愆至於賢否貪廉寬猛正詭能拙勤惰之異必思其補過則於是亭也非虛器矣諸耆老然予言遂以鐫於石

### 晏朝寅重置學田併淶水亭記

醴舊有學田然徒寄虛名耳多掣肘而無益於用與無田同余自莅任來未嘗一日釋念於茲歲乙未特為創義倉姑備緩急他如肄業賓興及歲科考卷册費每欲計畫末由適民閒有以田質成者云願輸學宮余嘉其義且當予心遂為請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於兵憲樞李陸公檄報允爰令公役履畝勘之田坐二十三都地名龍塘種凡六十九畝奇糧三碩五斗八升東西南北至界載於左不具贅佃租歲計穀六十碩例稅就租量值易銀以輸餘悉以供前費有餘仍貯豫公需諸生無臆齟無私隔無始同終異率以為常願相與永守焉又宮左有瑞淶池淶水見則科第盛興宋元以來史乘載之詳矣厥後寢涇池多淤圯而科第間亦式微余政暇詣學與諸生論文因及斯水之勝博士李君謂醴之風氣自建憑虛祠文昌閣山水增奇較昔差改觀獨淶水池猶稱闕典曷新之余乃為鳩工聚材暨亭其上顏曰淶水亭凡五開二十楹規制頗宏麗又稍右為門坊一座以通往來周遭臺榭垣墉丹黝具備不踰月而告成公餘集諸生課業可詠可浴可游可眺一時士大夫相與踴躍嘆賞咸稱偉觀余嘗愧承乏茲土八年矣絲毫無補於多士詎敢以兩者自多抑惟此兩者竊寓育才造士之意爾多士振鱗揚鬣將干青雲而上乎慎毋忘培養之先資也

### 晏朝寅儒學義倉記



禮陵學故有田蓋以崇廣勵重作養意至渥也迺青衿輩猶往往坐貧困弗獲自贍司牧之謂何而忍令士無養乎自昔聖王設學以造士非養胡成則仁含而義咀鉅積而茂洩雖士之勵行宜然抑所藉專志精業實由上之養士異焉耳故別巾服程餼廩端學術凡以異民也獨業視四民爲最重自非上之人區畫鼓舞卽謂士有恆心亦安能振之使起乎余承乏茲土諸無所裨益於士乃軫恤一節則日爲兢兢云一日當道檄郡邑長吏曰凡郡邑自預備外創社倉僻隘窮鄉胥得因民利周民急唯學校雖置學田而豐歉靡常用且掣肘未免徒寄空名有司者將秦越視之歟抑令多士與齊民共享不饑不寒之政也予奉檄傲義倉遺意而潤澤之以輔學田之所未逮因條而列焉一曰輸穀除自捐外更飭之官師薦紳弟子員中有志義舉者俾籍而登之以爲穀本次曰借穀必出入以時多寡有制歲僅一借賑恤必大荒歉供親養舉婚喪患疾病不能自存者給二十才匪是惟資身無策者給十五或十二最減則十遊開放肆自取傾蕩卽極窘無貸焉又其次曰償穀視秋穫爲期官禁追呼役禁逋索歲小歉令諸生償三之二俟次年償足大歉則暫免俟次年視稔

禮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歉漸次償之若其家窘甚歲凶或遭非常者卽註簿免以示優恤有如諸生力能支吾而意在延負此最不肖者置無責罰卽嗣值歲歉粒不貸不欲惠濫施也又其次曰查穀以掌視無人稽覈無法典守或肆侵牟則一切鎖鑰簿籍支放交納俱責之文學長而於廩生中擇有行者二人佐之置簿三鈐以縣印一給長博一給二廩生一給倉役出納以時登記遇交代授受必明其簿註須逐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條例終總括實數以便稽查且長令暇時弔簿一綜覈之無令以創修挪移藉口蓋原爲賑貸而儲故也看穀人役則以本學守祭器庫役兼領其任歲給穀三碩以資工食其耗折每碩取息三升完之此外稍有侵蠹少僅責賠多則賠外究革至若乾沒挪移等弊諸生不妨呈首而長令按法治焉夫士能羹藜茹藿不藉尺寸而脫穎嚮用凌駕青雲固爲最上一乘脫令代耕有具養廉足需而捐業忘檢將視上作養等之弁髦則窮而自負若此他日遭時遇主其樹立可預知矣又豈不佞之所望於諸士者哉是舉也分守下湖南錢塘金公學會倡之兵備下湖南蘭溪徐公學聚贊之而助處則余不佞時萬曆二十二年春建穀碩具掌簿不載今特紀其事而石



之以諭  
來者

### 晏朝寅文昌閣記

夫醴故彬彬章甫邑余初承乏入其境縱目山川之勝觀其  
負岡襟河顯靈呈秀蟠鬱廣紆謂當不直鍾異物必得異才  
應之顧風氣之開也有自而其盛衰也有時漢唐莫考矣卽  
有宋皮揚諸賢一時崛起纓綉相屬金石流輝業已丕隆於  
爍我祖宗朝鴻筆之彥應運之臣猶然雄視全郡迨今佩服  
儒業者非不蒸蒸待用乃應制登第數奇至十有一科似謂  
乏才然者洎觀諸士搦管摘文則又未嘗不旻旻便便始咨  
於邑長老僉相謂曰地靈人傑自昔記之醴文運不振風氣  
稍歇咎在修繕者遞失賢序之舊耳余用長老言乃營學宮  
次第畢舉屬方伯青螺郭公以遷秩還匡廬道經醴余逆之  
北郊比譚及邑治科目式微卽指姜嶺之陽示余曰欲培文  
運興士類功恃此山有司曷閣焉余因以文昌祠其上按天  
官書文昌在北斗魁前主集計天道乃天之六府也史載尙  
書出納王命敷奏萬幾斯乃文昌天府祠家類以其神降於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蜀率像神祠之而嶺於邑爲西北隅位距天門適當斗口實  
維神所麗之墟其方向環列則左東山右鳳凰玉龜爲屏建  
安爲枕閣當其端其崇隆距麓十有九尋聳拔秀麗如層巒  
疊岫凌駕逼空其廣十二尋許互三十七丈中棲神像外翼  
以軒發夾道首爲祠門次暨以坊周圍環垣植松柏桂林側  
有廚室行有路亭南北各有坊題其扁曰衡淥環奇又曰斗  
魁炳秀春秋仲月仍循功令祀之其經費率捐俸資與夫士  
民之輸財者僅三百緡錢筭庫毫無與焉蓋先是文皇帝勅  
天下儒學祀文昌於黌舍內一時文教翔洽乃醴獨廢圯迄  
今始復興茲地豈文昌之神有待而顯耶抑醴人士傾否開  
泰之機適際於今耶夫北斗定四時繫入極而文昌開化九  
天總真無極則三界萬靈之宗其命曰文司文命也爲祠於  
是不亦宜乎茲役也天象則焉地宜協焉人文昭焉一舉而  
三善備矣嗣是多士乘機邁會龍變雲蒸嚮用聖明之世追  
蹤前哲之遭天之興起斯文千古一日矣雖然余所望於醴  
人士者而豈徒耶夫士自束髮受書六經經之羣儒緯之百  
家廣之史傳徵之冠毋異帶毋緩談毋迂行毋濶視毋瞿瞿  
吟毋陰陰貌毋徐徐動毋罔罔卽食芋菽處蒿萊而一朝離



疏釋孱翔奮廟廊與先達爭途忠孝茂著擔天常立人紀照  
耀古今垂光百世文與行合而後爲天下之真文爲文昌宏  
化之精蘊斯不佞所厚望於爾諸士與諸士所自期許者兩  
無負焉倘其弄文墨以徼利達而已此何當於文昌所陰隲  
而亦豈余與諸生所厚相期待者耶諸生勸之長老及若士  
子弟然予言請勒諸石余不厭媿媿重申之曰祠由今則余  
董成之由後則願爾都人士相與廣之共永錫醴  
昌期之會益厚幸矣時萬曆乙未十月長至日

### 劉淑龍儒學記

醴爲楚之東邑原建儒學沿宋歷今其址背岡面河勢頗宏  
爽制稱壯偉故文運隆昌人材彬彬輩出焉近年來葺理愈  
愆宮牆益圯先癸未歲邑尹建安游侯悉其狀請於巡道宣  
城李公得允捐贖鍰命亟修之時邑尹雲開顧侯新至奉行  
惟謹迺構大成殿移櫺星門業將有次未幾顧侯旋而李公  
以擢參行工遂寢既且日就敝壞後之明倫堂椽裂壁頽前  
之濱河岍坎窪直瀉士林不振固有由哉辛卯三月晏侯莅  
邑謁廟初慨然有興復志會入覲方殷第舉其大者補葺之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壬辰夏侯復任適今巡道金華徐公行部下學顧瞻閒意尤  
倦倦侯隨條所當修及漏稅佐費由陳之因請於守道金公  
郡尊吳公及諸路僉報曰可於是度地庀材悉心經畫以是  
歲季冬之吉鳩厥工其向則準於正殿加以藻賁於儀門進  
而升之欲其延秀於兩廡撤而就之欲其環揖宮之前中甃  
之墀旁植之堵東西建之亭左右關之戶肅瞻趨也門之外  
以導於洫以疏於溝以決於上流紆奔瀉也至濱河之岸有  
土實其窪有石結其堤有欄繞其圍有臺峙其中防漲蓄也  
其他先事經理者皆因故而新矣自冬徂春爲時弗踰若木  
與石爲材弗侈日餉月酬爲費弗浮秩秩奕奕視昔加偉於  
時文學署諭蔣君戴仁司訓譚君應先劉君稔偕弟子員夏  
尊爵等屬泐諸石子竊謂天下事修復侯於時作新待於人  
節省議興避嫌且眾疑忌風起任怨爲難卽其志存立功然  
非才節合資望隆者未易任也乃侯敵大明作旣邁等夷素  
絲網服允孚遐邇而揆衡柱石海內仰焉所謂時至而事集  
人定而天從者非耶言游宰武城禮樂爲教文翁守蜀郡學  
校肇興甯復出其右耶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又曰投我  
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侯任勞任怨懋復學宮大賚爾多士誠



豈弟作人不但木桃之投已也其何以報德乎感激於遭逢  
率由於訓誨忠孝以為宅禮義以為垣文章以為華大之積  
幹王國次之潤澤生民又次之矜式里閭推本所自惟侯有  
大造焉是瓊瑤之報而詩人所矢懷者也多士勗之哉晏侯  
名朝寅號鴻埜西蜀名山人已丑進士初試我醴循良吏治  
贈炙人口此特述其一端云董斯役者丞呂君思學博蕭君  
應銑尉賀君開善咸與有勞例得附書因系之辭曰醴治東  
址素王者宮肇修伊始孰為底終侯之戾止感於厥衷備由  
上請報可僉同咨爾司計召之匠傭卜焉叶吉率作鳩工取  
材厥山伐石於寶正位居方殿仍其舊儀門迺升兩廡斯就  
堂序維新墀垣聿發創亭東西闢戶左右既奠尊嚴亦光俎  
豆爰防潰岸時若平臺爰濬流水宛如迴澗幹旋王氣培植  
多才佚道時使庶民子來儒林增勝天運宏開猷並濟溺勛  
侔起衰博士樂觀諸生喜色願徵一辭付在紀勒野史無聞  
直書有赫嘉茲膚功詒我涿國化想絃歌載誦文德異世齊名視如貞碣

### 陸長庚樂樂橋記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萬歷甲午冬余以職事巡行部南之醴陵入其疆見田疇之  
易也問其俗知民物之康也稽其實而知政教之兼修也進  
其父老子弟而知養老尊賢之無闕也曰都誰謂星沙無治  
邑哉已而事竣將之攸度潑江橋下車登憑虛閣望之則萬  
家煙樹四境熙然兩者老從旁指點一一如指掌余徘徊不  
能去老人告余曰茲梁之議修舊矣而迄無成績歲癸巳晏  
尹為鳩工舉之里不煩科官不費帑不半期而竣役民可行  
可想可市可眺且相與樂而歌之矣倘亦所謂政通人和百  
廢具興者耶余感其言命之曰  
樂樂橋題其扁曰渚清沙白

### 莊天合增修社學碑文記

鴻埜晏侯治醴三年而政成諸為民興創釐剔不可殫述而  
尤兢兢於教化所以壯黌宮課士業具禮器清學田文學蓋  
彬彬蔚起矣復以風化之原權輿社學乃即城東西南北各  
創一區其北隅為舊基其南隅為官地其西為僧會司故址  
其東隅為徐允賢民地侯捐俸買置計一區為廳事者三廊  
房者二門樓者一周以牆垣儲以筆劄博延弟子謹擇師儒



宗清張國臻  
等例得附書

傳學美改建儒學記

醴學宮舊建縣治東地爽塏形勝甲諸邑其在宋時人文蔚  
起掇巍科膺顯秩如丁吳皮楊諸賢彬彬輩出卓然為天下  
重我國初首闢文教醴類仍宋元故址於時甲第聯翩自洪  
武迄正嘉位崇名顯者踵相接焉其後稍不迨前邑人疑舊  
廡幾衰遂有改遷之舉奈地當湫隘弗協形家致醴士不列  
賢書者四十五載豫章王侯由制科宰醴加意作人朔望招  
諸士橫經進講給廩餼筆札躬親督課諸士類無不摩厲以  
須期雄飛一當侯意侯因嘆賞曰才如醴而士林未振匪人  
弗傑殆弗靈於地也於是陟高岡周覽地脈見繡錯者屬傷  
實甚因先培故壤俾續其氣宮牆廟貌將次第議更以翊醴  
運會入觀以卓異署部事前議竟寢今歲仲夏之望蔣侯率  
僚屬及博士弟子修謁廟儀見殿庭頽圯乃慨然曰芹宮之  
設本以俎豆先師甄陶髦父聖靈未受安望蜚英遂就宮牆  
內外詳加歷覽兼廣詢父老取故實而討之得宋元及國初

誦讀之聲達於四境蓋數年而俗熙熙如也莊生聞而記之  
曰嗟乎社學之興其古家塾黨庠之遺乎三代以還農田市  
井分途而春作冬息不必其同業上老庶老不必其同師閭  
閻小民少不知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長不知先聖禮樂君臣  
之節醕風日夷澆訛滋甚所以起倣維風稍存古意惟社學  
而已矣乃今銅墨之長明作者以賦斂刑獄為精神雅化者  
以儒術文章為賁飾至問所謂社學則若聽其自存自廢而  
無容心焉彼不以為迂濶無當則直過而去之以遺後來而  
往往令與知與能之民或以成頑鄙囂陵之俗噫吏治之不  
古豈盡地與民之咎哉夫詩書禮樂之教其漸人也深童年  
穉齒之初其振德也易而醴以民醕士恪之邦晏侯樂利撫  
綏之後率而行之久而習之終而循焉莫知所以使之昏  
者恥愚懦者恥劣巧者恥於作偽陋者恥於無文雖下迨椎  
埋屠酷樵牧之人亦且從風而化故卒使刑罰省獄犴平耕  
者輸力者役而侯日相安於無事然後知法古之治優而家  
塾黨庠即謂至於今不廢可也噫晏侯其信古之遺愛也夫  
侯名朝實字汝直別號鴻楚蜀郡雅州之名山人萬歷己丑  
進士同事者縣丞張國賓典史徐鑑董役者父老王廷學李



故址於圮廟左諏日鳩工捐俸庀材而縣尉熊君某亦捐廉首倡且時行督視驗材給值復計口授殮自俸金外益米七十餘斛捐資弗吝可謂果於任事役既竣輪奐一新醴首事諸生范生某傅生某劉生某傅生某謀勒貞珉謂經營鬻舍共事者例得並書而熊君功在膠序與合尹匹非特筆罔與昭績走幣乞一言不朽余惟與學育材賢司牧措意於鼓舞振作者每不欲諉為異人任至若丞簿閭曹各有專司雖風流不墜吾恐射鴨哦松而外此事或漠不關心矣熊君獨出其強幹之才悉力營費祈甯聖宇始事卽作而言曰聖教漸被最廣甯惟是步趨聖域雅服其訓卽髻齒而上沐點畫象形之餘者誰非教所貽也矧沾寸祿列官常可忘所自哉是其卓識名論豈俗吏所解道以之贊理鳴絃雖文翁之興蜀夫何遜焉醴士抑鬱有年前幸王侯建議改修庶乎振興有兆乃未幾以陞任去不果似仍有數焉存乎其間今蔣侯既殫其扶衰翊運之精而熊少尹左右贊襄復爲之率作興事是其相得益彰大有造於吾醴者固人所以成乎天亦天所以相乎人者也從此鳳采麟章英英露爽文章蔚爲國華勲名垂於竹帛繼前賢之芳軌振後起之休聲是今日之在泮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從公者當必以  
余言爲嚆矢云

王啟明淶江橋記

縣南百武許有水經其下名曰淶江上架虹橋而橋遂以淶江名北達燕黔川楚南通吳越江闔所關詎渺小哉肇創於宋寶祐間燬於火湮於水者凡幾迨萬曆辛丑夏洪水衝圮木石漂流余是時拜宰醴命目擊輪騎雨驟坊廂雲集僅僅一艇競渡雖濟問津之艱終非利涉之術也卽具檄院司道府俱可其議擇日鳩材興工親督指授歷壬寅越癸卯計費千七百餘金始落成焉其橋計五墩兩岍高五丈六尺長六十丈八尺濶一丈六尺墩上架巨木五層木上面堅厚枋板兩傍覆屋百間以利貿易中豎一樓以真武之神棲焉題橋北曰長虹飛渡南曰鯨背通津樓額曰中流砥柱閒暇登眺山勢宛然水形盤鞏畫則鳶飛魚躍篆臥舟橫夜則月白風清天近地遠尤有助於觀風者斯誠醴邑之奇最哉是役也余董其大若寅僚丞袁君宏道尉馮君應徵邵君孚惠蓮幕王君繼成周君汝恩皆分理其事胥得載名氏於碑以俟後



之司醴者使知費資鉅浩星霜更歷兢兢然同余永圖或疏  
濬以殺其勢或決注以防其壅又專役守夜倘持炬往來者  
亟提倣焉庶斯橋也保守勿替永永萬年  
不將與衡嶽洞庭同一悠久哉是爲記

### 夏鏵涿江橋記

夫浮圖七級摩蒼穹而耀日月詎不連連畢舉當其層纍而  
上工力稍罷必得大慧識大作豎者起而合尖庶幾磴道凌  
空孤峙三千大地則創始之與襄成兩垂不朽惟醴背山面  
河二水滙焉浩淼澎湃揭厲則濡首可虞舟楫則覆溺是懼  
數爲邑人苦爲冠蓋苦爲入省行李苦浩劫以來扛梁補其  
缺陷稍紆車徒望洋之嗟適值坍塌羣情皇皇迺監郡葛公  
署醴特督庠生劉禮讓經營八閱月墩壑略約有成緒具載  
前記中矣迨我梁侯奉簡書鎮撫敝邑星輅莅任正乙丑季  
夏也葛公旌旆亦以是月還郡個中猶有鯨背未盡平扶欄  
未盡翼繪聖未盡施葛公方懸未了之局俟之我侯乃蒿目  
愀容口營手畫急欲葺此而後朝食更捐俸緡督匠役平其  
浮梁張其簷牙鮮其碧綠青黃固其重門扁鑰中流岌然而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陽侯之震可安帖也柱石峩然而相如之筆可揮灑也宵征  
晝往而黃石之叟更可授祕而傳奇也我侯豐功偉績與合  
尖高韻可作齊等觀詩云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  
伯成之其斯之謂歟噫此特其初政一端耳若夫和易其心  
拊循其術敏銳其事而招集其散以與醴民更始者則普濟  
之筏渡世之梁自爾道有碑風有采恢恢灼灼如也豈片石  
之所能懸梁侯名翼宸號節瞻粵南肇慶府高要人也以萬  
厯壬子鄉進士初授醴陵邑長是役也同寅以襄厥事者陳  
公名應魁浙東山陰人賈名國臣西晉汾  
陽人張名之盤新安休甯人因並書之

### 朱三才超然書院記

余初奉命入醴首問民風旋探士習醴人每言人文漸不逮  
往余竊疑之及理政之餘時進子衿輩談經試藝覺磊磊多  
奇彬彬欲蔚似人文氣候有待而充者其事之未振歎抑地  
之弗飭歟詢其故以士會文無地也一日集同寅諸公於郊  
北文昌閣但見鶴嶺護左鳳山擁右玉屏醴泉前後四顧負  
郭抱江無邊奇麗攬在眉睫意其開文之襟懷活文之機趣



者端在茲乎余爲會心久之循牆徧歷惜無餘地堪創別業  
喜閣之西虛處可培高處可平也因捐俸諏吉鳩工拂土以  
夷其凸壘石以補其陷伐木而費棟之椽榑之中闢一課堂  
堂後迴以廊兩耳小齋共十間以供靜習牕楹軒做垣砌蟬  
聯始於崇禎之辛未至癸酉告成仰瞻之亭亭乎過飛鳥而  
宿流雲環視之蹒蹒乎引遊魚而巢賀雀翠柏蒼松修杉穠  
桂疑虬焉疑龍焉氣象若翼而增高豁而增美此超然所由  
名也登此堂而凌霄攬漢水帶山屏則超於境也登斯堂而  
返照迎霞繚青縈白則超於景也登斯堂而構想抽元將問  
花借意聽鳥說機則文思之超登斯堂而奮志脫穎將瞬刻  
天遊咫尺崑閩則身位之超至若氣若雲霓光爭日月則又  
事業之超於他日者矣卽一望閒令人動靈傑之感豈但山  
川物色之勝也哉是役也結構孔勞磨厲更廣奎壁之神實  
式牖焉時協贊則學博梁名可柱董率則巡司焦名待慶而  
與事諸生及視工耆老並列於碑陰以俟後來同志者

### 陶汝璣重建淶江橋記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萍江水束於羣峰泖渌而入醴陵澄且碧綠淨不可唾紫白  
石粲粲可數大略似臨淮與藍田橋下水而清澈見底爲異  
如是數十里繞治而出放於湘潭故獨稱淶江云然縣且以  
醴泉得名醴泉者古聖徵也無所源而出其偶出也與景星  
慶雲器車甘露之祥同今泉不可得而一江色味若沆瀣醴  
醪之冲然豈其斯泉之澹漸耶縣無城墉官民廬舍夾江而  
居中通一梁治在江以東而闔闔在西者繁且盛是昏曉之  
所奔會也南雲接江嶺之衝衡諸侯王與朱陵謁者道所出  
是輪蹄之所絡繹也西山森秀青影落縣庭唐李衛公祠紅  
拂墓在焉則又遊覽之所登陟也然古淶江橋久泐但恃小  
舫往來春夏暴漲兩山勢欲合而水怒急流不受檝往往覆  
溺歌公無渡河豈醴泉之變遂至此耶抑士大夫未能思所  
以濟之之術耶舊令某某嘗請諸當事曰淶江橋宜亟復計  
將作徒役之費千緡非公帑不可屢不報因循廿餘年今上  
辛未滇南朱君宰是邦惇大廉敏有古循良風詢邑之利害  
則士民首以橋爲請公毅然任之吏如故事具牒進公曰合  
事耳少需之又明年公既得上考將報績乃捐百金爲倡久  
無擾民無所撻罰父老子弟翕然助之劉生某素俠氣好施



起任其事乃伐巉巖之石充輪囷之材磊舊址爲墩者九上  
施梯棧廣三四丈長二十餘丈爲亭十數楹陶甃覆之左右  
置欄楯加丹堊長虹臥波翼然若宇工浩費侈如驅五丁而  
人不勞僅一年竣矣於是君平之簾波斯之肆陳其上湘漁  
之舟江估之帆出其下軒者趨者談者謳者坐臥者比肩接  
踵如走康衢或雨深濤急且倚欄而翫嘯之不知何以昔險  
而今夷也噫昔險而今夷者賢合力爾夫褰裳競渡過河而  
舍筏者朝夕也輿梁徒杠虹見而考工者歲月也砥狂瀾濟  
大川舉非常而民不驚者百世也朝夕者小人之事歲月者  
有司之事百世者君子之事朱君能其職而宜其民信而後  
勞誠而後動垂百年而始見之則醴之有合猶昔之有泉也  
乎何也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觀於橋而可知也請書襄  
事者名與落成之歲月於石

### 趙玉森遷建儒學碑記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必自建學始非徒儲英毓秀爲青紫  
地而已參乎天兩乎地以成三才之用故由學中來者率命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學

曰儒儒也者人也者乃其所以爲文也惟文以人重非  
人以文重故觀乎此而大化以成後世建學皆以科名消長  
爲盛衰而建置多用青烏家言吾惑之夫科名不足重學也  
明甚粵自唐宋來炳照宇宙者代不乏人其巍科鼎盛烜赫  
一時而至今檇同草木者正不知凡幾我明代興楊文貞以  
儒士登殿閣陶以蔭况以椽皆自爲不朽卽如從祀四先生  
文清文成而外輒介以布衣安見學必以科名重也故曰不  
惟其文而惟其人予奉命諭吉藩道醴陵見學方改建詢之  
則曰弗利於科竊心笑之及觀醴志其閒以科甲顯與文章  
濟美固自不乏求其理學經濟足爲國華者不少概見閒有  
一二忠孝賢哲如羅公永燾之殉國張公宗藝之孝友  
敵義乃不立俎豆不登賢祠則醴人所尙在彼不在此又曷  
怪乎人文不興而風化罔聞此非學校之不修而主風教者  
之化本未正也邑令錢君之意則不然謂予曰邑舊多火災  
而頻罹盜賊謂文廟高敞故今特改而平之是亦未嘗不參  
形家言而意則專軫恤生民學道愛人維侯有焉君子謂有  
侯之志則言風言水皆可無侯之志雖十易宮牆無裨文化  
也而或者猶疑文廟高嶷義取文筆改而就平文也何君不



知莫文於賁而邱園束帛炳蔚於此發光君子所以貴尙綱也錢侯爲醴邑醞釀人文意正在此得是意也必將有咀道味德履忠蹈孝出而配三才之用者應之知不獨區區青紫而已侯名國瑞號蓼壘庚午南畿進士與予同里且世誼也故知其意在大者遠者不在小者近者如此然而贊侯經畫者爲蔣學博應龍庠生丁紹統楊宗震丁紹麟丁在廷徐印儒劉士品等猶媿媿青烏不倦云

### 國朝

#### 張法孔重修儒學記

順治十五年歲次丁酉秋知醴陵縣事張法孔重修黌廟釋奠於

先聖先師之前爰進諸生而告之曰學校興然後士習正士習正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德義立德義立然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著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要之端自敬學始故我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聖

國家昭宣教本丕變人文伸褒秩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而且天子視學躬行釋菜奠享施於萬國嚴奉彌於九州凡在黨庠術序莫不共啟迪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若使洪規不修奉聖之門烝嘗莫覩敬神之寢緬懷前躅實動悽愴安所稱宏王化端儒術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者乎醴邑夙苦兵燹湮微十餘年歲月遷流學宮鞠爲茂草嗟乎夫過墟墓之地在禮且曰自哀見聽訟之棠於詩尙云勿剪一墟一木而遇事永懷感物愴息如此矧以

大聖之含靈廟貌荒蕪餘基尙在燕寢空寂址範猶存者乎於是葺築舊廟新規鬱起登登其斧繩墨其工勦聖棖楹清潔牆仞庭墀廡陛宏敞嚴闕尊聖禮也宗彝籩豆釁器之等犧牲薦獻升降之地咸與維新寵舊章也兩廡四墉配祭明倫當宁之位秩秩煌煌皆辨等儀而創建之遵國典也然孔非自紀其經畫規制克廣舊規蓋以勸學敬教樹風崇德飾故而重新也凡祁祁士子陟降於茲見其廟範斯嚴入於門牆而如造闕里焉家慕恭儉戶知敬讓不恩君王不累長上凡不遊學堂者如撻市朝使一切佻達子衿往往弭雄姿而觀習文事務左道者服縵服者知根心於忠信而不侮縫掖父誨



其子以規其弟訓人以成德昭德以合義敦士習移風俗何患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不著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明也是則法孔重修之志也夫是則法孔重修之志也夫董其事者則有廣文鄭光聚陳文彬而諸生某等又從而相度經始焉並紀於後以志趨承共勩之意云

### 張法孔重修呂東萊先生祠記

東萊呂先生歷承道學之傳倡明經史之業為純儒為名臣而關洛之宗風得以不墜當宋淳熙二年往臺訪晦菴朱夫子道經醴講學於縣治之後而教化留於淶水邑人建祠祀之數百年來於茲矣歷亂後舊址做陋棟楹盡壞永言教烈實兼愾嘆毀字荒階不足迴旋余不忍觀其地讀其書聞其風而坐視斯文之勿振也况

今上大起儒流錫類萬國凡有功聖門者皆修褒典而崇明祀求經史之會究道學之歸方將肇興文教而宰一邑者不能使先賢神棲靈止之處榱棟重新蘋蘩時薦烏覩所謂畱遐躅於千秋昭景仰於百祀者乎孔將捐俸載塗載奐鑿枓楮梧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聿舉崇德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履其祠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憶其經史之會道學之歸於是拜手致辭於先生之前曰醴介豫粵疆維楚邊定鼎以還逆寇嚙嚙呂公之祠軋於兵間何忍視之斷草荒煙其二曰奕奕新祠秩秩有煒丹堊煌煌宏規鬱起先生之教化及淶水俾人傾慕敬恕之旨

### 張法孔義井記

井以義名或曰取井以辨義也蓋其體雖靜而用則動處經事而知宜之義也今考志載斯井水性重譙樓銅壺用此為準推用此為準之義非即經事知宜之義乎或又曰取於井養之義也是君子體此勞民體此勸相井養而不窮也舊志云斯井當街衢暑月過客便於汲飲推汲飲之義非即往來井井之義乎從用準之義則如彼從汲飲之義則如此井之有滋於醴也大矣建自至治修自至正歷年久遠利賴良多控扼治西之衝塗鎖鑰一方之靈氣導民之澤而無窮聽民之取而不斲是利及於物寒泉素裕之井而非功不上行旁注射射之井也是坎口不掩轆轤勿幕之井而非泥棄不食



禽鳥莫顧之井也不意兵燹變遷之後而堙之堦之有邑人  
卜居其上莫知其下原為井也昔日汜編於通衢者一旦而  
闕墮於居室之間不但官醴者與不食之嗟而行道者有同  
心之惻於是率坊里居民踏勘故蹟仍其韓焉修其鑿焉而  
修之之義蓋取諸溲於內以致其潔必發於外以防其汚然  
發非無自而發必修之而後發發之而後溲也余乃以修井  
之義通於治醴之義亦必修之以防汚防汚以致潔也明矣  
又仍之之義蓋取於止所不遷有常不變也亦猶治醴者事  
勢有時而變更成憲無之而可易也又明矣然則井之以義  
名也亦無往而不可充夫義之說也豈獨如前說銅壺用準  
之為義過客汲飲之為義也哉因  
重為開建而並記其取義之遠也

### 張法孔布政司行署記

醴舊有布政司署蓋上司往來察政之地亦取承流宣化之  
意爰謚其名從來久矣故址儼如蔓草叢蒿片瓦頽磚無復  
存者地方自來凋劫百務實廢無半鏹寸楮暫可那易不能  
吞插修築而行李之往來者囂塵湫熱鞅掌於燄日霾風中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聖

混處閭閻且勿論褻媒上臺重門內外一切不軌曷由禁防  
所稱賓至如歸之謂何而况為優優敷政之所關乎孔造創  
於順治十七年事體鄭重禮文可徵籌運度量輪奐充矣墉  
垣培矣地局夷曠形裁軒朗華往來之陋模新起居之鴻構  
誠萬萬不可已之舉不可少之處矣孔藉手營葺者酌計阿  
堵絕不累眾糾役凡物娥娥姍姍而厝之逾年棟宇落成凡  
上下三進前堂向河後抵市居縣治之西予莅事已久  
工方告竣走筆投司鑰吏記之以志版築造創之所由

### 張尊賢朱子亭記

士學古非難也學古而即效乎古之為難蓋讀其書即思觀  
其人而後趨向正而道德明道德明而後功業著聲華實際  
始顯融炤爍於古今霄漢之間故道在而不得其人以統之  
則散得其人以統之而不有以崇之則道益希聲寥絕而靡  
得其所歸昔孔子之教自周而漢而宋其閒董子韓子之徒  
代有紹述至晦翁而始集其成然晦翁之學舉聖賢道德之  
旨悉以身踐力行為務故其所以敦獎教化扶掖人倫者咸  
在斯焉今世之為士者學聖人之所學思古君子之所以教



有不欲以先民爲式者乎以先民爲式有不欲接古人於寤寐見道德於羹牆者乎故士不患乎無學而患乎無學古人之實唯立心制行慊於爾室炳乎經常駟騁風雲聯彩日月而後聖賢之教始無愧焉不然朝廷待士前有旂常後有竹素而士以澳涖器濫竽其閒卽掇巍科登顯仕曷以質先民而無憾哉高山在望景行不至學士之恥也修明廢墜式範來今良有司之責也今晦翁之亭具在吾願醴人士過乎下者思效乎古人身踐力行之爲學而無負予修明廢墜之意焉則可也於是乎書

### 張尊賢文成書院碑記

立文成書院者何所以崇先儒勵後學也勵後學而必崇先儒者何所以宏期待定依歸也宏期待定依歸而必以文成者何以其曾棲息於此儀範昭然遺韻猶在也余承乏茲邑披覽志林見昔名人輩出如宋之丁楊皮吳元之黎李明之徐唐趙曠接踵青雲甲於衡湘今竟越十數科莫嗣好音固由進德修業之末力亦鼓勵作興之或疏也每於簿書紛錯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書

中令多士戰藝而謬加品騰已皆蒸蒸然振鱗揚鬣大異乎舊矣因思居肆成事敬業樂羣鹿洞鵝湖出來稱美心焉企之丁未歲謁

文昌帝君顧瞻右翼舊有超然書院則已圯矣爰依其故址建庭宇三楹寮舍三楹復視

文昌祠之頽毀者葺理一新舉凡有志進取成人小子皆得居此而肄業焉寒素者資以廩糈供以筆札俾其用志不紛以底於有成更設文成公位於中戶而祝之使朝夕仰止是則是倣良以公初未嘗有奇學異聞不過充此良知良能而極乎其量遂足以發聞洛精蘊紹孔孟薪傳及至戡定變難勳名爛焉使從來言道學者咸遜謝莫與諸生勉旃志其所志學其所學則昔日未得志之文成一今日之諸生他日得志之諸生一繼起之文成以是自期待庶期待不薄以是爲依歸庶依歸得正予於是厚望焉

### 陳九疇創建義學碑記

余簿書之暇取醴志而考其人物醴本湖南文獻區也隆萬以前掇巍科著宦績者代不乏人乃自明季迄今六十餘年



兩庠名流不登桂籍童子試亦寥寥議者謂文運之厄每因其家世儒素浸至單寒俯仰既缺即欲治禮義而力有不逮也余待罪巖疆凡有益於民與士者無敢不殫厥心力若文昌閣先聖廟亦既一一修復之而獨不為單寒儒生計哉又竭其俸之所入購城北隙地創建義學一區為屋三重前後有堂堂左右有室室後有廚俾之棲息有處講貫游泳皆有二百二十畝歲取田租從輸稅外餘盡以供支費附之本學期於世守勿失更擇醅謹端方通經博洽之儒設絳帷於廳上聽寒微中無力從師有志願學者負篋來遊不使薦脰分慮不合謀食廢工俾專志揣摩交相礪錯庶幾漸摩道術以紹黨庠塾序之遺則其教化所成安知學問經濟不藉是而步武前賢哉昔范文正公祿俸所入曾立義學置義田以教族姓之子弟至今系出高平者學問經濟代無間歇蓋德之所被必能經久而無敝也今余仿其行於家者而行於醴是亦以高平之子弟望之爾醴人士尙共體此志以決文運之重新哉故因落成之日勒石而為之記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畢

陳九疇文昌閣記

文昌閣距邑治二里許左東山而右鳳凰襟玉龜而枕建安登其上者蒼條密蔭深翠夾道中四山清爽之氣拂人眉睫其下則潏水激湍灘聲與羣峯爭壯凡行舟之上下輪蹄之往來冰陸雜沓交錯先是方伯青螺郭先生遷秩江右登峯覽勝謂通邑靈秀萃此蓋建閣以鎮之時邑尹晏公爰按野測躔驗茲地當魁柄文昌位遽庀材創建像文昌神閣丙春秋修祀典勿衰閣既成摛文揆藻之士比肩接踵而科第代振盛於湖湘會運際滄桑棟宇因之頽廢迄今垂數十年竟無有為修舉者余迺割俸募工重為創造命庠生曹子篤生董其役數閱月閣成體人士咸驩然交口為余賀余四顧瞻眺見其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秀花鳥雲物若翼而靈爰舉酒屬多士曰茲地非漢姜維駐兵處耶西則唐李衛公之所屯聚其東又楚昭王得萍實之故址是醴陵一水古伯王將相之所經故姜侯以鼎分延漢祚衛公以開拓樹奇功楚昭則與晉秦爭雄霸是三人皆武事今國家武功旣懋文治聿興釋甲胄而事詩書人才悉炳炳麟麟



為太平勳盛業茲地又以湘南靈秀之氣勃宰其間則醴陵  
文運之振興應在今日多士勉之哉諸君翔步雲衢蟬聯鵲  
起當毋忘茲落成者為何自  
也遂賦詩鐫石以紀勝云

### 文在芳義倉記

癸巳夏五月饑民弗靖長郡諸邑各相聚肆掠我醴亦然邑  
侯王公謀於眾減糶勸借而醴民自力田而外無他營糶安  
所得錢家君因於里之困乏者按戶借給之乃穀不數百石  
而家慶那居矣比至秋率皆歸其逋家君因嘆曰邇時紛紛  
若將為亂得數百石穀遂帖然無譁是不可不有以備之爰  
捐穀三百石設立義倉收加一息作耗出於夏末斂之秋初  
命在芳輩掌之家先生幹臣攸明經也弟在華在蘭遊其門  
一日問家君曰聞君設義倉以周里人有之乎家君曰然曰  
嗟乎米穀費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而常人之所吝也覘其  
疾苦憫其危亡而有以相周良法美意將行之而無做雖古  
仁人之用心何以加茲第吾因是而竊有感焉里中有君為  
之調劑君之惠也里之幸也但由里推之鄉國推之天下果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吳

家給人足盡無斯饑之嘆乎天之降災聖君不免吾恐天下  
呼庚癸而就羸瘠者更不知幾何里矣安得君之粟如恆河  
之沙大被此林林總總得以愜吾志快吾心也家君曰不然  
天下之大皆里之所積也天下之人之眾其情不甚相遠也  
人之視其里諒亦猶吾之視吾里也安知人之恤其里者不  
猶吾之恤吾里乎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孟子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里之中有我而凡所謂里者未必  
無一我也里里恤其里而天下安矣何慊乎哉維時家先生  
唯唯不贅芳適侍側聆其問答之詞謹執筆記之將  
有望於天下之居里者時康熙丁酉歲麥秋之六日

### 曹之璜新建醴泉亭記

邑以泉故得名醴猶壽沙之名以星衡之名以山沅與湘之  
名以水也區寓泉不一名獨醴泉不少概見陶唐夏后之世  
德茂清平俊又在官醴泉凡迭見嗣是漢宣帝三年醴泉流  
滂枯槁榮茂至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還洛陽是時醴泉  
出於京師瑞靈徵應固與器車威鳳卿雲甘露同科也醴邑  
有泉一區吐自姜村石竇開山有陵陵下有井味極甘郁愈



疾漑田功用磅礪姪花異草映帶灤漩玉鏡晶盤蕩漾沈碧  
顧勝蹟久漚過客遊人非過蒼水元夷幾使冰雪藐姑埋沒  
荒煙落照閒真成恨事陳侯於政成之暇探奇問勝特表而  
出之爲捐俸構亭其上甃其舊址建厥巨觀令人知邑所由  
名民所攸藉於是而益知泉之繫於醴者爲甚鉅侯之澤於  
醴者爲遠且大也予聞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貴貢獻  
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鵠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大清下及  
大甯中及萬靈則醴泉湧白虎通曰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  
平則醴泉漑今  
聖天子發祥東北以水德應之而清甯效順固宜神靈滋液飛潤  
流甘醴雖楚南凡邑而洊至休徵爲  
國家臻瑞應陳侯膺  
天子命又以和平之政佐之則其膏惠旁流敷政浹洽其所以躋  
民於仁壽者已足使人懷其澤戶嘜其恩有如此泉哉吾於  
茲亭而知侯  
所以治醴矣

### 曹之璜遊君子山記

藝文

記

七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君子山距余家不六十里許每坐來青樓眺峯尖黛色几案  
閒如列屏幃蓋齊心岡巒之勝而未獲登焉癸丑二月從嶽  
遊歸舟次淦田望雲峯咫尺殊可數於是擬以明日往游氛  
斂雲霽薄江閒心告山靈目占夜色私憶昌黎晦菴諸君子  
閒雲霽雪恐未易數數也厥明朱霞界天萬峯吐爽始登岸  
命肩輿出廣野中山時見時隱時就時卻又數里不見山及  
至一石橋山又從橋上出嵐光嫵倩若佳人半面樓頭獻翠  
黛青蛾跋而相望者橋頭水凝藻沈碧淨不可唾游人從澗  
西折入兩山夾時中如旋蝸角稍下一小村平疇白水旭旭  
照人時山家農事方經始一村童逐水牯牛牛急踏塍溝水  
濺衣帶舁夫則趨而過之田中蛙亂鳴更唱迭進予不能辨  
其起止始予從舟中聞風聲棹聲濤聲歸鴉聲獨未聞此物  
聞此物忽聒人耳似謝康樂遊山鼓吹不及此天然鳴籟也  
村盡行竹塢竹鷄拍拍從塢飛出觸輿夫項背幾墮掌股又  
數武過獨木橋亂石瀉流綠無停影古樹錯立森若列戟似  
各有位置者行半里許取樵路登山落葉覆苔面石肌膩滑  
不可以咫遂舍輿步而上道旁芽甲新開作紅莧色唯映山  
花從萬綠中朱英照灼灼的懷新然予未登山時望君子山



時時撩吾眼及登山山反不見行山脊上間一見之山下泉  
 夾山奔注從左方者不見泉萬丈下草樹蒼鬱唯聞懸流怒  
 湍泐泐作響幾疑為風搏萬竹右方泉澗益深山益狹流益  
 迅然徑稍平百武內外溪迂曲約數十折行者亦數十渡左  
 數武則旋而右右數武復折而左水稍濶則置橋稍狹則疊  
 石其中央尤狹者竟躍之人行澗中如游九曲履七星盤無  
 論行人至止訝其重複予從嶺脊環眺亦以為水盡雲深而  
 不知進此有家焉者有岡而種圃而蔬焉者山上蕨如兒拳  
 初豎大小石悉白玉色似南中石不會多見行數里踰分水  
 壩則罡風凜栗肅肅肌骨殆不可留然是時萬嶺雲羅絡會  
 奔赴與游子相見陰巖幽壑蓋靡不呈露者卓午踰阿彌峯  
 聳峙峭拔氣欲削天僅山腰一線路儼從螺背蟻旋才可容  
 足下則壁立萬仞游子目眩心悸懼錯趾便當蛻遺羽化至  
 木魚峯奇險略相類然憶來時路謂兩峯當取道山前及登  
 峯游人忽繞山後屢升屢折仄行斜行備極險峭道逢一虬  
 髯老僧課羣僧種麻山曲予登峯來十數里未見人見此僧  
 宛如舊識引觀拜水井拜水者前此山坳無泉一頭佗拜之  
 泉噴石罅酌之甘芬不數百武至寺倚寺門望香爐峯峯峻  
 甚度峯之頂未與寺平頂上聖燈僧謂如顆牟尼珠光爛爛  
 發事近誕誕然予大父今曾公游此曾一見之有詩紀其事  
 今家集久經秦灰無復記憶忽忽愴然矣寺前櫻桃花盛開  
 如梅而竹徑蘊香亦復襲人衣裾予欲步陟山頂僧導自左  
 方下下極復上予從業茸敗葉中左挽輿夫右支竹杖喘復  
 憩憩復陟陟焦然若尺蠖之緣於木也行半里許至峯頂頂銳  
 甚平衍不數武雙蝶栩栩石隙似不逐豔香駘宕者然憶余  
 游西軒美人從晴江曉練中怡目此山予笑曰當不減香奩  
 眉黛今美人猶在綺牕徙倚有如夙昔而不知正天外伊人  
 從雲中翔集亦快矣草閒酸棗核數枚蓋峯尖所無者亦異  
 甚望天花臺如一枝墨玉笋矗起雲端奇絕峻絕臺下日中  
 殿日佑聖觀皆去山遠不獲游惟雷源風洞舉足可至寺僧  
 云投片石洞中則疾風揚沙走避無及遂不往乃返於寺是  
 時天氣澄霽游侶同清湘水襟旋縈青繞白萬山並拱欲與  
 祝融九嶷諸勝鼎峙南炎大約如春秋閒晉楚會盟各挾泗  
 上諸侯操珠盤玉敦以相雄長者曹子曰君子當自為一山  
 而志稱君子山得名以發源南嶽來愈遠而不忘本者何謬  
 也夫余觀於山風骨整峻亭亭雲表靡所附麗而受麗於羣



峯君子其孤高自異者耶夫天下靈山奧區或藉仙佛以傳而茲峯獨以君子著殆正氣孤行而左道獨闢者耶然山去衡近黃帝至拜青城署廬山爲衡輔佐而不屈此峯君子於衡殆子陵之於文叔矣第山旣以君子名世遂無有知君子者計自混沌迄今閱億千年不以名於世君子哉豈具有隱德稱隱君子而世顧莫之傳耶然予不游嶽遂不獲登此山嗟乎山豈獨君子哉

### 曹之璜遊王仙山記

由石子岡至大林橋四里許橋左右環林木影簌簌落水中傍臥一古樹鬚髮蒼潔與溪光相映發俯嗽泉聲仰飡霞氣夷猶傲睨不知魏晉矣近橋一小屋敗籬荒葉肅肅洗人時渴甚從山婦乞一椀苦茗展清谿飲瓊酪真滴滴玉液也谿數折至小林橋泉聲清壯寒煙窈窕出沒荒林石髮中過亭子岡殊峻絕深樹茂密人度雲中鳥啼煙上望見三獅嶺從千峯王立中迥然雲表如君山螺髻遙憶昔年來此持炬探龍窟友人作蕪門長嘯儼釣天廣樂玲玲達洞閒予笑謂使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吳

蟄龍驚出便是大陰鍊形矣而今繞腸奇思幾不知是遊是夢也近獅嶺諸山怪石崎嶇鐵色冰膚疑從洞中躍出予遂攜童子攀蘿而上願交於臍鼻接於踵真所謂畫中重累人者及訪王喬雲中丹竈已同歸劫火銷沈矣下越一小溪石肌瘦潔苔痕繡錯光影媚人農家沿水作春濬流代趾霜吹煙柳非復張繡當年楚國纖腰宛垂垂泣下矣隔溪怪柳一株連蜷鬆疑秦宮毛女所化者予迴顧而笑之溪內多游魚逐隊自喜童子投小石擊之躍不見行數武過獨木橋橋架石貼水面足與木商恐爲浪花所濺獨是從山頭來則谿之流折而在左有時不見水而水聲之從柳閒出者其音爲簧爲雲璈爲沸湯爲嘯則竭吾耳沿谿行水之流忽折而右又見水不見柳而水石之蕩而爲斑斕爲青翠爲花蕊丹砂雜卉諸色者又竭吾目至此則水之流折而右者眺前溪又折而左聲光凌雜及迴望水邊林屋欹斜錯置以爲漁家而不知仙源雞犬是不可解也遂樂而記之時壬子臘月四日

### 廖志灝天山精舍記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欲植萬古之天心於三畫因重之內  
極萬古運會之升降人心之夷險盡磨盪於三百八十四爻  
之中德吉則雖凶亦吉故明夷不失爲箕子德凶則雖吉亦  
凶故比合猶不免於匪人要知陰陽大分卽善惡關頭學易  
者先立體於陽明而致用於剛果信則決之已疑乃稽之神  
若徒謂抱筮問易所應如響不度己德專事鬼謀安知莽操  
當日不筮得飛龍大人之詞而天地神明欲甚其篡逆之罪  
乎昔鐵山人爲予言會宿一牧豎家爲請筮得革之九五山  
人曰爾何人斯而獲此占耶須慎防孽畜越三日一犢傷於  
虎此其明驗也是故問易者不在焚香捧策須量德而玩其  
占學易者不在端求理數宜主靜以觀其象而洗心藏密之  
頃又若天地常爲式臨聖賢常爲表率使其時時對越念念  
憑依而誠敬之心悚然以起此則吾精舍之所由作也顧余  
巖居寡陋有道弗親先大人素庵公恆有志於易嘗於宅左  
築讀易草堂繪五聖像於其中居則手一編時加玩索動則  
捧筮以問之潛孚默契蓋已有秋然不幸而天弗假之年遂  
有志而未逮焉愚不肖蓋生三十有六矣困於家計迫於稅  
差拮据逡巡迄無甯日每當靜坐輾轉之餘回思手澤未嘗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序

不潛然泣下思得偶有餘閒以從事於濂洛關閩諸君子之  
學而上窺夫先後中天數大聖人之心庶幾朝夕砥礪勉以  
自新夫斯文之未喪宰乎天行之不息存乎道道緒之傳  
如日月行中天乃至春秋戰國而後歷漢唐千餘載舉在暗  
中摸索矣向非我湖南一人不由師說默契道體則長夜冥  
冥不至今日且然哉是故仲尼之道壞於老釋得湖南而遠  
紹之於是而程焉而張焉以大成於朱子之一身而奄有此  
一綫之統是道之一幸也朱子之道又復壞於有明之異學  
陽隸冠裳陰持衣鉢釋老彰而顯儒則隱而微時至今日亦  
旣數過而時考山林草澤之閒生者固不必盡湖南人而湖  
南亦遂豈無其人以遙續道州之燈而紹考亭之正系者哉  
惟是當代真儒碩彥或有不屑教誨而主我壇舍者殆亦陰  
陽消長天心世道之一大機會也則雖謂聖人之易爲今  
日作焉可矣第此事未敢輕議偶因創建之說而並及之

蔣晟重建明倫堂記

康熙三十有七年余承乏醴邑至之日卽謁先師仰瞻廟  
貌雖櫺星門未建而規模宏偉知爲前尹賴公超彥新焉過



廟西偏訪明倫堂則莽蕪彌望毀甃敗礎無復片存者堂舊與文廟迭更左右今所留僅櫺星門之廢柱而已蓋此堂由張公尊賢建於康熙三四年間迄乙卯遭吳寇兵燹鞠為茂草者二十四載矣三代之學皆以明倫斯堂也與文廟並重奈何二十四載中坐聽其廢而不問也豈茲斯土者率掾過不暇而以茲事為迂濶歟或最爾殘疆當辛苦墊隘之餘雖以賢吏有志復古而力有弗逮能舉其一而不能不畱其一以俟後人歟余愀然者久之乃出己俸謀建明倫堂而與博士及邑中弟子員共襄之依約故址規制其前為明倫堂左名宦祠右鄉賢祠後祀啟聖公左祀朱子右祀東萊又於文廟之前特建櫺星門凡鳩工庀材概從民值擇諸生四人陳元鍾陳恪龍淇劉宗尼董焉經始於康熙己卯七月迄壬午春正俱落成焉嗟乎世之盛衰視乎學俗之醇澆因乎倫先王以三物六行賓興而自州長以下每月吉必與子弟讀法明以興行之權責之長吏師儒也至於歲終書民之藝必先書其道則聖人建學之意蓋亦可知已惟人倫不明平日未嘗講聞而切究之往往悖紀數彝至使孝子悌弟忠臣信友專美於千百載上雖讀孔孟之書不亦羞孔氏之徒乎今

禮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聖天子崇儒重道六章之頌并逮毗庶况於多士實齊民之倡豈宜蕩檢軼坊浸尋佻達且吾醴固潭州望邑也異才崛起如丁楊皮吳諸先民非終絕響其必助宣德化茂進醴風庶幾無失建學明倫至意若徒做做於科舉之學冀一紉青拖紫而閭門閭巷之閒至煩司過諸吏是糾是防無論有靦面目不可以對先師即吏茲土者亦不願與登斯堂矣

蔣晟重修超然書院記

舉廢墮修做壞邑宰事也况地關道學先民有作奎壁之曜且照臨之吏斯土者敢聽其為墟乎超然書院在城北文昌閣之西創自有明兵燹以來閣僅存而院毀者數十年余莅醴之三載始得捐俸鳩工仍舊址而建之閣亦重修若新今而後邑諸生講學橫經於是乎嚮往上與鷺湖鹿洞爭相輝映文昌有靈當式憑焉醴之人文自此其盛哉是院建於辛巳夏五成於秋八月仍名曰超然舉廢修做不忘舊也若夫山川形勝樹木秀麗則前人記之詳矣茲不贅

何天寵文昌閣記



國家文運之昌有溯道學之淵源於上古之聖者故文廟不  
 可以不立有懷於穆之主宰於上天之神者故文昌閣亦不  
 可以不建然文廟尊矣上自天子釋奠下至府縣守令皆得  
 奉命主祭而士庶不敢干焉至文昌閣則凡大都會之所及  
 民閭名勝之區莫不隨意創制非褻之也亦以神無不在神  
 無不察使夫入廟思敬者有目中之靈爽即有意中之糾虔  
 此則祀文昌之微意也我醴自兵燹以來諸事草創閱數  
 十年始漸復其初而文昌閣之修於今乃盛其地在縣治之  
 北水之由東而南而西以旋繞而之此者以閣迴抱之用以  
 收數十里之文瀾此昔賢披荆斬棘相形勢以培文風蓋不  
 知幾經鄭重矣然予竊以為建閣之意正不在此夫帝君  
 權衡柱籙主宰斯文非僅陰陽風水之說所能為力又非僅  
 文章字句之工所可操券並非僅歲時香楮頂禮之文所可  
 倖邀蓋人之與神相通也往往在人所不見之地惟平日立  
 心制行雖暗室屋漏幽獨衾影其於帝君實懍然如見而  
 如聞焉則其所以事帝君者不必登其堂瞻其容而此衷  
 早為帝君之所鑒否則閒居獨處之際罔念循生身世酬  
 酢之交邪緣易引而猶焚香告廟悔罪求福以為帝君之

必我佑也則士子之所以事帝君與其所以求名者概可  
 知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原非善頌善禱所得而媚况主敬  
 存誠乃道統傳心之法戒欺求慊實吾儒為己之功古君子  
 震動恪恭皇然於不覩不聞之交舉凡修身俟命豈真畏鬼  
 神之糾伺哉惟是福善禍淫天有顯道士誠而省不疚則冥  
 冥中必有默為相者至若事之宜然而不然與不期然而然  
 者此中之消息乃大可微參爾向予有文昌化書之刻誠欲  
 推廣其旨以為邑人士勸今斯閣之建上應斗魁文運於是  
 乎敢正以士子蒸蒸向化必謹幽獨敦善行時時見帝君  
 於光大之堂高明之宇燦星斗而昭雲漢於以基福祉迓神  
 麻天人相感即謂徑寸之地為帝君之所式憑焉可  
 也豈徒藉棟宇巍峩以為北門之鎖鑰云乎哉是為記

何天衢綠江橋記

天地間艱鉅之事人所袖手旁觀而慮其無成者前人或鑿  
 空為之以顯其奇始知事無不可幾亦視其人之志何如耳  
 予邑綠江橋創自宋其河深而廣水流湍激迅若張弩磊石  
 為等其數七兼南北兩岸其數九等之高皆三文許其水勢



澎湃自東而走南懼益激之怒也故等之疏密不一其相去  
濶者至九丈餘次亦不下五六丈上架大木鱗次層出凡十  
數重而彼此始相連屬其面復襲以大木數重更以橫木覆  
之其廣可容駟馬其釘環連貫之屬約以數千石計橋成履  
之若平地肇創者洵善矣迄今想其掘基於龍湫之中發石  
於濤浪之間搬運之苦工匠之眾閱年經歲龜手破足其始  
豈無料其難成而阻之者其繼當亦有逆其中止而議之者  
而卒能畢大功成大觀垂千秋而弗替此非有果斷者不能  
也明末世變滄桑借箸者為燒絕棧道之謀而斯橋遂廢然  
其等之屹然如山者未盡壞也嗣是恢復為艱但路當吳楚  
之衝往來如織因造舟以渡亦稍便矣然春泛桃花之浪秋  
湧瓠子之波舟有限而利涉無窮楫可鼓而水勢難殺數十  
年之內以濟人者溺人而翦為鯨鯢濡為波臣者不可勝計  
嗚呼仁人君子能無慘目而傷心哉歲雍正甲辰予兒錦合  
同志十人倡為復古之議量力輸費約可數千復得僧梵引  
者毀體鈔化故四鄉之慕善者亦多與焉於是諏日起工等  
之頽者修之岸之圯者砌之其取材則童數山其範鐵則盈  
數船其攻木攻金攻石之眾日以千計其斧斤椎鑿竹木之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聲近與水沙相混遠與山谷相應其規模造作大約一遵往  
制始事乙巳之春落成丙午之冬雖半循明之舊址而費且  
萬計况兩載中經營之苦籌畫之難始終莫必之憂道路浮  
雜之口諸人隱然受之而不肯求諒於人乃益信前代之始  
基此橋者其功不易而其事非偶也既成往來者歌蕩平焉  
予登而望之曰美哉樂乎吾乃今而知此橋之必不可廢也  
其南則玉屏山聳翠而出重霄也其東則狀元洲中流而作  
砥柱也西望紅拂之墓鬱然而葱蘢而文昌閣之一攬而迴  
抱者乃在其北也俯而矚之水與石鬪橫偃側布虹飛龍矯  
或曳而為練或滙而為輪或絡而為帶或散而為紋聽其聲  
或大者如雷小者如琴或促者如磬緩者如笙或半夜過之  
水響轟轟漏盡鐘鳴星月皓白魚蛟潛形千像萬態皆於斯  
橋得之將見往過來續之交傳一時之勝事播千古之奇勳  
利涉永占惠澤斯溥復坦道而慶康衢又豈獨功在吾醴已  
哉抑又聞之名勝之區靈秀萃焉前明橋成而通邑之列顯  
宦者歷歷可指則今茲之所以培植文運而奮興於將來即  
於此可卜予幸際

聖明之時得逢此盛美之舉又深喜諸人之有志竟成而向之得



諸耳聞者今且得之目見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哉因援筆而樂爲之記

### 吳伯夔重修儒學記

從來學校爲育賢之所上而黼黻皇猷下而倡導風俗皆由此出則興廢舉墜固君子爲政之先務也醴爲長沙屬邑原建儒學於縣治之東地脈頗厚局勢亦宏稽自宋元迄明文運昌隆人才輩出嗣後左右遷改不一而科目漸疏予自辛卯初鐸茲土屢率修復有志未逮歲戊戌醴人士謂舊基在右共議改建適邑侯袁公芝亭來宰是邦甫謁廟見殿楹頽落卽慨嘆不輟予爲悉語以故冀其作興而公卽以修葺爲己任遂捐俸首倡於己亥秋擇邑紳何錦袁志桂黃祖文董其事而公復悉心竭力與予周詳區畫次第經營內則首正殿次大成門次兩廡門東爲鄉賢祠門西爲名宦祠一如法外則首櫺星門次泮池又次設屏牆殿東爲啟聖公祠前爲明倫堂及朱夫子祠東萊祠文星祠一時規模粗就有堂屹然有門翼然未幾袁公以丁艱去未獲告竣嗣以工程浩大度支不及乃以文昌公贊佐厥成功邑吏員文定鼎與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五

命建

有勞焉俱未有記洎甲辰夏三韓張公以牧伯攝縣事奉忠孝節義坊及祠於學宮公乃恢宏其外制庀材鳩工命諸生張巨源督理之堂左爲忠孝祠堂右爲節義祠前則爲坊移屏牆於街口增修聖域賢關繚以周垣補其殘闕纖悉備舉罔不完美第見頽者起腐者新堂殿門垣丹堊輝煌見者遂有觀海瞻岱之舉自創始至於落成歷有年所醴人士感二公興廢舉墜之德副予未逮之志因屬記於予予曰此二公之清廉敏慎固大有造於醴士也願醴人士藏修游息爭自濯磨上無負

聖天子

右文崇儒之隆典下無負賢大夫興學重士之盛心將見人文蔚起科甲蟬聯於以媲美有宋元明也何有予固樂得而爲之記

### 張明叙重修醴泉亭記

醴泉井距邑治三里許地號姜村村有陵陵下有井泉從石竇開湧出味極甘冽品以凡水獨重愈疾溉田功用磅礴醴泉浸月爲淥江八景之一邑之得名爲醴實由於此稽自熊繹開疆至秦漢閱其邑卽以醴名則醴泉之所由來者遠



矣顧瀑布卓錫泉之爲類不一獨醴泉不少概見惟王者德至淵泉則醴泉出故陶唐夏后聖人作觀德合清甯醴泉凡迭見迄漢宣光武時泉亦閒出明夫地不愛寶瑞靈徵應固與景星甘露同一轍也歲甲辰夏予奉

簡命莅茲土閒時披閱邑乘流覽山川知醴昔英才輩出而今不逮非無名勝而淪沒者居多豈地之不靈歟抑人之未傑歟實未有修葺而表彰之者故至此耳一日從文昌閣至醴泉井處得見其泉澄清甘郁涓涓不息其閒怪石古木異草蒼藤曲折旁綴幽趣可人獨惜其神靈滋液飛潤流甘竟聽其湮埋壅滯於荒郊蔓草閒合採風者杳不知處豈非古今一恨事哉聞舊有亭久廢即萌修舉志適王大中丞莅任道經斯邑即以興廢復古爲面命予稽瑞應圖云王者純和飲食不貴貢獻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我

皇上敬承大統政流化洽百廢具興固將躋斯世於仁壽醴雖微處南服而游至休徵爲

國家臻瑞應則斯井之宜修葺也豈待問哉爰商諸學博吳君六山度地捐貲修葺命邑人湯子東侯董其役庀材鳩工宣壅導滯始見泉源三道吐出環泉砌以磚石構亭於其上冀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畫

垂久遠不月餘而煥然一新俾人咸知醴之所由名民之所攸賴泉之係於一邑者爲至切而其關於

國家之瑞應者爲不偶也矧過客游人探奇問勝亦得以徜徉徙倚而縱目快心焉其於地靈人傑之旨亦庶幾小補云爾是爲記

### 丁士鉉角鯉池記

池以鯉名志異也曷異乎爾異其爲角鯉也先是宋朝我祖少連公事親至孝承歡養志母嗜鮮鱗營之市恆不得公乃於宅右開鑿一池畜魚以供烹飪時母思魚膾於池中網魚得一鯉命膳之庖人驚報魚頭生角鯉已濱死公視曰爾若變化分當再活試以水圍圍如初未幾雷電轟煜雲興浪作角鯉揚鬣鼓鬣泝流而上遂有化龍港之名池在邑東城隍廟之左距縣治僅三百步宋天聖閒有司聞其事於上詔建化成坊蓋取魚龍變化之義實徵公孝感所致也池周遭基地約十畝許池前原建公孝子祠至元末兵毀迄明祖會山公復築室於此仍以其池畜魚又構書舍於池之後種柳栽



松以培先業因著懷鯉堂詩集竊惟天經地義亙古今而不可易者孝也孝之道大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微足以化強暴格鳥獸孚草木自古帝王公卿下及士庶其以孝行稱者莫不名當時傳後世若我祖少連公孝感池魚榮邀宸翰事載郡志輿圖沿宋迄今名蹟具在誠千古異事也但世代變遷屢遭兵馬蹂躪未經修葺其不快人遊玩者久矣歲庚寅司馬宋公署篆吾醴簿書之暇常耽吟咏鉉與兄乃持祖會山公懷鯉堂詩集呈閱請序因問角鯉池故事謂先人遺蹟後人宜急為修培遂遊池撰序并贈以詩無何有志未逮竟類道旁謀築因竊嘆鉉兄弟等讀祖父一卷有志觀光乃屢向龍門變化無由竟暴腮徒痛者類皆孝行有虧不能表彰先蹟神有恫怨故也爰於壬寅冬月鳩工周遭砌石為岸雖未大展規制而方圓有象勝蹟依然可泳可浴可遊可眺但見池流清漣水光激灩時而雲淨碧天無翳星斗為之倒垂時而風行波瀾橫生鳥魚為之飛躍然則是池也非徒為尋芳探勝玩適耳目之具已也殆足以豁人心性而啟孝思於無窮與洎雍正三年奉

旨立忠孝節義祠余祖少連公得邀崇祀數百年名蹟至是益彰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美

鉉自揣庸陋不能聿修厥德以紹先業至鯉池願未暨祖孝行亦須備記以示不忘惟冀後之子孫觀此池者明發有懷仰追前賢芳躅恢宏其制吾知人傑地靈雲蒸龍變頭角崢嶸將於是乎卜之矣是為記

武善繼橫嶺橋記

治南四十里有橫嶺橋余以使事經其地主瞿子世英家其明日瞿子送余橋上時紅雲瑞靄曉日東昇水光蕩漾心目豁然俯而察之壘石潭底為墩為岸高二丈許鑄鐵固交灰石合鑄上施梯棧架橫板方廣丈餘長數十尺構木為亭飛簷灑廊朱欄圍之布置堅密井井有度問誰為之落成曰斯橋也即邑志所載符範橋也創於明省祭劉慈崇禎十年藍寇毀之繼修於先祖瞿登梯康熙十六年吳逆毀之慈之支派劉朝御移修潭下洪水衝圮者三甲辰夏奉直大夫張侯來攝縣事奉

天子詔命修橋梁要津侯囑英董其役且捐俸十金為倡宗弟俊朝劉子朝獻釋子超億亦素有志起而與英同選工鳩材親督指授卜還於舊址五閱季而獲竣越次年夏水倒大樹衝



東岸石數塊加補葺初亭風雨欹斜今復拆而新之改而正之約費五百餘金而樂助者實諸士力也皆已勒諸石余曰美哉斯橋也往焉來焉息焉遊焉如市如道若忘其爲梁也北達燕黔川楚南通吳越江閩八省上下民未病涉也漁歌夜泊舟子縱橫東西商賈雜然與橋相依而不離也天台左護金雞右擁仙峰化龍前後環顧與橋藩垣而不易也頽者興興者固如瞿子者不辱牧伯之所使也因坐亭走筆卽以目所見耳所聞爲之記

### 戴倫訓遷建儒學并尊經閣記

學宮人文之所自也醴陵舊學建東城背岡面河自宋迄明稱極盛厥後河道變遷地脈衰歇不獨科名稍替規模亦廢頽矣我

朝化成百年振興文學詔頒十三經廿二史於直省州縣其爲造就人才計者無所不至

文廟爲鄉校根本願任其頽敗可乎邇者賢侯段公欲妥聖靈議修覺宮並建尊經閣集紳士謀遷於司署故址會余司諭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七

茲土段侯喜余有同志且諒其必能勉爲之副爰偕余往相山川審形勢見夫芳洲作案橫列森然綠水如羅潑洄激灑真若天作芹沼以待後之卜徙者因復會邑紳理前議人心踴躍慨然有更新之志乃卜其事於當路諸大人得允於是鳩工庀材一時畢舉適段侯奉

命入覲專以此事屬余余乃與司訓熊君暨合邑紳士竭力經營

約計需費白金二千有奇制以正殿居中其廣九丈餘高四丈有五尊經閣啟聖祠建殿後右爲明倫堂左右兩廡前爲大成門及名宦鄉賢祠又前爲櫺星門聖域賢關臺閣巍峩規模壯麗廓如也而一邑之大觀在是矣或曰學署亦課士之地今茲改建不大逼歟余曰舊學之旁未立衙署守護無人販夫牧豎皆得過而憩息至若明倫堂非朔望講條諸生容有數年不一至者今卽以明倫堂後爲余私署俾邑人士講道論文從容揖讓其閒登斯堂也誦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將以陶成乎士風學術者大而遠異時人文蔚起科甲蟬聯軼宋明而上應

朝廷之作育其來有自是役也經始於乾隆癸亥仲秋閱一年而告竣惟時監修諸君及眾領首捐貲姓名例應備書因並



揭於碑以  
垂久遠焉

### 段一駿文昌閣記

穹煌鶉野境麗星沙山絡衡支與連吳尾淥川如帶千堯貫  
碧之疆蓮障為城萬室環青之縣瀾迴姜嶺岫結鼇峰聖人  
出而瑞應昭水德昌而醴泉沸山輝淵媚歸然天作靈臯嘯  
擁江朝蔥鬱氣鍾光岳屹當斗下隅位魁躔七曲垂芒六匡  
戴煒仰文昌之麗天府象華蓋而作桂宮晶晶瑯翠珊丹炯  
炯題金棟繡霞費凌漢輦飛麟鳳之洲蜃吐珠樓霧結蛟螭  
之室琪樾華而葆羽建虬松嘯而龍門張聲喧檀熾鈞音濤  
浣盤陀仙祥颺生兮神降朱衣擊陰隲之文星精現兮景  
光香案註科名之籍衿被式型典訓儒家仰冀權衡予固滇  
儒謬膺醴宰夙依光蔭欽畏聖言得從承祭之司併遊觀  
之志適當佳日最歡風詠平生贈我幽情開此江山心眼威  
鳳右峙玉龜作屏萍水南來淥波北濬蜿蜒岌業爭入檻以  
呈奇浩渺滂欲浮山而倒影沙鳥偏隨帆轉掠殘嵐岫之  
青漁人止立磯頭打破練光之碧鳩呼抱甕竹樹誰家人語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美

塵中煙林附郭杖屨鋤耰原陞桑麻雞犬畦汀遙眺屏山雲  
墮鴈鴻搖塔影北瞻廣野嶺隨鸚鵡入田聲嚶嚶文鳥爭鳴  
翳翳山花發碧空湛爽鳥飛寥廓之天綠漪瀾生魚躍淪  
漣之聲仰觀俯察成趣而會心羣動恬熙于于樂土一腔  
曠朗灑灑臺澹盪盪性天渾濯冰壺之月被除塵鬱洽然蓬  
閩之風披爽氣而微吟惜流光於獨醒嗚呼得閒不易江山  
誰是主人文譙何時觴詠難齊嘉會惟斯髦俊占斷靈奇或  
釋菜而採新詩抑風雩而尋樂事矧茲勝地足寄藏修雲樹  
超然聲應廬山之鹿星文臨照輝逾天祿之藜廣讀千古奇  
書仰荷

### 九重聖化

昌期際盛爭鳴朱呂鐘鏞文運興隆並駕吳皮軒轂則陟茲桂香

上苑卽羣賡梧鳳高岡詎但著履怡情漫擬登樓作賦而已  
哉偶成序引再申雅歌

文峰聳聳文瀾洋洋炳靈孕秀豹蔚鯁翔穆穆紫虛精幹斗  
樞酌斟天祿衡鑑國儒堯堯道岸仰止鬼蠟勸哉上達登高  
自卑峻爽神遊清虛洗  
心樂山樂水高歌鳴琴



段一駢補修涿江橋記

無為之教云大地山河世界本多缺陷吾儒之師云天地位焉亦謂天地縱有缺陷惟人能裁成補救以位之則世界缺陷專責於人苟有利濟於世其不可諉於時勢畏難苟安也明矣誠能勇義樂善其足以任重致遠力致平成人力之大可恃也明矣自古聖賢豪傑歷歷可徵吾醴涿江橋創於宋寶祐間道通郡邑且可達黔蜀兩江浙閩兩粵所關非哇徑比乃自宋明厄於水火者數矣補救於人力者數矣乾隆五年十月初五日丙夜復災者二桐予時駐涿徵漕捕巡亦至軍前得城閫督撲之而餘桐尙無恙自是嘆病涉歌無渡者幾踰月余常惓惓於心亟欲竭力修復以補救前賢之盛蹟以復還行人之坦途無如拙宦空囊而工程又不細慨然扼腕者久之考於縣志翰侍彭公橋記常合公私之力以從事樂助者聽提學陳公橋記勇於義者實諸士才力也陶公記朱尹捐俸為倡父老子弟翕然助之劉生某素義俠好施起而任其事惜乎不直書其名也予乃快然撫案曰補此缺陷未難也邑人勇義樂善固班班可考豈今人不及古人哉六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堯

年莫春醴之紳士耆民丁元紀何大鴻二十三人等以橋燬圮合志補修呈請謂通邑羣欲倡舉士民咸樂共襄醴邑勇義樂善之風素所嘉尚而今又親見之得不欣然慰藉耶從來平險持危之事端賴利人濟物之心而興復補救之功難於強仁倡義之始若茲之勃然奮興豈非擔荷則從風而動應聲而感事集功成人心胥悅天地開豈復有缺陷事哉予既樂士民之倡而亦復為士民倡乃經始於六年之春竣功於本年秋月是役也不請公帑不勞民力城鄉士民翕然孚合金錢之輸無慳志辛勤之瘁無憚心興梁復舊缺陷坦平其能全前人之勝蹟而利賴於後人者其維係豈淺鮮也哉故據其始末而記之

段一駢泗汾振南橋記

醴邑古潭州境南達滇黔北抵楚南列郡東連吳越西通巴蜀其西南二溪一源吳昭萍至醴境名源攸水北合萍而西會涿名泗水雖遜洞庭湘沅之灝瀚然實通衢要津際春漲流急澎湃湧葦航莫濟望洋而嘆在擔簦躡屨羈棲



旅館已為閭絕况羽書馳命奚堪誤公已未秋予承乏茲邑  
竊思徒杠與梁王政所重修廢舉圮有司職也於南鄉見泗  
水一橋功尚未竣偶道出其地有督修鄒子宗商宗葵譚子  
聖誼丁子宗懋易子璉玠孔章尊周孔道陳子應瑞湯子天  
炯郭子佳庠瞿子俊朝壽山顏芳侯等謁予而述其顛末曰  
橋坊於元州牧張公思敬成於上游舊跡已湮明邑先達徐  
公肇基於此易名慈壽旋復圮頽越康熙壬辰鄉衿士文煌  
何天爵鄒祖與陳元寶左合儀胡下采嗣而成之亦圮於水  
迄今仍其舊址有丁生尊人明經健庵實與眾權與其事鳩  
工庀材四度春秋始克落成予見屹然而高修然而長儼石  
齋戴輿彩虹架波矣計其甕有六問其費數千而醴人士之  
踴躍樂善如此則風尚之任恤也人心之咸和也都鄙之殷  
庶也疆理之樂康也實

聖化

汪洋足以位清甯育萬物故山川效靈時和年豐人民樂愷  
始有此柱砥瀾安物濟道平之盛事惟予琴鶴莫贈聊捐微  
俸薄助工費且願予記之予因嘆曰下箸萬錢以快朵頤錦  
張十里以美目睫孰若斯士斯民成茲不朽其利溥哉功成  
之日勒石列名以垂久遠且於橋前建立碑亭以輝千古而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卒

鄒子宗葵復以題額為請予遂援筆而顏之曰永濟南疆蓋  
以泗水在醴邑之南今此橋鞏固可不謂南鄉之偉蹟乎書  
曰惟善為寶予於淥泗  
閒若或遇之矣是為記

段一駭育嬰堂記

天地為萬物父母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亦能為萬物  
父母而况嬰兒生同類乎乃自古及今心理共存實事鮮著  
故各父其父各母其母各嬰其嬰世盡然矣凡父母之於嬰  
兒也愛育懷保以順遂其生之性也乳哺顧復以資養其生  
之質也扶持調護卹其疾痛痾瘵戒其不祥而不厲於天札  
也嗚呼有父母者恩罔極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不亦大可  
哀乎夫既成形成質矣曷云無父母也以生之不辰而厄於  
誕也以墮地顛連而棄如遺也吁殆哉人既棄之天將不能  
生之而尚欲生之又孰父之母之噫嘻善哉陽生聞之見之  
怵惕惻隱不能已也即肫肫然直以其身為嬰兒父母創嬰  
兒之屋置嬰兒之田而懷保之而乳哺之而扶持調護之於  
是嬰兒亦羣樂以陽生為父母善哉嗚嗚入懷適適安飽枯



而生骨而肉無父母之嬰兒又得父母矣而陽生見羣兒順遂資長而鮮有天札也亦欣然喜樂爲予道之而予亦樂陽生不惜財不邀名而惟欲遂其惻隱之初心也故屢爲申聞以表章之古稱不朽之盛事惟立德立功立言主宰世教者自必旌揚之以風勵末俗爲士者卽未行義達道以利濟於世而能利濟於一鄉一邑亦可以無愧於儒者而可傳於後世矣若天地之嬰兒無涯予欲陽生之育嬰兒亦與爲無涯陽生育天地之嬰兒天地自復育陽生之嬰兒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理固然矣其所捐田畝屋宇別有契冊其田有縣紳羅君如釗勸捐以成其美亦當並記以章善行至其堂規別有所記並勸糾首永爲力行以期善與人同焉

### 許凝道近思書院記

先儒流寓之鄉當時被其教澤後世奉爲烝嘗一以見人性之善一以垂則古之思有宋朱子嘗流寓醴陵生時繪有畫像自題絕句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益悵然臨深履薄量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是也沒後醴建朱子亭辰州同知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空

宋公重鑑遺像今其像尙存而祠宇久頽學者傷之乾隆三十八年予蒞任茲土邑人士復建朱子亭於淶江書院之東予忻然樂觀其成題額紀事再惟先儒呂子東萊亦嘗流寓此邑於萊山授徒講學後人建萊山書院祠之參議吳公又建祠於縣北亦皆湮沒無傳而

功令現有春秋致祭動用公項銀兩後人因設其主於

崇聖祠配位夫

崇聖祠皆祀先聖先賢之所自出呂子東萊稱先儒從祀

孔子廟庭東萊嘗與朱子同著近思錄者也今配祀於

崇聖

祠中義殊不經爰考綜祀典謹以呂子東萊並祀於朱子之亭額則題爲近思書院考朱子與呂子作近思錄原未載手澤之地然朱子有道鄉之遺呂子有萊山之跡今其沒後干有餘年尙俱崇祀不衰廉頑立懦百世之師則雖謂近思錄作於此地可也醴陵之人士其尙知所宗仰也夫

### 丁宗懋淶江橋記

袁州之萍水來百餘里與瀏水之別流匯於我淶江上游雙江口又逶迤三數十里至縣署前潏洄漭澆深不可測我醴



山城居然水郭矣吳閩甌越輪蹄絡繹必問渡於此春漲發怒濤生鼉吼江鳴公私困羈留人唱篴篥焉縣志載有宋時邑之好義者椽大木爲杙於潭底而累碇石於杙上爲墩七鴈齒擠排架木成梁往來者稱便宋元兵燹上下守禦以橋爲門戶阻強寇必先斷橋蓋醴無城恃橋以保也嗣是捐金修葺代有賢令尹然屢成屢圯卒無持久術則斯橋之累邑人久矣乾隆壬申歲邑紳義庵彭公慨然以捐修爲己任橋成不十年風雨飄飄復就傾圯公乃再竭數千金重修顧此橋之所苦者每墩相距中空五丈至七丈不等卽木之大者首尾僅幾墩石中間軟弱不支故易敗公乃採大木縛三爲一貫以鐵釘每墩先布縱木十餘株咸長出墩三四尺如簷雷狀乃襯以橫木一縱一橫逐層斗閣至二十餘層乃架橋梁焉故墩之寬者式漸狹而梁之柔者亦勁矣橋旣成覆以板亭構合面店房數十間兩壁置雨板罌下環欄檻極堅且緻居人住橋上巷市中空衢衢與關闌通往來行李不覺其爲橋也事竣公掀髯色喜曰以此圖永逸或庶幾乎甲申冬居人不戒以回祿災一炬熾兩河驚焰起煙霏聞者浩嘆於時邑耆舊歛金商所以董斯役者而難其人也則仍相與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全

揖公而請公復起而督任如初橋面幕以石罅縫封以石灰參用前法而變通之而利涉復占矣夫義舉之難也恡於財則費不支弛於力則勞莫任若公之兩捐重貲三肩大役非好善樂施不及此且家距城十里許前後督役一騎往還於月露星霜之下其精神魄力之強而毅者亦豈尋常所易幾初公需次二尹以內艱滯選後授萬安丞又以年老辭不就向使任一官宰一邑本其濟人利物之心恢而廣之則凡善政賢聲洋溢於惠澤所溥者又奚翅千萬人之眾千萬里而遙耶余以一官三晉鹿鹿有年每鄉人至述公行未嘗不心儀焉比循陔歸得締朱陳之好歲時過從藉與劇談往事竊有感於橋之成毀有由而公所以架木之法不可廢至其慷慨捐輸篤於行義將來必有採入志乘以爲後人勸者均不可以無傳也

丁宗懋二聖橋記

自淶南別業出郊不里許有橋曰二聖予訝其名詢之士人莫識所指也邑志載有宋南軒張子東萊呂氏曾講學於此



土人因以名其橋嗚呼斯豈非地以人重者歟二子講學之軼事他無可致惟東萊書院在治北四十里大德中宋渤會為之記今遺址尙存南軒舊講學於長沙城南外距醴甚近其往來辯難諒所時有惜其說不盡傳僅得於斯橋慨想其遊蹤而已歟斯橋枕於荒郊曲澗開廣不盈丈袤不及尋非有迴瀾浴日之觀也乃幾與昔賢並有千載彼世之潛光處晦山之巔水之湄豈無勝概不獲邀顧盼於時卒至與墟煙蔓草同歸寂寞而湮沒不彰者可勝道哉吾以是慶斯橋之遭也夫二聖之稱名誠不免過當然其時學禁方厲諸君子散處僻壤一時庸夫孺子咸知愛慕亦可見疇曩之風俗醇厚而教化之入人深矣予請易其名曰二賢蓋崇之以實即起二子於今日當不以予言為謬云

### 丁宗懋重修朱子亭記

舊學宮後有朱子碑石鐫其遺像並詩覆以亭亭再燬徙碑石於明倫堂及學宮遷遂委之蔓草中矣乾隆甲午始稽其故址理其莓苔而覆以亭如舊攷朱子全集載南城吳氏社倉書樓題其寫真詩與此同是詩與像並在南城作也邑志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謂朱子初經此地特鐫像重過此城乃繫以詩特以明斯亭之所由來要之朱子道在天下凡所以係人思慕者正不專在乎此當朱子帥潭州時講學嶽麓邑先正如吳文定黎貴臣實親炙之是其望風景從相與羽翼斯道者大有人在像而奉焉以志瓣香固無論朱子之一過再過也且醴陵為潭州屬邑相距不二百里而近先是東萊呂子南軒張子嘗講學於此今治北書院與南郊外二賢橋故蹟猶存然則朱子勤採風之駕動訪舊之恩即一過再過又何俟徵諸詩而始信之東萊學宗關洛能變化氣質朱子固稱其足以範俗而垂世南軒得胡氏論仁之旨以古聖賢自期待與朱子在嶽麓往來辨難尤密今斯亭成歲當致享既議奉東萊與朱子合祀而以吳文定從焉愚竊謂南軒並宜合祀於亭以見諸君子合志同方一時相得之雅吳文定初從南軒學後乃師朱子於潭湖湘一派表率為多同時若黎貴臣為朱子所推重嘗舉充嶽麓講書執事事業雖不逮文定要其學術之同出於正不必以隱顯異也似應並居從祀之列然後登斯亭也溯往哲而念芳型名賢聚會信非偶然師友淵源昭茲來許雖山區草澤閒其流風餘韻豈在遠哉端必有聞之而毅



然興者矣若夫經營措置倍於前規有亭有堂有軒有檻則吾友鄢君畫郵實權與其事已紀之詳

### 余廷燦朱子亭記

朱子過醴陵講學醴陵人審像伐石圖碑於瑞淥池上葺亭覆之池故醴陵靈蹟水綠可繪字而朱子遺像儼然在焉越七百餘年為乾隆甲午又新亭瑩池作祠堂以奉主祀堂成歲約為祭明年三月某日邑人肅衣冠而至者約數十百人蓋道德之輝光昭被於斯人精神心曲而愈遠則愈有耀不可遏佚蔽掩乃世之好同異者動黨護陸文安王文成為有用之學以詆訾朱子廷燦走四方問學至有動色相戒謂子何不解脫朱家纏縛夫朱子主靜敬以根極性命達於天人奧微明於萬物分數固廣博精深而用無不具者而講陸王者乃見謂紆迴幽渺而不樂道然即以法跡論觀朱子前後上孝宗書六劾唐仲友嶽嶽風節何其知命不惑也若夫為政崇安浙東潭州為民請命懇懇斬斬如疾疴在身而務去之而遇非道非義雖三公之貴一介之細較然不欺其素政使學陸王有用之學徑約切實而其發於身心見於家國天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齋

下者復何以加茲夫學不在斷斷角辨在誠以自治其身與心耳彼陸王者亦誠以自治其身與心而其學不可廢者也何獨至於朱子而疑之雖然今之宗朱子者既徧天下吾獨異其獵取朱子緒言妙義用以藻績文字而行事則陰背之又有一閣束朱子書不一寓目日取腐濫無根之游言掇拾佔畢冀弋榮名聲利而朱子講學宗旨竟茫乎其未有聞此則背朱子而馳愈遠愈失又豈得學朱子之學者哉嗟乎此向之魁岸闕通之士所以病俗學之陋而決然定祈嚮於陸王也吾烏知朱子所心許者不轉在彼而在此耶醴陵山水清淑士氣醇正又鄉先生吳文定公為朱子高弟師友所漸卓有原本是役也若鄢君正笏丁君宗懋李君輝曹君枝欣俱信之篤持之堅故經紀有成而屬予記之學者登朱子之堂仰朱子之遺像思所以學朱子之學者何在則正學於是乎盛昌豈徒以軒窗亭檻資吟眺已也

### 湯天煥仙碁石記

醴之東有仙碁石距邑治五十里許相傳晉王喬仙修煉於此在石行奕因名仙碁石按邑乘舊御書閣其故址也地屬



驛店肆鱗次成醴東一小市故有王仙鋪之名距碁石二十里石當道沿巖立高五尺許廣二尺少殺焉舊有樹傍石立樵不敢伐歲深壞爛面石有臺相對稱嶺主里人鋤為田水出盡赤居人犬夜鳴七夕乃止背倚小巒眾材叢雜有松有竹有桐有梓春時花草糾密幽香襲人過者咸留憩焉盛夏暑酷陰翳在石閒往者來者耕者負載者藉草坐披襟納爽熙熙然如遊上古聽虞絃解愠低徊不忍去時維秋也月在林杪光點點落石上如布局然恨不見仙翁手談彷彿爛柯故事因想像當年勝負爭雄時雖六花飛墜如身在瓊樓玉府不復作炎涼想而一日之內一息之間蛙鳴蟬噪牧笛樵唱悉於奕中忘卻似桃源人不知晉魏然真仙石一大快事夫地以人傳人以地傳茲石以仙碁傳是石之不朽抑亦王仙之不朽也乎千載後觸石生感應有遙望白雲而冀幸於將來者余家聚此幾世幾年矣因搦管而為之記

### 方維祺重修關帝廟記

江表傳載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忠勇公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其辭曹魏書引晉公子重耳報楚事為喻卒較然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五

不欺其素然則子朱子謂當時惟諸葛武侯為有儒者氣象公亦何輕焉公有神奕世崇之村墟開率有廟像我

國家褒忠耀烈

詔所司郡邑特祠祀公典禮視黑龍潭神醴陵人士緣舊廟頽唐勉公旬之義維新棟宇重簷列陞曲檻迴廊虛具上方為春秋之閣雲駟風馬接於綺疏若有披髯微蹶者陟降焉按漢疆域志醴故公假節鎮地流風餘韻蒸洽傳聞物事之類固有如斯者丹雘既成屬予文其麗牲之碑予維公生平大節成仁取義語備播紳閒無庸詞費而役之經紀則有籍存又不足道偶識公軼事竊附尚論之旨繫之以銘銘曰武宮之崇執律秉鉞晴澤爾雅麟經御列紛綸虎觀繁露徒綴公觀大意遂超其埒新廟既考飛簷轍轍思公嗜好顏於楣楹蠹簡絲綸丹心碧血薦以醴泉庶飲寒冽我塵雅拜摩抄古碣既載公休亦礪臣節

### 鄢正笏占星亭記

天官書文昌戴匡六星在北斗魁前而壁宿二星亦主文章宋史乾德三年三月五星從填星聚於奎太史奏為天下文



明之占此皆文昌見於紀載之可徵者我  
國家運屬休明景星歲見文治於昭於斯為盛矣邑有文昌閣  
枕岡藉溪踞郊郭之形勝旁為超然書院爽塏稱之惟西營  
之地蕪穢不治觀者弗善乃相與鳩工累土為基翼亭其上  
軒牖洞開天闕象緯大塊景物咸可俯仰得之亭甫就適舊  
尹田侯信宿其地顏曰占星蓋於文昌義類為從指斗魁而  
瞻黃潤俾醴人士彙征蔚起以應  
國家文明之象其尤錫嘉之意歟是役也經始於暮春吉誦兩  
閱月而落成費祀神公醮錢百緡外張主政邦柱益以五金  
董其役者為黎君樹生袁君炯李君朝窗黎君榮生李君輝  
黎君架生曹君枝欣陽君聖道  
及芻凡九人工雖微固僉謀也

### 鄔正笏瑞淥池記

瑞淥池水載鄱陽馬氏文獻通考陳士元著江漢叢譚傳其  
淥色可以繪字扶輿示異掌故備登匪徒徵諸郡邑乘之紀  
勝也池之上有古碑泐朱子遺像康熙四年堯山張侯葺亭  
覆之為文磨礪以記百年來亭墟碑仆張侯麗牲之地亦無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記

奕

有存者考朱子以乾道丁亥請祠潭州路邂逅張南軒先生  
講學此地而鄉先輩吳文定公獵宋史稱其宗仰朱子使湖  
湘之學一出於正然則片石流遺其開綽有淵源語云有其  
興之莫或廢之今歲屬有事於瑞淥古蹟甃石疏泉兼構數  
楹祠栗主於堂跌碑於石欄楯略具繚繞清池工既竣述其  
緣起書置壁間檀弓兩卷皆言物始知今茲樸斲塗茨蓋特  
踵前人  
之舊云

### 張邦柱重修黃梁橋記

橋以黃梁名於義何屬或言往居其地者多黃氏梁氏命曰  
黃梁墩橋遂冒是而得名其信然歟顧創建年代及中間廢  
興

國朝以前弗可考康熙丙戌毀於水陳翁孟三在修伯仲鄒翁  
康廷首倡修復乾隆甲戌仍毀於水晏君順衡等募修之不  
數稔而再圯戊子春浮屠松山惻然有徒涉之傷借諸首事  
等過余山中議復余稟請叔父星門命與族里人士牽率相  
度約河身之寬狹審水勢之急紆捨舊岸而更定新址焉規



制表廣視昔有加眾志僉同乃介於邑尹洪公集崖學博胡  
公孱陵各為弁引樹之先聲伐石斷流次第鳩庀松山以工  
鉅費細日夕勞瘁一目幾為盲嗣諸君子相與併心壹力越  
期始克歲事郵書京師屬予為記憶予少時橋方完善從先  
大夫後策款段御盤輿歲數經過雖昏夜無顧慮自橋之圯  
溪流暴溢厲揭維艱有急則呼渡稽遲非時則叩須莫應甚  
至褰裳不戒濡首堪虞閒值星軺突來伐木以濟閭左藉是  
驛騷官司殊多躑躅今者長虹屹若帶水恬然居民無磬鼓  
之煩行旅有康莊之適詎非快事視彼庸夫愚婦與金輦粟  
奔走於二氏之庭以希覬福利而喁喁然恐後者孰得孰失  
相去當何如也抑又以見我

朝休養生息涵煦百餘年之久用能家室盈甯歲時豐樂鄉人

聖世除道成梁民無病涉之仁政而松山以四大俱空之身勤勤  
懇懇為一方舉廢墜是固佛氏慈悲之旨而與吾儒利濟之  
心若相符契者嗚呼其亦足嘉也已橋經始於己丑桂月落  
成於辛卯臘月約費白金共貳千百餘兩董其事者朱禹璜  
陳將仕及族子九洪等助輸姓名則視捐之多寡第其後先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七

另書於  
碑云

張邦柱重修文昌閣記

粵若醴泉釀瑞開富庶之雄邦淥水含英摩科名之望邑考  
之前代炳炳燁燁亦越我

朝峩峩青紫適當百年之會菁華既蓄極而必舒况乎比歲以  
來風會更蒸然而日上顧人文之煥發實藉地靈惟地運之  
轉移端資人力此文昌一閣尤當扼要之區而鄉里同人爰  
切重新之計也原夫締造晏侯營基負郭青螺聳峙踞西北  
之上游玉帶滌洞控東南之下蔽方其榛蕪甫闢未侈翬飛  
鳥革之觀繼以壁壘紛馳遂多物換星移之感洎

皇圖之永奠繁茂宰之中興椽桷峩然垣墉煥若芸窗竹屋還  
開敬業之堂酒盞茶甌競有臨風之什固簿書之韻事亦騷  
客之美談嗣復補苴相乘徒仍簡陋恢皇莫望漸就衰殘時  
則某等塵緣暇日頻過竹院而逢僧嶽降佳辰共泛霞觴而  
祝嘏瞻摧頽之廟貌客盡歛歛披漫漶之碑銘人增感慨爰  
於登臨之下特深式廓之謀呼將伯而相其經營漫云勿亟



權會資而公其出入共矢無私諸君既踴躍而和衷多士亦  
懽忻而一口其規始也在戊午之冬而落成焉則明年之暮  
遂使郢斤輸墨共嘆精嚴繡柱柏梁羣驚綺麗重簷插漢依  
稀翔鳳之形傲激凌虛隱約迴鸞之狀一雙屈戌披象外之  
煙霞十二欄杆隔寰中之塵壒疏牖洞開而鏡月崇階歷落  
而梯雲銅鈴飄渺而呼風粉壁迴環而映雪石牀香積還增  
清勝之閒居璇榜雕楣不改超然之舊院固已昭茲巨鑑不  
假琳宮壯此雄觀何殊貝闕爾乃珠斗宵窺星文在檻玉屏  
曉挹塔氣侵門鳳山冠日而迴臨石笏朝天而右抱旁瞻白  
鶴飛靄靄之晴嵐俯眺金魚吸霏霏之暮雨波平巖窟紛紛  
一葉之舟煙鎖虹橋歷歷千家之市又或馬牛叱叱散去龍  
堆鵝鴨依依棲來鳧渚桑麻鬱郁茅編版築之居行李喧闐  
穀擊肩摩之道斯則攬半天之風物盡入朱簾揭大地之山  
河全收綺戶矣嗟乎山名君子瞻望依然洲號狀元低徊欲  
過循名覈實同儲折桂之雄才和汝倡予共奮凌煙之壯志  
鑒於聖訓爭滌慮而澡身應此昌期盡板鱗而附翼則封疆  
廿五里著鳴珂村郭萬千家傳饌玉登斯閣  
也撫傑構於當年後有人焉嗣神功於今者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矣

黃應培清江橋記

余嘗覽邑乘知清江古渡在治之南境其源發自昭萍長坑  
蜿蜒數十餘里至清江浸大向設筏渡易就剝朽而往來常  
病涉劉子立漳謀諸同志募金數千緡鳩工庀材盡力斯舉  
費不敷則獨任之既而邑紳士圖其橋之高下廣袤請記於  
余余思政治昌隆徒枉輿梁不愆其候牧民者固宜於諸政  
事外考其山川按其圖記當設而未舉行者創建之已設而  
復傾圯者繕葺之庶幾車麟馬蕭擔簦履屨不致望洋興嘆  
今劉子矢公矢慎遙觀厥成豈惟往來行人實嘉賴之而余  
守茲土莅茲民亦得以助其不逮故樂記其事  
之顛末以垂不朽而並以爲好善者勸是爲記

陳心炳移建淶江書院記

邑有書院所以振興文教培植英才其由來者舊矣我  
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黨庠州序學校如林士之涵泳  
聖澤沐浴  
德化者莫不潔修砥行爭自濯磨醴邑固人文淵藪自宋呂東萊



先生與紫陽朱子講學而後名碩輩出其間登仕版居清要者代不乏人而欲廣

聖天子作人之化衍數百年道學之傳非有以儲其材而造就之烏乎可縣治淶江書院創自乾隆初年後亦屢經修葺兼造東西考棚其為嘉惠士林者良非淺鮮丙戌夏洪水為災衙署廟宇以及居民廬舍均遭漂沒書院雖處高原而歷年久遠風侵雨蝕勢欲傾頽余於是冬莅任茲土借為公廨目睹心惻謀所以重修之緣公件殷繁殊多竭蹶未遑也歲戊子衙署告成諸事亦漸就理兼以時和年豐民氣順暢使羣英肄業之所不急為營繕非所以重師儒而崇學校也因商之學博曾公彰馥吳公鯨暨城鄉諸君子咸以為是不可緩旋據闔邑紳耆呈稱城市囂塵紛擾多故兼書院並考棚一處講習固非清靜考試亦難關防數十年來原有徙建之議考邑乘宋清祐閒有西山書院在治西里許今河西靖興山殆其遺址水繞山環文星朗耀洵屬名教樂地至考棚應在城內仍舊修葺此誠因地制宜一舉而兩善備焉予即通稟上游蒙准在案第工程浩大勉捐廉俸恐於事未必有濟爰擇首事勸募以分其勞所幸門多通德不少急公好義之人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九

共有鼓篋懷鉛之志百里同心捐輸踴躍考棚告竣旋度西山購良材興版築先頭門次講堂後廳又次東西齋舍以及廚滷井廁無不具備俾學者遠塵俗之囂領清幽之勝於以藏修游息砥礪文行將見英才蔚起承道學而振科名胥於斯卜之矣是舉也經始於道光九年己丑八月既望越庚寅季秋將觀厥成適余以內艱卸事未即去邑紳耆咸以記請余因備述是役之本末前後俾後人知所緣起則余於斯土利病雖未盡按次興革而於學校不無小補云董其事者則李君心池陽君善禮李君枝範文君大信張君在田也例得備書是為記

黃光曙節孝總祠記

道光丁亥安化陶文毅公撫蘇 題准總建節孝坊祠復咨各省通行

聖恩高厚所以拯念寒瘡者至矣醴陵府經歷職史君應承以其母袁太孺人苦節及歲欲循例請旌太孺人諭以獨建總坊總祠彰母同志史君遵命勿怠凡費數千金歷年始成坊建之日文毅公假歸道出瀟江史君謁於



舟次白其事公嘉焉為書霜林叢柏四字蓋喜故鄉人士之奉行不懈且能獨肩其事也歲戊戌予來司鐸是邦稔知其事方思有以稱述以垂於後適奉 上臺檄命以每歲春秋丁祭禮畢詣祠致祭蓋風教攸關凡在位者皆當體 聖天子矜卹激勵至意而未可以或簡抑予更有進焉者夫節母之所企望子之成立耳若太儒人之明大義俾其子推孝思以錫類則不特成子之身且成子之名使世之論者以為發潛德之幽光實權輿於某氏則式型邦國作我孝慈其為功於世道夫豈淺哉祠建於城北通衢史君既選匠之良者度規大起凡為堂為寢為廊悉如制歲時祀事祠所出子姓咸集衣冠拜祠下俎豆馨香異聲同嘆若人皆樂就節之甘者吁可謂盛已祠前樹坊二一總坊所列貞孝節烈婦女凡三百九十三人一史君文烜之妻袁氏坊即太孺人也外周以垣並堅美可垂久予聞太孺人慈孝備至所以督子為善甚力凡邑公事無不與是舉其承命之一也 會史君屬子記故為志其俶落以詠來茲

彭涵霖重修清江橋記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記

三

醴陵之南有清江水發源於吾萍瀦回數十里至此江面稍濶舊有小艇渡屢修屢敝嘉慶朝清溪劉公倡建石梁醜水為道凡六空計費六千金藉眾擎三千餘此外悉公之力前邑令黃竹安明府記之綦詳且申請載入通志迄道光丙戌水暴溢橋圯碑存公復設渡以濟而春夏之交急湍犇駛不可以舟行人輻輳臨流歎息者有年今春公以同志募捐愆懇續新斯橋規制如舊而鞏固有加用不敷厚其所輸弗愆仍前志也顧予思之古今來仁人君子利濟為懷往往以一己之善推而廣眾人之善而眾人之善究皆成一己之善如茲之清江橋公獨慨當以慷前後一心非其儔歟且公之為是舉也非以博當世之虛名實根於一念之真誠耳一念果誠可以參天可以澤物天下無難事於橋何有吾知公誠之所結皆其德之所暨矣彼夫世之人謀聚蓄務織嗇局鑄自私無毀譽於鄉黨以視公之汲汲好義及諸善士之相與有成功垂不朽其輕重得失為何如耶余乞假南旋幸睹斯橋落成聊書顛末用昭奕禩匪徒身其任者之亟宣傳也蓋傳之且可為將來好善者勸云



跋

明

陳仁湘水飛雲圖詩跋

雲之神變化形影流衍周遊於上下之間豈獨湘水有哉湘水者徐君良佐所生之地也良佐之生於湘水而父母居其中則凡神變化形影流衍周遊於上下之間孰非湘水之飛雲哉今良佐官京師日侍清光邇五色雲物乃不此圖而湘水飛雲圖其用心可識矣夫世亦有圖禁近雲物以昭示眾目者孰如良佐此圖為得哉良佐有二親在故圖此以寓其真宜乎其歌吟之者無慮數十家也持是圖也以思其親而以事其君則他日必有即此以為故事如前代狄梁公之為者孰謂古今人其果不相及耶然則是圖也不惟可以珍之身亦可以示之人而昭之將來矣則是圖之雲其將與神變化形影流衍周遊於上下之間而相為廣大於無窮焉

詩曰永言孝思今孝思而能永言自無往而不善矣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跋

主

徐一昂涿江集跋

涿江集集伯兄文宗公之詩若文也公二子懼手澤就湮刻之家塾俾嗣響者有所觀覽焉刻既竣昂受而讀之忽掩卷嘆惋未嘗不憐公之才而悲其遇云公弱冠登朝迴負奇氣操弄觚翰卽頓頰藝林哲匠鉅公往往屬以遠到迨柄司封適有怙勢踰請者鈞樞者業許之矣而公執弗阿遂膺外補維時妙齡雅望彌見推重尋以持正忤闕被逮謫貳松郡迴翔半載拂衣歸養剡薦累騰泉石愈痼雖捧冬官之檄竟爾高臥不出迺構居涿浦日讀書其中沈酣典籍漱潤邱墳暇則種樹灌園彈碁賦詩游泳自得時與二三同氣揚摧古今上下嘗謂方今海內文治郁郁彬彬盛矣然自宏德以來何李獨為文苑公委心向慕把其集弗釋醞涵寢久元解益深是以抽思摘詞蔚然名家風神氣格力追上乘世有知言能無心賞者乎第公抱用世之才而不獲究終其身且轅埒豈文章功業造物者靳而不全昇耶公既臥疴猶書七言近體二章寄我南雍昂還而公逝矣門祚嬰情言念增劇集始議刻閱公藁閒句字殘缺迺相與銓次校訂入梓於時公弟伯



鉉已卽世矣非予儕任其責將誰諉歟嗟乎是集也亦可以傳矣然公之可傳不獨是集焉爾霄壤間尙當有甄別者姑識此以俟

國朝

### 陶澍丁祭譜跋

道光丙申秋澍奉

命閱邊至萍醴陵羅生文謙以鄉誼來修士相見禮出所編次文廟丁祭譜四卷乞弁一言且言醴固先賢朱子講學地今舊學宮址建祠以祀文公有宋石刻遺像朱子親題句在焉予聞而忻慕期以翼日往謁舟次取閱所編甚典嚴不苟爲釐序之所必需當宋明時醴文風爲吾郡冠生等能有志修明其蘄至前人之盛不難也重九過醴以雨阻不獲親拜朱子祠下及觀所謂演禮堂者因敬書過化遺徽四字屬代懸額且跋數語還其書以代序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跋

三

補編

疏

明

### 徐一鳴乞恩辨明誣枉疏

爲乞恩辨明誣枉事臣年三十一歲係湖廣長沙府醴陵縣人由進士歷陞前職提督學校嘉靖五年二月內到任嘉靖六年九月內該錦衣衛差到官校賫奉駕帖該鎮守江西等處地方御馬監大監黎鑑題爲飛報賊情事節該奉聖旨徐一鳴不奉欽依明文擅將古刹寺觀拆毀逐趕僧道無處安身致招事變貽害地方錦衣衛差到官校去拿解京問理欽此臣聞命驚惕莫知所措伏念臣本以不才謬承重任自知不逮圖報未能舉動尋常無足關涉顧以愚戇不善事人動遭觸忤至罹天憲俛首就繫萬死何辭緣臣到任以來實欲勉駑策疲少事修舉凡巡歷各處地方恭謁文廟見其頽毀



大多殊負朝廷尊儒重道之意嘗遵奉勅諭內事宜督令有司修理而各官怠弛動以錢糧不足撫按不行為詞臣愚以為若是則將聽其簡略而莫為之所乎故嘗伏觀大明律一款云云會典內一開載累朝欽定事例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八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又一款凡各州府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居之不許雜處於外違者治以重罪又一款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即毀之又一款僧道多有壞亂風化云云欽此臣又見江西愚民不知法度輒於囂僻處私創寺觀以致僧道日繁奸惡滋甚男女混雜尤為穢聞臣愚以為職任學校凡事關風化均當與聞非獨校閱數篇程試之文而已也於是具呈撫按衙門議將私創寺觀誌書所不開載者量拆一二以為修學之費且亦以少示禁諭之意耳而有司玩愒未盡舉行閒有拆毀者僧道移居古刹皆安堵如故未嘗驅逐一人在外致有失所者而今大監黎鑑乃謂臣拆毀寺觀致有地方之虞臣不知其何說也臣初議行之時竊謂累朝令典昭然布在天下固欲臣下遵行似不必仰煩聖聽臣一時愚昧失於奏請罪當萬死更復何言但黎鑑罔上行私假詞誣害此臣之所冒

死而不能已於一白也黎鑑誣臣之由不敢深辨但謂臣自去歲舉行之初若果驅逐僧道致有他虞黎鑑若果誠心為民欲防事變即時何不舉奏直至今年有餘始假草寇以動天聽耶江西盜賊無歲無之自臣去歲行此之後各該官司捕獲者不知其幾未聞某起某賊由臣所致即如黎鑑所言萬載縣強盜易斗然等鄱陽湖強盜梅關四等解赴按察司經臣一一問明現在未見某賊係某僧某賊係某道與臣有何相干而黎鑑顧假此以為詞耶若臣行此致有地方之虞則撫按衙門責任尤重緣何不行劾奏而黎鑑一人獨能軫念地方如此其急耶且臣今年五月內出巡在外黎鑑曾對三司官言臣素不恭順欲行媒孽參臣則中傷之意欲快於臣久矣何待於今始以此為詞耶頃見即報見黎鑑請勅督捕盜賊又欲同撫按衙門一體舉劾官員夫督捕盜賊固鎮守之職然何嘗有舉劾官員之例黎鑑聽讒懷怨且欲假臣鈐制官屬以濟其私故以地方之亂虛張聲勢以聳動天聽耳黎鑑聽信參隨朱常撥置之言其計得矣但今聖明在上而黎鑑明肆欺枉如此其如朝廷負托之意何哉臣奉職無狀積釁多端草芥微軀何足蓋粉誠恐天下不知黎鑑誣



臣之故且莫測陛下憂民之心祇見臣以此獲罪以致人心益加惶惑風俗益加頹靡且使黎鑑從此肆志害及地方則雖萬死何贖也伏望陛下齊威垂聽乞賜監察黎鑑參臣之情仍勅錦衣衛鎮撫司併三法司明與辨理非獨臣身之幸實天下斯文之幸也臣無任戰慄顛隕之至爲此具本合義男徐吉親賞謹具奏聞伏候教旨

### 方獻夫霍韜黃綰熊浹乞保徐一鳴疏

爲乞宥憲臣以昭聖治事臣等昨見錦衣奉命掣到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下鎮撫司收問竊詳聖意蓋以徐一鳴行事乖方致生地變故逮而治之上以昭九重恤憫元元之心下以懲羣臣悻戾憤憤之失治一人所以安萬姓赫一怒所以警百僚非無以也臣等乃猶贅有所言以瀆聖聽者蓋獻可替否侍臣之職明罪辨誣典刑攸繫若臣等徒竊陛下榮寵苟爲目前容悅是非不別白依阿以固位則誠犬馬不若矣是故冒罪僭言伏惟聖明察焉切詳徐一鳴拆毀淫祠及拆毀額外寺觀乃憲司官職掌謹按洪武六年令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亦猶府州縣只一廟也此太祖之制也不襲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疏

古

不濫萬世之中極也此合二十四年一申勅焉二十八年再申勅焉永樂六年宣德元年景泰三年屢申勅焉皆列聖之遠慮也蓋僧道不孝父母不顧妻子不事農業異姓相聚遊手遊食又善爲幻誘愚民是故信從以千萬計最易誑煽以作禍亂夫僧道在太平時人豈信其能亂也惟信其能作禍作福爲人所禱而已故世俗見其作禍作福小有效驗爭傾心敬服焉不幸年饑民流彼則或誘富室以施舍或誘愚民以誦經夜聚曉散俱稱生佛出世遂能鼓誘愚民稱兵爲亂昔張角以鬼道惑眾三十六萬皆受教令有司不察反謂張角能以道術勸民爲善及三十六萬一時並起漢遂大亂唐時黃巢假稱衝天大將軍宋時妖人王則反貝州元時彌勒佛出皆亂永樂年間山東妖尼唐賽兒詐稱翦紙爲兵遂亂山東殺數十萬命歷考史冊凡世道大亂若陳涉在秦以迄胡元俱妖人倡首何也蓋天下治平國家士馬如雲如林百姓良善習見素服餓死不肯爲亂其意曰餓死只一身爲亂卽禍及宗族也惟妖人倡曰吾有天兵吾有神助愚民卽靡然從之曰彼有神助卽可以無敗彼有天兵卽可以抗官兵矣乃肯委心從焉而天下亂禍乃不可揅此歷代覆轍古先



未之或知也惟我太祖皇帝深鑒其弊嚴爲例曰各府州縣  
只一寺觀夫各府州縣只一寺觀則習其教者可以精而專  
而防其變者得以約而密精而專則其教可以常存約而密  
則其亂不作此太祖鴻猷遠慮超萬世而一見者也太宗皇  
帝監妖尼聖姑之亂禁度尼僧又禁子弟披剃俱發北京種  
田則不至於遊食復有田業則仰有父母俯有妻子思想長  
育而不思亂列聖承式或限寺田只六十畝或禁僧道雜處  
民間皆預防禍變之至計也太平日久公侯之家多惑禍福  
多建寺觀多度僧尼謂爲善緣稱爲奉道不知彼實奸宄之  
業也內外官司不鑒往轍習見其教以爲當然語云涓涓不  
止遂成江河萌蘖不扎遂成斧柯僧道之變之謂也王制曰  
執左道以亂眾者殺先王之制非直正人心實以防禍亂也  
邇年官司不惑佛老或寡矣况望其能防而禁之耶此副使  
徐一鳴之毀寺觀不惟太監黎鑑以爲駭異恐有司亦以爲  
駭異也皆不考祖宗禁之之過也皆不鑑前代禍轍之過也  
臣等故曰徐一鳴拆毀額外寺觀乃其職也其舉正也若僧  
道因拆寺觀遂敢爲變則其素蓄不軌之謀亦可覘矣宜下  
撫按勘處卽今爲變的何地方寺觀僧道幾何聚眾幾何兵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疏

書

備以防奔突然後喻以禍福只誅首惡餘宥不問使自解散  
仍以廢寺土田給使歸農使各有父母各有室家長享太平  
之福如其冥頑不醒小則令有司捕獲大則請兵勦滅預絕  
禍根爲眾鑒戒則徐一鳴毀寺之舉尤不失先機之謀臣等  
故曰未宜遽議罪也今爲變僧道未知主名爲變地方未見  
指實恐奸人借此悚懾朝廷惶惑眾聽未可知也若未覈實  
遽罪憲官臣等恐奸人愈逞愈加得志少有不順卽敢稱亂  
官司之法愈不能行郡縣紀綱乃愈大壞天下妖人遂相效  
曰我且激變朝廷聞知且拏官司而招撫我如是則奸人益  
肆矣禍亂滋長其可弭乎昔張角以三十六萬猶足致亂今  
天下寺觀不知幾千萬視三十六萬不知幾百萬倍隱禍潛  
伏不可不早制也臣等故曰徐一鳴之罪宜暫寬宥仍行審  
覈有無過當其僧道爲變的何主名果有實跡宜預遏絕仍  
查洪武永樂宣德閒處置僧道事例漸防禍變爲久遠計若  
曰江西僧道實不爲變亦須要查究大監黎鑑得誰虛傳聽  
誰佐使以致妄奏宜提主文人等問擬主使罪名庶幾公道  
別白奸人知警藩臬有司亦知激勸以宣昭聖化緩恤小民  
圖新聖治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右謹奏聞無任激切屏營之



至伏候  
勅旨

賦

明

### 曠宗舜金山賦

金山峩峩立彼江波其天造而地設抑神鑿而鬼磨煙雲兮  
 繚繞星辰兮布羅日月懸於楹牖蛟龍遊於檻阿壯哉奇矣  
 慨夫長江萬里順流而東溯溯渤渤淼淼洶洶吼後猊馳風  
 駿拔坤軸轉乾鈺轟轟雷逐赫赫龍從斷瞿唐之峽劈五老  
 之峯固瞬息而千里若囊綻而矢衝由之濤珠濺而柱折飛  
 沫灑而磯崩順騰牛渚直指吳淞滄瀛既迥合派愈深斯正  
 赴敵之勢窮冠之鋒將避之而恐及敢獨立以當衝茲山則  
 亭亭開闢突自中起立靜專壓波靡鄰援不資聲色不侈縱  
 震撼之不驚亦中立而不倚過長驅於破竹衝堅陣於兩臂  
 斯不戰而屈人兮亦匹夫而秉志猶之倒孟津之戈兮潰昆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賦

十六

陽之騎取日於虞淵兮存孤於晉祀櫻孤城於睢陽走老瞞  
 於赤壁誠文王之怒仁者之勇矣及循波羅之岸躡至信之  
 磯觀瀾聽潮廊步不迷乘風帶月葛巾杖藜閣則朝陽江天  
 樓則海嶽涵虛眺煙雨之奇觀覽雙塔之遺墟穿寂徑折磐  
 陀出藤蘿之外境登一覽之危坡逡巡妙高之臺憩息水雲  
 之窩浮金湧翠嘉名不磨養素鎮濤於焉再過大觀於雷雲  
 之亭重寄酌於郭璞胡日中之不遁尤詭秘於江峩既生死  
 之有數將陵谷之謂何考三禁之奇蹟尋危巖之裴公出雪  
 洲穿妙空橋度猩猩池瞰蒼龍觀如來之面立般若之峯斯  
 皆深瞰龍宮高凌象度行者欲噓立者恐怖及兜率之懸岳  
 乃回頭於一步細吹竹葉旋汲中冷將試蒙山之上品驗陸  
 羽之茶經動清風於兩腋覺沈疴之頓輕潤通法雨功邁洗  
 心撫轆轤則法輪常轉瞰深清則修綆宜尋斯第一之稱萬  
 世之名比廚供香積堂開大徹宏濟功深饑饉道塞愧稷道  
 之陵夷思博施而未得聿茲臺殿突兀龍從或嵌懸壁或倚  
 危峯或倒臨龍窟或未得聿茲臺殿突兀龍從或嵌懸壁或倚  
 角隱隱窿窿網網縕縕杳杳濛濛竹窗搖日松榻流風丹霞  
 護於懸磬最屬負其辰鐘篆香凝而晝暝舍利見而宵明叶



蛟龍驚輪藏撤綵雲流旖幢揭貝葉動異香浪疑三島之瑤宮與大千之樂國因而眺長江觀巨浪望海門瞻疊嶂時乎清風息朗月上綠煙乍銷金波不漾澄萬頃之玻璃連長天於一象浮光湛然靜影晃晃恍若布金磚於祇園壓銀盤以青嶂吳帆楚纜蘭燒竹榜款乃輕歌啞啞緩槳來若中畱去疑不往或緩而似遲或迅而復攔時乎風雨合蛟龍爭陰靈起濁浪層馮夷舞海若騰長年泣舟人憐張皇頃刻失錯顛連使人神馳魄悸毛髮悚然若東海紅羲輪駕六合白瓊花下悉順時而改觀皆可喜而可詫觀大平於有象開無聲之圖畫比夫暮鐘動晚潮升征騎獵獵戰鼓鉦鉦嗟有期而不爽悟人事之虛盈若或指戰場於北固望王氣於金陵蔥蔥萋萋渺渺冥冥覩蛟蟠而螭據思虎鬪而龍爭幸金湯之如故懷保障之無能亦或仰長空飛鳥疾俯深淵遊鱗集臨磯呼老菴出斯至信之所孚非一朝而一夕殆有甚聽法之蛟點頭之石斯皆異態交從奇觀雜沓叶類有德之潤身而文章之外飾者也弔維往古靈異彌膺啟水陸之元宗拔九幽之墮苦或胎幻以知期或書經而病脫悉怪誕而無徵競相傳而塊比斯又類神化之無方而非非常情之所能察用是名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賦

七

賢聞士罔不假步回車或以爲遊仙之傳舍或指爲文客之寢區始能解坡翁之玉帶發張子之秀句斯有似夫德高而利見實修而盛譽者矣然是豈直燕遊之地釋子棲息之居而已耶亂曰天高地厚兮造化實工陽關陰闔兮變化無窮高高下下兮莫測其蹤或山立於淵兮泉瀑於峯知無物不有兮可與可風惟達人大觀兮近取吾躬秉節貴定兮處世慎從修德乃耀兮尙綱於中甯蒙求我兮匪我求蒙萬說不移兮虛受而通始終一致兮德乃尊崇貧富不渝兮夷險則同首陽奚貴兮千古高風我心匪石兮變化猶龍烝雲布雨兮靜乃有功將參三而中立兮焉事夫培塿之蟻封言有盡而意無窮乃返棹而擊楫於江中

說

國朝

廖志灝風水說



謂風水之說為無耶則周之時業已相陰陽庶鮮原不無審  
顧而經營之矣是安得謂之無謂風水之說為有耶則後世  
風水既興宜其篤生聖哲胡反不若上世之不葬不封而神  
靈開出者是何憑謂之有蓋凡物負陰而向陽乘生而避殺  
莫不皆然而况乎其生於土而歸於土者乎夫堪輿家之有  
取於龍穴砂水宜也謂夫龍悠穴正水秀砂清宅高明而祛  
卑淫五患不得而侵之也窀穸之區為千百載之宅兆若以  
龍為宮室以穴為壇座以砂水為几案列屏而左圖右史前  
堂後嶂取其可以愜吾意焉而弗使有傾斜欹側之狀雜乎  
其間而已矣蓋一有所雜則賓客且為之弗肅而况乎其為  
吾親一有所雜則旦夕不可居而况於千百載但因其形之  
端邪以卜其氣之清濁要亦比化者毋使土親膚云爾是故  
心安而理得則地吉理不得而心不安則地凶先世之體魄  
既甯而後人獲福斯亦理之固然無足怪者而今術者乃遂  
於此分別官貴之高下財富之大小人丁之多寡與夫世代  
之長短因而習俗相沿輒不念先靈而恃以為弋取榮華之  
具恍兮惚兮奉若鐵券不亦惑哉且夫天自為天地自為地  
方員動靜豈能強而一之余觀青烏白鶴青囊黑囊諸篇以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說

夷

及頂門之針琢玉之斧將天皇天市之星子父財官之卦矯  
勉湊合以佐雄談而滋世惑雖三尺童子鮮不知其謬者幸  
余仰止先生統一全書出而堪輿家始知貶星卦遵巒頭一  
取五星九星之正變而握生剋體用之柄其旨似矣獨其閒  
因山立形緣形定評以其帶語帶軸謂之曰貴而又有御屏  
御座天乙天馬不一其名以其帶倉帶庫謂之曰富而又有  
金箱玉印禽星獸星不一其號不知誥軸倉庫等類自有人  
來始有此物有物方有此名豈天地當日無名之始於生山  
生水之際遂有心為今之人預設此物以為求富貴利達之  
具耶天之星易之卦與地無涉朝廷之誥軸人家之倉庫於  
地又何涉然則執誥軸倉庫之說而笑星卦是亦五十步笑  
百步其相距能幾何哉總之山水之生非人力之所能造作  
稍不傾斜欹側則亦可耳與其必待誥軸之地令其暫不能  
安座何若擇於稍不傾斜欹側者而座之為安也至於勢窮  
力極並稍不傾側者而無之必令其終不就座何若遷就於  
傾側者而且座之為愈也為人子者若置父母當然之寢席  
以冀後此未必然之富貴夫豈仁孝之思也耶雖然世之人  
葬吉而吉葬凶而凶此固理之常也若乃葬吉而反凶葬凶



而獲吉其故何歟蓋大姦大惡之人若葬吉地輒獲吉報則是有地而無天矣天人呼吸應感之閒淺之涉氣數深之關積累必知性者可與言之有非時術之所得而窺其萬一者也吾友快山人精風水故為此說以貽之且囑曰知地必知天看地須看人其惟吳廖會楊乎山人憮然為開曰唯命

### 廖志灝六惑辨

有序也吾固甚惑於吾楚之人鬼佛之說而不止於楚楚也吾且不止於惑吾楚之人惑焉必問問焉必審要使幽明死生書教象教以及異同邪正之說無纖毫疑義然後鬼佛之道真而吾之信鬼以信佛事與法事且得以為徵焉原夫神道設教之時王者禮樂不能化繩之以法法度之所不及則二氏起而救之以性宗敬之以因果懼之以地獄來生迨夫地獄來生之說窮則又相與造為超生拔死之佛法事蓋其心主乎善而理未免近於誣於是乎以象教而有金身於是乎以言教而設經懺於是乎異端之中生異端之魔孽異端之外有異端之異端與其傳疑為愚天下之術毋甯傳信以正千古之經吾年四十而不能無惑於此則不容以不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說

六

辨焉者今夫佛自有所以為佛者教人以晨鐘暮鼓領戒持齋不過欲其動心忍性以為磨磚面壁之基而所為正法眼藏者不在焉道固有所以為道其教人導引擦摩通關補腦亦不過固精鍊己以實進火退符之具而所為金液大還者不在焉况夫綵服金冠搖鏡鬪革作關摸腳色如扮戲傳奇者流則豈釋迦老子當日立教之本意哉迄今觀其書則似近今為之而非若楞嚴參同之奧衍問其人則曰隨眾墮落依教行持我亦不解是故不敢不信且不得不疑雖於正法大還之義未便妄為去取且略舉數端之淺近為吾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近日近地之荒誕不稽者質之縉羽中之高明而我輩士夫其能遵而信之者必且有說以開吾之茅塞而辨吾四十之惑焉則吾幸矣不然之數者惟楚有之而楚之風可得而正焉不惟楚有之而惟楚為甚固且願其一變而不必至於若此之甚也則楚亦幸矣獨恨空言無補端有望於主持世教者採擇而酌行之可也

### 一鬼物之惑



夫平陽禱召自古有之而未甚於湖南近日之盛鬼魅竟習染而成風者彼夫祀典所載無論已搜神之說亦所固然外此稱神或被封勅或受居民戴奉事必有所由始而近地除土穀神外每里稱廟者以百計每家奉葦畜者曰家壇其三五里無煙火曰冷廟曰壇曰廟依草附木遇臃腫大樹輒神之而側破裂瓦缶輒以屋之神焉如是何以自立於靈明然神未嘗自道而父老竟莫道所從來此一惑也疾病之家除祈禳外有出神拘魂之法以木爲像而人舉之名曰打神是人打非神打也又以人爲神名曰附體東奔西竄向前所謂壇廟者咒之仍是人走非神走也人得暴疾者恨不及待出神爲憾然往往見魂歸而人已莫問者亦恬不之怪若有若無吾未嘗有無之祇覺造物生死之權俱任其爭鬪而莫之自主此二惑也又其甚者有致鬼之術簾幃中似唧唧有言及審聽之則莫辨其音與其字又其甚者有過陰之術運符詛咒能令人身灰冷夢中噬語作鬼物聲嗟嗟人鬼之閒竟可彼來而此往九地重泉無界限無鎖鑰亦何幽明生死之分此三惑也說至此而人尙駭駭乎慕之其不率人而鬼之也幾何哉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說

全

一佛事之惑

緇流羽士挂紫披金非扮佛仍扮鬼也其中科白多不近情姑舉其甚不可解者言之一日頌赦吾見朝廷之赦朝廷主之上帝之赦而每每可頌也斯亦奇矣豈天宮時時有赦而死者適逢其會歟抑欺上帝無言而作佛者自赦之歟雖然縱上帝有赦而死者仍不免則頌之亦徒然此一不可解一日贖罪人死受罪之說宋儒辨之詳矣人之生也有形軀血肉則刑有所施及其既死而體魄一歸於無柝楊柳索將施之於何處爲人子者不能於生前揚親善而反於沒後彰親惡獨何心歟吾見作佛法事者除懺悔外又造冥府錢作十王衣爲贖罪具審爾則是閻羅王亦愛錢財冥冥之中公行賄賂又且一衣一楮所費無幾而天下之爲惡者幸矣此二不可解一曰破獄地獄之設正爲斯人曹操秦檜何惜數十萬金而破之耶以獄爲真有則必不可破以爲真可破則又何貴乎具有幽泉重禁反不若監盜者一牢卒彼獄雖嚴又何畏也此三不可解一曰血盆爲女人而設謂其生育子女汗穢世界聚血爲牢以罪之天地以好生之意寄之男女女



習聞於中為其所愚者久矣

一經懺之惑

佛經之謬朱子辨之矣今人唸經必以五千四十八轉而成一藏吾不知其安用許多經典果出自真佛之口則是西域梵音而今之金剛圓覺法華楞嚴等書竟成蕪然文章字齊句比以華言譯佛言則言語已非其本音字畫已非其本體遑問佛之本來面目也哉夫誦經乃學口也今所誦者並非學佛之口而學人之口也禮懺乃捧號也今所捧者並非佛號而人之號也且以平等入學人之口至於八九十聲不勝瑣屑而無謂稱人之號至於十百千呼豈不煩惱而可嗔呼之學之在於凡口凡號猶為不必學不必呼而况乎其為佛耶呼之學之果係真口真號猶為可學可呼而况明知其為凡耶至於路引一案尤為可笑第唸阿彌陀佛一聲千聲一點五千四十八點為一引合計唸佛當五十萬四千八百聲豈西天之佛必呼之五十萬四千八百聲而始聞之而輒引人登彼岸耶舉頭三尺一念可通操莽杞檜無論五千四十



八至於五十萬四千八百再至於五百四萬八千何所不可  
則是地獄中必無操莽祀檜而地獄不成虛設歟嗚呼噫嘻  
吾知之矣當日之爲此例也於世無益而於彼有便焉者一  
在乎熟經沙門誦經如童蒙之習四書以熟爲度則彼之五  
千餘轉一便也一在乎收心誦經既多爲日必久彼令其徒  
子藉此熟玩義理而收茲意馬心猿二便也一在乎取錢不  
耕不商而坐食十方則惟經懺之利爲大三便也然而路引  
止唵彌陀一語則所謂熟經收心者又將安在似覺二者猶  
緩而取錢之意居多吾不知十方之人何用學佛口呼佛號  
何用學假佛之口呼假佛之號又何用請假人而稱假佛之  
口與號耗有用之貲財而貪茲  
無所證驗之因果惑乎不惑乎

### 一塑像之惑

像教之說昉於佛氏久矣然吾觀靈山繪像岫嶺墮削是其  
本真原非有滿月金光之形如今日所塑者則此滿月金光  
是亦假佛而已矣夫佛之教在於明性佛之心在於救人至  
於涅槃而後諸弟子乃範土木以像之則是像也者非佛之

自爲者也佛未嘗以像教而况夫其爲假像耶此而可假則  
何往不可假耶我近地每三五里有數庵每庵有數像每像  
少則十金多至百金其累於人也實甚然佛未嘗教人爲之  
而人人竟踴躍以爲之至於佛之教人明性教人救人而反  
不肯爲與其重費而貌佛之假毋甯不費而得佛之真也耶  
貌其假像誦其假言行其假教勞人傷財相沿成習竟使威  
音王那畔研窮掩而不彰良可浩歎此是余信佛之深而憫  
世人之徒費金錢而不知所以奉之者也惟是圖範一說在  
中國已千有餘年無論二氏卽今聰明正直之神皆範以土  
木矣吾謂果忠臣果孝義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祀之則宜  
以主而或者疑之疑夫主也者所以祀先聖孔子之禮凡爲  
神者曷敢當之是說不然彼有功於國有德於民是卽大有  
造於名教而爲先聖之所喜而進焉者况夫聖廟主祀自明  
太祖始謂其稍別於佛老耳嗟夫見之固明行之允當然得  
其一未得其二謂佛老無益可以不存則主祀不可像祀亦  
不可謂佛老有功而可存則既可像祀亦可主祀此其事固  
係乎主持風教之人  
然而不能無惑焉



一異端不敢闢而甚惑異端之異端

異端不敢闢謂無有司之位有有司之位則敢闢異端無有司之位而惑異端之異端猶所以為異端也異端之異端何日應付僧以及白蓮諸教而已夫禪子之持齋把戒絕欲掃塵尚藉口以明心性了生死為案彼應付則何為者耶以之殺生則書符歃血救煞勦牲不比世人之利欲也酒肉菩提香花則鳴錢扮鬼賣經取錢不比世人之利欲也酒肉菩提香花利益諸般快意獨害色魔至於治容外曠心猿不收有怨自理誰使乃爾是心住不必悟生死不必了玷卻如來名色甘滅自家後嗣是誠莫解其何故者然而非佛苦爾爾自苦矣顧余嘗念此種非無故而然實由多端所致大約有愚夫生兒推算命簿而遂捨為沙門者有遊手無聊不能自食而仰給於鉢中殘肉飯者有見利起念垂涎募緣或見其僧人殷實而願為之徒者其或禳星得肉超亡得錢本計不費分文而剽掠數貫錢者又或犯法漏網畏人物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變形自匿者諸如此類當局自知不獨應付為然而禪或亦有之每見常住法門往往有能詩能書通文理美談

醴陵縣志

卷十二

藝文

說

三

論者蓋其中多有逃名自好之輩亦豈盡甘心事佛之人而總不若應付者之為可厭耳至若白蓮諸教尤為無禮既日持齋而又俗裝如故既日持戒而又男女雜揉是宜不攻而自破不待教而誅之者也吾族中有兄弟二人持素不三載而相繼沒並遺腹一子而亡之見余誄文中蓋其生也余每勸之不悛至於沒之日而後知彼白蓮之教為佛菩薩之所深惡而速譴焉者今應付為釋家之叛逆而顯然叛逆白蓮等教為釋家之鄉愿而居然鄉愿倘其清夜問心不自甘為若輩欲歸禪也其效遠欲返正也其福多彼應付之遺俗俸脫一衣而白蓮諸教之開葦更不著象諺云癩子做和尚生成的吾笑謂癩子之為僧與應僧等之還俗二而一者也○歲壬申余以祖母之喪作誓言有云無關異之識無匡世之才不敢生排斥佛老心嗣後凡遇事干名教理屬疑關不欲與其說相左故謂佛本有好生之心而其流誤之為戒殺佛本示寡欲之教而其弊竟至於絕倫在當口儘有實際工夫有非腌臢禿子輩所得夢見而偷覷者而况於應教白蓮種種色色大壞規矩者哉之數種者以為是佛弟子不可以為非佛弟子不可以為非僧則又似僧以為似俗則又非俗既



不能起活佛於今日則其惑終無有辨之者也余信佛之深衛佛之切故不覺情見乎詞而大聲疾呼如此

### 一異端不能闢而甚惑異端之魔孽

異端不能闢謂無聖賢之學有聖賢之學則能闢異端無聖賢之學而闢異端之魔孽亦所以為異端也異端之魔孽者何曰尼僧曰女道而已今世之為此兩種者想一時激昂之氣所使耳否則其父母厭其生女之多而捨之者又否則誤入非幾而假此以掩穢者天下豈有女人而願為此者哉嗚呼自身之投入於此自身之不智也父母之捨而為此父母之不仁也或激昂或誤捨或掩蓋出於一時能保其終身無愧悔之迹長能激昂而掩蓋乎願以常情論之和尙之難難於鰥夫尼姑之難更難於和尙胡為乎和尙多傳而尼姑返不多傳也以女流論之節婦之難難於烈女尼姑之難更難於節婦胡為乎節婦見節而尼姑並不見節也觀於此則所稱尼道姑者不必盡知亦可概見矣天高地厚之中此更易見易聞之事向非靈山老子復生誰為化摩登伽者向非靈山老子復生又誰為轉阿難者縱使此老復生亦安能盡轉

## 醴陵縣志

### 卷十二

藝文

說

十四

許多登伽與阿難者今日在在登伽恐亦人人阿難矣謂之魔孽又何惑焉

